

# 路

張金壽著

文潮叢書之一

# 路

著 壽 金 張

一 之 壽 壽 潮 文

天氣是八月，秋風輕輕的拂着每一個人的面孔。秋風的動向原沒一定，忽而往東括，忽而往西吹，但總是輕輕的，軟軟的。

天佑鎮的北頭有一條馬路。馬路中間特別平坦，呈天藍色，恰好此時浮雲都未飄來，馬路與天，顏色是差不多的。八月的天氣人人愛過，這條馬路也是人人愛走。是那麼光滑，平坦，一些也不使腳感到難過。

不過平坦的道路說是有汽車能走，自行車因為車輪窄小，佔不了多大地方，走過這條路，也不受限制；行人當然可以走的，那要在車輛不多的時候，在上面緩緩踱着，眼望二里地外全是藍的道路，像一條蛇，心中自然也是高興的；至於鄉間的大馬車，都另有平坦馬路兩傍的石頭道可走，錯走了平坦的道路是要受罰的。三五個着了制服的人常在路傍，臉上雖有如制服那樣土黃，精神却還有，用了貓兒的眼睛，窺視着遠方的大車。如有希圖走一走平坦的路而偷着吆喝騾子往中間跑的車夫被他們看見，三五元的罰款是絕對不因車夫的央告而不罰的，所以車夫不必叫他們捉住說是一貪小便宜吃大虧。「根本就不在光滑的路上走。舊的車走舊的路，新的路留著叫新車走，在理由上可以講一講的。」

那些石頭道被大車走了幾十年，經得了車，經不住車上的重量，靠在邊走，那一塊石頭都是前邊高，後邊低，車走在上面，遂也空空咚咚的響。

馬路的西面十幾步遠，就有一條河，永遠不慌不忙，只是淅瀝瀝的流着。河裏有鴨子，浮上浮下，浮來浮去，毫無一點規律，故時時遭受着主人用棍子那頭的鐵鏈，鏟土擲打過去。河的西邊是舊日的御園，今已被辛苦的農夫闢為水地，種着綠油油的稻子。

園子的地址是寬廣的，水地佔了十之七八，故一眼望去皆是綠。微風吹來，一大片稻都倒向一邊，又都立起來。底下的水，就由水溝通入外面河內。裏面較高，為存水，農夫上了幾塊閘板，水從縫中流出，沙沙作響，從高處落在低地，濺起很大的水點。

一兩條魚往往從閘板縫裏擠出來，落在太低的河水上要稍遲一會才能恢復常態，鴨子就浮過來尋找機會，趁魚兒落在水裏又往上一翻的時候，用嘴吃了牠。遇見狡猾的魚翻去就上來，仍舊潛行河底。鴨子如肚裏餓，不免要追過去，看準了魚，頭朝水裏鑽去，兩腳在上面亂動。一個鴨子有天生的捉小魚吃的本事，鴨子又很多，一會這個頭入水裏，一會那個頭入水裏，都成了固定的姿勢。如果站在河邊，只能見到兩隻脚在水面上亂蹬。

世上許多動作，意義上不必相同，姿勢上或恰一樣。人們會把許多不關於人的用來象徵人，姿勢不能例外。於是鴨子吃魚這姿勢，因了好出口，就被人用以代表一種不好意思出口

的某種動作了。就是「鴨子吃魚屁股朝天」。

這人是達二，二十歲的青年，身體發育已如成人，兩臂膊粗壯如橫鐵，一握緊拳頭，肘上下凸起圓肉塊，筋也突起，與賣藥拉弓的人差不多。十五歲由鄉下來此地，對一切早已習慣，口音也變成此地人一樣，不過語尾尚有些微良鄉味，能在翹起耳朵之後聽得出。

有說話的天才，許多有趣的話都會從他口內說出來，罵誰誰不厭，指了母狗說是誰，也有理由使誰不怒，而且還要笑一笑。工廠裏八十餘人，人人都和達三好，都在下工時，找達三談天。達三原是才學滿徒的徒弟，待遇上應比手藝人低下，工資應低，瑣碎事也要作，如譜茶打臉水，在新師弟未來之時，責任應由達三担負。工廠分數部分，各部分各有徒弟，達三自然是僅僅司理他們這一部分的事務的。

然而因為有着說話的技能，許多人却並不把他當作徒弟來打罵的。雖然那些事仍非他作不可，作時好壞不必太担心，不會有人瞪了眼睛說或是攥緊拳頭打的。

下工時候，正是十二點鐘，八月的太陽比較不高不低，比直射的熱與無熱的射的夏冬二季強多了。馬路的行人在這時很多，公共汽車在這裏嗚嗚走過，叭叭嚓嚓的買賣汽車，從二里地外就可聽見嚮動，十分鐘後才徐徐駛來。

達三和許多工人，每天必得趕緊吃飯，則到一點鐘的時候還有一刻鐘至二十分鐘，他們

即走到大門口外，往馬路上望着的，往河裏望着的，也有持了一根竹竿，把竹竿的一頭拴上鉤子與線放入水裏，釣這十幾分鐘魚的。

空氣在這些工人的感覺，是新鮮的，悶在屋內五六小時，頭腦皆彷彿失卻思想力，在此時，得見陽光，得見秋風，得見工廠以外的人，每個人都高興得說不出來，各自享受着一日僅有的幸福，因為一過一點鐘，晚八點鐘方可下工。如不加工，太陽已落。要看日頭須等次日了。

所以一羣人像是獲得新生命，貪婪的享受着寶貴的時光。

「小二，那一個過去沒有？」

達三向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夥伴問：那人上身穿着短的藍小褂，短到把下面褲與襠腰的接簡處也露在外面。紅褲帶一頭掖在褲腰上，一頭已掉下來，垂到屁股後面。他那時正用一隻脚無意的一起一落，紅褲帶也隨着擺來擺去。眼看馬路，不過心中似乎並未思想着與馬路有關係的事情。被達三一呼，猛然的回過頭來：

「哪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是哪一個？」

「裝着玩兒！」

達三咳嗽了兩聲，作個暗號，有意無意的抬起頭，來的人有二十多個。一個騎着後面帶有紅綠線綉的女車，走過馬路。頭髮捲曲，兩唇如桃口，兩額如西紅柿，大腿露外邊，不太黑也已經說是白，黃桃套套的只是腳，銀色的高跟鞋，努力踩着車腳蹬，兩隻腿往裏拐着，腿的彎曲處將要挨在一起，車腳蹬是一定的距離，兩腳不能挨近，自膝以下成一入字形。全身被旗袍裹得太緊。乳房高聳在外面。顯見爲「摩登」身體是如何的受罪。

這樣一點吸引，工人羣裏保持一沈默，許多隻眼隨着車輪轉動，有人張着嘴，像是呼吸受了什麼阻礙。

車行漸遠，與一部分的眼成斜度，立刻有多隻腳移動，仍保持原來的樣子。

馬路雖然不短，人眼不過只能看直線。很快的。那輛車就失去影子了。

「嚇！這小妞子！」

「真棒啊！」

「瞧那小胳膊！白了一個嫩。」

「你沒看見大腿？大開氣兒就露一點褲衩邊兒。」

「還帶一個黑鏡哪，他媽的！」

各處交雜着評論的口氣，且多羨慕享受這個人的那個人，他們想像……那個人必定下工就回家，打半瓶白乾兒，買一包花生豆，叫這個人往口裏送，花生的紅皮要剝得乾淨，不然就按在炕上，即使剝得乾淨，也要找另外一個機會作這種動作。那個人上工一定晚，早六點起身往這裏來，一定也要常受工頭的數說，甚或幾次要辭散他。但他可以不幹事，不吃飯，他要伴着這個人。

立刻，這些人的心裏有了震動，把以前想過多少次的事又都映演了一次。各人當然是不一樣，但都有着一個趨向，這趨向似乎與過去騎車人有些關係。

這些都是青年人，發育早已成熟，按習慣應有一個異性陪伴着，方才不感寂寞。不過薪水還不够養一個女人，無妻的難得像富家子弟，能使許多大脚媒人跑上門來提親。有妻的則多是來自鄉下，娶妻的時候原爲用一個不要工錢的人，今既不能掙得一個長工的錢，自沒替代媳婦給家中作活的人，自己只得和媳婦都在兩個距離很遠的地方各自守着空床睡覺。

於是，以看另外的女人作遣悶的方法之一，另一更較便利的辦法，即是夥伴，比畫出一切類似兩性間的動作，互相痛快稱這種爲玩笑。

上二種當是空虛的，聊作悶時消遣。此外，當實在無可奈何之時，積存半月工資送給妓女，以博不能抑止的性慾的飢渴，乃是每個人都辦過的。還有心意所思幻成一個人，在夜間似



夢不夢時假想是睡着作夢，來暫把一人作雙方面者，更不少。

當這女人在他們面前走過，很快的勾起了各人的心情，皆陷於苦悶的狀態，遂互相打趣，批評，以抑止一時的興奮。

尤其在這時，正有兩個鴨在水上追逐。

「達三，瞧這個！」

「鴨子吃食，眼兒朝天麼！」

「不是，是那兩個。」

「那，有你，有我。我也不是爲什麼追你？」

「你追我，我不追你怎麼着？」

「哈哈！原來是因爲這個我才追你。大家都聽明白了？」

達三這樣說着，頭稍低，作出要追的姿式。「跑呀！我追。」

上工鈴搖響，先說話的跑進去，達三在後面蹣跚的走着。

一陣大笑聲，許多脚都邁進工廠的大門。

電力帶着機器轉動，靠在最外邊的大輪子盡了可能的力量跑，似乎要脫離機器而去，轉了一個花，中間的空隙一點也看不出來。看機器的劉章隨着飛輪而沸騰血液，他負擔着全機器的責任。有兩個人談着話，用了大聲喊，但總要重說幾次才能聽得見。劉章不聽，他只在思想一件事：「他該來了罷？不是說一點鐘來嗎？」

這是記掛才被自己荐在這裏學徒的徒弟，張家的懷民。

昨天，他曾到懷民的家裏去，說事情已經和經理說妥，明天就可以叫懷民去工廠，自此每月即有五元錢可拿。五元錢若買米麵，當够懷民一個人吃一個月了，也可以說在他家裏，省了一個人的嚼穀。

「謝謝您哪！要不是您，這事別人還是真辦不到。」

是懷民的父親，作下揖去。

「他二叔，最愛惜懷民，這次還得求您多照應。」

是懷民的母親笑着對他說。

他謙虛的客氣一下，便把一切規矩說給他倆聽：

「第一，可得要一個舖保，三年零一節之內不能不幹，如不幹，舖保要退每月的飯錢。

「哎喲！我們退飯錢可退不起，三年小二百塊錢呢！」

懷民的母親纏着眉頭說。她知道兒子的脾氣，每每任性作他自己以為是對的事去，總與家庭的思想不一樣。這次找事。並未向他提，還不知道怎麼樣結果呢。就是勉強去了。倘不合適，說不定哪一天就會不幹。所以對這長的時間而且只規定一方面負責義務的字據有些害怕。

「您要打算半途而廢，還不如不學，要打算學下三年來，就不會害怕這個。三年學滿，一月七幾塊大洋錢。只要耗下三年來！」

顯見有些不願意了，半途而廢，對他臉上也不好看。

於是再把早去，晚走，勤，快，機警等等作徒弟應具備的長處說一說，說定下第二天下午一點鐘叫懷民到工廠找他。

可是一點鐘的時候，沒有人找他。兩點，三點，直到下了工。

「頭一天就這麼樣，那還成？」

他深深的揚了眉頭。這地方本適於鄉下人學徒，北京的「京油子」無論如何也受不了苦。不過懷民老實，才放下書本的學生不致於會掏奸，掏懶。又經不住老公母倆的請託再三，這才答應了這件事。誰想到頭一天就這麼樣？

可是懷民家裏這些事他却不知道。

懷民從同學家中回來了，挾了一本「小朋友升學指導」，一本「算術三百難題解」。吃完晚飯，父親就把這些話說與他聽：

「我老了，你媽也這麼大歲數，全指着你們養活着呢。家裏還有一所小房，可是已經有了一百塊錢的賬。賣了房，除還賬外也就够咱們家吃三年二年的。——吃完又怎麼辦？你弟弟太小，還得二年工夫，不必提他們。你呢，小學畢業了，不能這麼下去，總要有個事情才成。」

父親說到這裏，看看懷民，懷民只是垂頭聽着。又接着說下去：

「昨天，我又到劉章你劉二叔家裏打聽，問問到底成不成？」

「什麼成不成？」

「叫你到他們工廠去呀！」

「不成，我不成！」他把頭搖了幾搖，嘴抿着。

「你等我說完話，你再說。——我不是早就求過他嗎？再去問一問。今天他來，說成了明天就可以去。」

「我不去！」

「他媽的急什麼？告訴你聽我先說沒有？——一月五塊錢，照現在的行市，哈哈！够買

倆麵的。早晨呢，六點鐘上工，十二點吃飯。下午一點上工，八點下工，下工再回家吃飯。要沒加工，可就不用回去了。

「你想想，這是掙飯的路，指給你，走不走隨你。別叫你將來瞞怨，說我我那時不曾你，不辦正事。咱們家呢，念中學我念不了，沒法子，不能跟人家比。」

「我不去！」懷民坐在炕的一頭，只是這樣說。

父親在一邊生着氣，呼呼的。

又聽母親說了，她說家境不好，說年老人不能再去作事，說兒子們再不作事父母就要餓死。末後，咽喉裏有了泣聲，眼也紅了。

懷民說他預備入師範學校，不花錢，還管飯。母親的意思是叫他再進一步往家掙錢。就這樣僵持下去。

第二天的下午一點鐘，懷民沒去。

但這天的第二天又被父母哭着勸着，終於第三天早晨，入了那個大門。

他無心看馬路西邊的稻地，河裏流着的水，水裏浮着的鴨子，這些在往日曾是糞中材料，今日至以後，他知道也許永遠沒機會動動畫筆了。

懷了一顆天眞純潔努力向上的心，他入了工廠。

劉章帶了他拜見各屋頭目以及有爵位的手藝人，求他們多多照應。其實這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

最後，領他到了屋裏去。這是一小部分，不過一個首領，三個手藝人，一個師哥，連他六個人。

「沒拿舖蓋來？」

麻臉的頭目問。

「沒有。」

「明天拿來，有加工呢，晚上不能回去睡。」

「嗯！」

「登魁呀！」那個高個兒的手藝人叫。那個師哥答應。

「你去同他到廚房，怎麼沏茶，怎麼打水，告訴他。」

「打水沏茶還不會？」

「他人生不熟的，你告訴告訴他。」

「這也叫人告訴？」

「叫你去你就去得了。哪有這個說的？」

於是叫登魁的師哥咕嚕着嘴，帶懷民到廚房。

「來！告訴你。這是甜水缸，裏邊是井水，這是苦水缸，裏邊是河水。每天早晨。用開壺沏茶，打洗臉水用罐罐裏面的。打完水就灌上，別忘了！這個大師傅狗彘的很厲害。要不他揍你。剩茶倒在那邊水溝裏，茶葉打屋裏那個抽屜裏拿。」說完了這些話，又把聲音放低

「那個高個兒的，姓趙，他媽的可壞透了，應該不應該的胡支使，好他媽孫子啦！跟他翻着（註：土語，即反對之意。）沒錯兒！」

他倆回到屋裏。師哥原有師哥的工作，懷民則站在那裏，一面看大家怎樣作活，同時預備聽他們的使喚。

「八月的秋風兒，陣陣的涼啊？一場白露啊，一場嚴霜啊……」  
麻臉的老狄一邊作着活，一邊唱着。

這部份的人少，屋小可以不按規矩永遠靜默。而且因為機器小，不必很大聲的說話彼此就能聽見，那末這歌聲是很清楚的在屋中盪漾着，入了每個人的耳中。

「小嚴霜單打呀，沒根的草啊！掛打扁兒（註二：炸蟬之一種）搥子呀，草根兒上啊！」  
一個穿着一身黑，只是黑禮服呢鞋上面飄着綠腿帶穗子的首先受了聲音的刺激，也唱起

來：

「聞聽此言啊，大吃了一驚啊，好一似涼水澆頭啊，懷裏頭抱着冰啊！」  
顫顫的作了一個與他的體格及衣服不太稱合的柔聲。

「好白玉霜！好魏小山！好我的乖乖！」

是那個高個子的讚歎。末兩句特別把聲音拉得很長，已把他的頭將要併到那個魏小山的頭了。

「你這小子怎麼了？」

「我是個捧角兒的。」他又輕輕嗽了兩聲：「咳！咳！沒聽說過管花錢的老爺叫小子的咳咳！」

「別裝孫子啦！快點兒給人幹活！」

「有你小孩兒在傍邊唱，我老和尚怎能不動凡心？早把活忘了。」

魏小山這次不言語了，仍唱。

一會兒，那個高個子的趙師傅也唱起來：

「伸着手，摸着在，姐姐頭髮癩呀咳，姐姐的頭髮桂花油兒香，扯不楞登槍。」  
他把手敲機器，作那末一句打鑼鼓的聲音。



「姐姐的頭髮禿光光，扯不楞登槍。」

他又用手摸着李二禿的腦袋。

那個李二秀坐在那裏半天沒有言語了，這次經他一摸，猛的跳了起來把拳頭握緊，中指的骨節突出，用力擊了一下大個子的頭。

「姐姐給你一猴兒頭。」

「喝喝：好疼，哎喲！」

大個子把手摸着挨打的地方，一隻眼睛閉着，肩頭一聳，作挨了女人打本極舒服却又裝作很疼的樣子。

「你得着和尚了？幹麼這大勁打我老僧？」

「打的就是你老僧頭，看老僧腦袋棒還是猴兒頭棒非打得你再上高山修練去不行。」  
又是兩下子。

穿着一身黑的魏小山還在飲一杯茶，因為急於說話，不知這口茶水咽在肚裏或是吐出碗裏，反倒就誤了工夫。但他終於叫水暫時先回到碗裏，碗水被沖，起了幾個水泡。他才說出話來：

「大個子太浪，不招這個就招那個。回頭下工，咱們倆人給他左右招呼，看他受得了受

不了。」

「你瞧狗仗人勢不是！」

「頭兒來了！喂！頭兒來了！」

他們雖有時管老狄叫頭兒，而且這一部分就是老狄負責，可是這「頭兒」乃是指着一個工務長老柴來說的。本屋的頭兒與鴨計大多是朋友，且也隨時更換，所以對工作不太監督。以爲此處不見別處還見，得罪櫃上可以，得罪一行的鴨伴將來離開此處必有麻煩。工務長則不然在櫃上有股東關係，又無同是一行的義氣，自然對工人較厲害些。上次會有人玩笑爲他看見，不言不語，一會把那二人叫到櫃上，算清賬目，馬上離開這個院子。大家都怕他，大家又都不能免了玩笑，只得在玩笑時派人隨時注意，這責任又無條件的加在徒弟身上，當各師傅互相打鬧之時，徒弟要把眼不時隔窗紙的破洞上望看，用耳聽從遠方來的脚步。工務長永遠穿的灰大褂，在這裏面只一份，不難辨認，就是他的走路聲，由於常久注意，也會被發現是比其他人每一步的響聲隔得遠些。機器多的屋子當然只可用眼，在這裏耳朵也需要機警一點。

當登魁說了「頭兒來」之後，屋中靜了起來。許多機器在別的屋子響，這裏只開了一個還沒有一人高的小機器，雖也有聲但被別的相襯，成爲黑夜的鏗的聲音一樣。

進來的是一個胖子灰色大褂換到脚面，連鞋的式樣都看不出來了。身體太肥，顯着衣服特別瘦，八月的天氣不大冷，不過裏面只有一個單小褂，但看去像是連冬天的衣服都被他穿出來了。背的縫處略有點濕，額上仍有用手巾拭不下去的汗跡，像小露水珠似的隔不遠就有一滴，而鼻頭上則是背太陽的陰暗之處，許多汗珠聚在一起臉已成了橋形，兩頰紅紅的兩片肉球。因了上下左右加肥，使眼睛反成爲深陷的樣子。一笑，可以想見兩眼的位置被兩傍的肉是襯得怎樣急速的移動。嘴是扁的，然而也被肉形成圓的窟窿，裏面排着兩排整齊的牙齒，也顯着特別小。頭髮已經脫落不少，許多人說是因爲操心，也許因爲對主顧與經理陪笑臉時他每要搔搔前額的頭髮，以致這地方的頭髮不能滋生了。可是這一禿似乎增加了疏眉朗目的那張胖臉，那點老氣橫秋的樣子。

屋子裏六個人都老老實實的。憲民不會作活，筆直的身體立在師哥的後面。

「老狄呀！」

胖臉說。

「這個今天晚上要！」

老狄把手停下，仔細把胖臉指着的活看看，雖然他早就知道這個活又快催了，但仍然不很相信自己的推測。經他自己的眼看之後，果然是所料不差。這時，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

傻吞吞的說：

「許——不——成——罷——！！？」

「不成——！！？」

胖子把不成兩個字說的很快，簡直都快成了「不用」的音。老狄知道，如惹胖子連說了幾個快的「不成」之後，離「不用」自己也就差不多了。他解釋理由：

「這個很費事，這屋人又少……」

「你是幹麼吃的？費事，在家躺着等吃不費事！」

「不是，那什麼，這個實在是太費工夫。明天下午怎麼樣？」

「人家等用，明天八點鐘用哪！」

胖子高聲的喊着，額上的汗將要流下，他把手伸入口袋裏，掏了半天，才掏出一塊白手巾，隨即拂去浮在額上的汗。鼻頭上還有許多，但似乎還未覺得。

老狄早已站起來，麻臉一張一舒，張開幾回口，可沒說話。

「哎！真糟糕！」

胖子十分焦急，只用兩手互相拿手巾擦臉，鼻頭上殘留的汗珠早已沒影了。暫時是保持了一種靜默。

高個子的趙師傅先在嘴裏咕囓半天，像是自己和自己商量，然後小聲向老狄說：

「問問工務長，先送一半成嗎？」

「老狄咽了一口唾沫，低下頭思索。工務長却老早就聽見了。用最結實的音調，如初任的大官長對部屬訓話：

「那不成，那不成！」

許多辦法都不成，活又是一定趕不出來，據工務長說，明天不交「就不要了。」大家皆避一個問題，怕提起，怕實行，然而被工務長擠到非說不可的地步了。於是麻臉蛋的老狄只得首先發言了：

「按說我們這屋裏都在大前天打的通宵加工，人還沒歇過來：可是，要是實在沒法子，要不，叫他們哥兒幾個還得辛辛苦苦。」

「要是那麼辦，吃完晚飯再接着，可就差不多了。」

胖臉已經緩和許多，又露出安詳的樣子。頭點了幾點，手巾由左手交到右手，由右手放入口袋內。贊成老狄的主意：

「成了，一定完了，這主意不錯，要不怎說老手兒呢，「老將出馬，一箇百兩」就在棚兒才顯得出來呢。」

空氣頓現和平，麻臉隨着胖臉笑起來。高個子老趙却用力的拍着路臂，口中是大聲然而小聲叨嘮的口吻：

「這他媽的蒼蠅，還儘自叮人，快完了，一冷就完。他媽的，可惡東西！」

工務長似乎並沒聽見這些閑話，見自己的交涉已經達到理想的境地，十分高興，與老狄談着一些有趣味的問題。他倆原是師兄弟，雖然一個起始學的是櫃上，一個是工廠，但既以先在一處吃過飯，當然有些往事可講。不過倒未必先交待公事，如有痛快的結果如這一次，必有許多話和老狄說。由昔時的經理談到茶房，由門房也要弄外家談到此時的生活困難，連經理的進項還要鬧虧空。結果自然是哈哈一笑。

在老狄，有時在胖子走後就誇稱兩個的交情是如何的親密，背地裏怎樣關照，別瞧當大家面有時說一頓。可是有時又要罵。因為小時在一起過，連某次胖子偷廚房肉吃被打一頓的日子也記得清清楚楚，說得詳詳細細。「那小子，拍馬屁拍的真不壞；要不在這兒當工務長來？咱們不會拍，落得在這兒裝孫子。」

把麻臉一歪，就罵。罵的厲害時，帶些牙碰牙的聲音。每逢一牙碰一牙，當是有緣因。近因是剛才被催活催的太緊，遠因也許為前幾天酒店小徒弟來要賬傷了他的面子。有緣因必有結果，結果在徒弟頭上打兩個耳光。

工務長見沒有什麼耽擱的必要，便抽身走出門去。

「這小子！他……」

呀的一聲，胖子又推門進來了。老狄臉一紅立刻背過身去用手拍蠅子，隨即補充一句：「媽的老叮人！」

他覺得罵蒼蠅爲「這小子」是如何的不合適，可是眼前沒有的遮飾詞，只得這樣。胖子却不理會，他像忘了一件事才想起來似的說：

「老狄！兩個人作一夜就成了罷？」

「都作還怕來不及呢兩人能作得多少？」

「太累了，他們太累了。」

「等要活可沒法子。」

「不能叫兩個人歇歇嗎？」

「不能！」

「真糟糕！哎！沒法子。作完活收了錢好開支。」

這回他確實是走回櫃上去了。

達三起來，閉了一隻眼，用一隻眼從窗縫中往外看了看，馬上回過頭來：

「這回真走了。」

「這小子，真他媽的可惡，昨天才把活拿來，今天就要作得，明天早晨八點鐘就用。不作得，他媽的就不用的！哼！」他從鼻子把氣呼出來。又鄭重其事的說：「我×他的妹妹！沒有他媽這麼快的了！」

「沒有法子呀？」擰人家的錢就得聽人家的支使。叫你往東你不敢往西。不聽，刷人（註：「革退」的土話，狄）

高個子的說了幾句，使老狄聽着不大痛快，像是站在另一方面說風涼話。其餘二人也嘮叨起來，都說精神不足，從今早六時到天明早六時，不睡覺不休息，隔十幾天一次還可勉強，隔三四天便又熬一夜的事誰也不成。這活等要就一夜，明天那個活等要，又得熬一夜，活比人的命長，要是老等要，簡直不如先叫櫃上把這幾個人的命要去。一夜四毛錢。明天睡到十二點，一點鐘又得作活，在錢上也不上算。

「我不操這個心，反正明天這個早覺我睡不上了，因為我今天晚上有事，不能加工。」是高個子說。

「我家的街坊接三，非去不可。」

「我……」



老狄見一屋三個手藝人都說有事，十分不痛快，他們有事，活就不能作得，自己的飯碗就有打破的危險。可是告假不過是休息去，而且自己的精神也是一樣疲乏，整個的癱懈，倘若自己不負責任，不比別人多掙兩塊錢，自己也要採用這方法的。但是活既是催下來，又有什麼好辦法呢。

他坐在那裏一句沒有話，摸摸頭，又放下手，似乎未摸時很癢，一摸又不癢了。他把頭這樣歪又那樣歪，一點高明的辦法被他想出來。可是怕不能成功，先在肚中思索一下。手藝人露出不在乎的神氣，又哼唧唧的唱起來了。

他開開門出去，走着奔櫃上的路。一掀門，大胖子正在那寫字檯前，屁股坐在一張才容下身體的大椅子裏，兩隻腳放在桌上，兩腿顯着不勝其濶的樣子。左手夾着一隻雪茄，右手正在划火柴，二指三指併在一起，一划，火柴燃着，把烟很敏捷的放入口內啣着，立時燃亮。「撲」的一聲，噴出了一口烟。烟在空中嬾嬾不絕，胖眼也似乎正在欣賞着烟。

他進去，胖子仍就原來的姿式，只用稍覺詫異的眼光問他有什麼事。

「他們都不打加工，說是有事。」

他偏促不安，恐怕又被胖子問他是幹麼吃的。但還回不着急胖子並。微微一笑，看烟灰已然很長未落，乃用二指一彈，入了痰盂「次——」的一聲。

「你回屋裏對他們說，『有事的到櫃房的告假，我不管。』不就得了？嗎老將怎麼越來越糊塗了！」

他回來，照胖子所說的說了，三人都<sub>不</sub>作聲。

他知道有了效力，覺得有些口渴。命令新來的懷民沏茶去。

「給壺瀾乾淨點，等水開了再沏。聽見沒有？」

「嗯！嗯。」

懷民拿起茶壺，到了廚房，水未開，就在那裏等候。蹩了腳的大師傅在那裏切菜。

「今兒個來的，你是？」

「嗯！」

「誰荐來的？」

「劉章我二叔。」

「水還沒開，幫我給這個白菜洗洗罷。」

懷民把袖子挽了挽，兩手在一藍盆裏洗白菜。蹩脚跟他說廚房的規矩，很嚴，稍不小心就要受兩種對待，一是告訴本屋頭目，叫頭目打，二是他不那麼費事，只用蹩脚去踢，或用正洗菜還未擦乾的濕手與徒弟的脖梗接觸。但他露出很有希望的一條路，是只要幫他洗菜瀾

碗，他必特別關照，否則水壺內開水換涼水使你沏不上茶，那都不能怨他很毒的。

登魁進來了，催懷民趕快回去，不然將要挨打。懷民把兩手在自己大襟上抹抹，回到屋裏。麻臉的頭目看樣子是等不耐煩了。

「幹麼去了？」

「沏茶去了。」

「現升火怎麼着？」

「還沒開，等一會。」

「不會先回來嗎？」

「幫着大師傅洗菜來着。」

「回來瞧別人怎麼幹活，學着點兒。跑到廚房洗菜，哼！下三濫的東西。」

麻臉把剛和三個手藝人生的氣都發散出來。對着徒弟，其實罵的是別人。別人也許不知道，在自己的確覺得痛快了。所以許多不應該拿來說徒弟的也說了。

但那三個人並不傻，因了老狄上的大帽子扣人已經十分的不痛快了。就是老狄不罵徒弟，他們之中，尤其是趙大個子，必得想法子出這口氣。現在既有這個機會，也自然開口了：「可不、下三濫的東西！跑到廚房拍馬屁去。正經事兒倒不管。你不想想，誰怕你？還

老爺檢了十三年糞，就沒瞧見過你這樣的驢糞球兒。」

忽然他覺太露骨了你只得又收轉到原來的正題：

「沏茶會總不回來你讓廚子聊上大天兒了。嚇！好大的胆子！我就知道你必得和廚子嚇咕去。」

他把廚子暗指了櫃上，把懷民當作了老狄在說着。

懷民站在那裏把兩眼直視着一面牆，想要在那裏發現什麼真理似的。以後，他把茶沏好，每人倒了一碗；又挨了一頓說，因為未說「×師傅，你喝茶。」

晚上，在二十五燭光的電燈之下，六個人開始了工作。起始的工作是快的，整日的精神沒有消耗盡，在這里拿工作成一種遊戲，他們且作且唱，間或互相調笑。作出種種解悶的聲音。他們不會暗中摸索，再當人面帶土儒巾權作君子，他們只是表裏如一。每一個風流的夢，每一個工人新婚之後，這裏都有詳細坦白的敘述。十四歲的童男因了日日聽看，怎樣急速的加快成熟，由種種談話中都可聽到。以及一個妓女的是怎麼模樣，敘述的淋漓盡聽。

一個說他遇見過「小雛兒」，十三歲，一邊支持，一邊哭泣。

「你看她哭，還忍得嗎？」

「她要是不哭，我該哭了。一夜三塊老大洋，够我幹五天的。我幹五天的工錢她一夜就揮

來，還能好受！要好受我也改行。」

「我改行，誰要你這破貨！」

立刻充滿了笑聲，是那麼肆無顧忌的笑。他們生來結實，到妓館去，次日回來，仍照舊幹活。身體的強壯是一原因，另種即是不存話在肚內，有了即對大家說出，心中永遠乾淨。他們又試推算工務長的妻子，一個說胖子無處不胖……。

話鋒又轉到經理的外家。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與一個十八歲的女子。頭目老狄就駁他，以為他還是小孩子。老狄說：「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是指女人，如今十八歲，與五十多歲正相等，再過十年兩人都大變，女的必——他學着說：

「Aiyō 再來一回罷。」

這學的聲音就有人答應，作為允許他的要求了。老狄說這是學，要真的得再等十年，那時這小伙子即有資格了。

老狄說，他年青時遇見過專喝那東西的外國人，看見年青力壯的就湊上前來，把鈔票一兩你，一手就引誘你。他說他那一次正得病未愈，結果並不發動，使老毛子失望而去。『怪』在這裏是強心針，用以解工作的疲乏，雖尊如經理也無可奈何的。

『怪』是漸漸也不生效力了，老狄的麻臉已然沒光彩，趨大個子的頭也垂下去，登魁則身體

的上半部與頭皆動，猛然碰了桌子，哎喲一聲。

懷民坐在那裏，不必再如白天那樣立規矩了。他並不太幽，因為前幾夜未來這裏。但 he 思想往事時也發呆了。

在三更天後，只有各人的手動着，聲音已經沒有了。櫃房的十二圈麻將，早已打完，一切都入於沉靜狀態。

懷民走到院內，看天上的星正在旺着眼，一小片月正同一枚星一樣亮，將要落下去。牆角本有幾隻蟋蟀鳴叫，由微風又送來了河畔的水聲淅淅瀝瀝，像是有節奏，他也隨着這節奏顫動。

他想走。

但眼睛模糊，前面像有兩個人，一個灣腰咳嗽，一個正在帶着花眼睛認針。

他把眼揉了一揉，模糊的影子消失，覺得不能走了，不只此時，連明天，後天，明年，後年都不能走了。

### 三

第二年的冬天，天空降下大雪，兩三天還不住，屋頂上積了半尺多厚，大家都盼晴，不

然小販們沒法出來吆喝，吃飯要發生問題了，已經發生過問題的乞丐們要終結生命，王老太太李大媽等人聚在一間屋內敘說着三十年前的那次大雪。

「哪次也沒這次大，院中水缸都沒了半截，一開門，雪倒進來，踏一脚。」

「我們的小狗會上了雞籠上站着去，不然把小雞凍死怎凍不死牠呢，光冷不礙事，就怕用雪冰着，雪比雞籠就矮一寸八分多了。」

「這回還不算大呢！」

結果是——

老人們最愛誇稱自己的經驗，現在永遠沒以先好，雪沒有以先大，天沒有以先冷，「到時候不冷算什麼年頭兒呢？」她們時常這樣說，天氣太冷的時候，當然，太冷的使人懷疑這年頭兒了，又是嗟歎不止，總之是這年頭兒不好，連現在的婆婆都不成了，媳婦早晨見面不請安問好，那像個禮法，然而站在另一方面說話，媳婦却行了，但媳婦對這年頭兒也依舊有着不滿。

「由天氣談到婆媳，由婆媳談到兒女的婚姻，李大媽對懷民的母親說：

「不這孩子，我就愛他這老實勁兒這碗冬瓜湯非我李大媽喝不可。」

「您不知道，我們這孩子心太高，給他說的多了，他總不幹，他說他自己的志向很大，

等到成了功再說也不算晚，可是我總着急。」

「哎！小孩子家害羞，願意也說不出口來，真要等他說話得哪一年？差不離定下得啦！」於是又說到她們出嫁以前父母把定婚消息告訴她們的時候是怎樣的害羞，以及心中怎樣猜着謎，都作笑話出來。

外而起了大風，呼呼的，嗖嗖的，把樹上房上的雪都捲下來，成了個白旋。白旋風撞在窗上，發出清脆的響聲。

這時，幾個老太太，說天將晴了。

外面進來兩個人，身上是雪，帽上也是雪，圍脖毛巾靠着口的地方都已凝成白霜，是肚中出來的氣把圍脖上的雪吹化，即時這氣又被冷侵涼而變成的東西。一人出一口氣，氣噴出如白霧隨人頭繞成一個圓圈。

兩個人進了另一間屋子，來不及用手揮揮雪，先把手套摘下去就火爐烘手，互相瞧瞧各人的鼻尖，都對那紅色發笑。因為像貓的鼻子，用手一捫，涼颼颼的。

先進門年長的是客人，暖過手來之後就用手摘下帽子，拍那沒化完的雪。口中吟着岑參的大雪詩：「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猶着。」



後進來的是主人，從玻璃望望院裏，把兩臂用力伸起，像打哈欠，其實是是望見雪起了感慨，牆那邊是鏡子，正對着院內，故年長一點的雖臉朝牆也能看見院內。

「喂！喝一杯呀！」

「幹！喝他個人仰馬翻。」

「主人這樣回答。並且說

「義軍！晚來天欲雪，」

「能——飲——一杯——無。」

客人聽了不答應，却把下句吟了出來。兩個人皆在屋中走動，時時相遇，客人較胖，較粗，洗了多次的藍布衫已有被人認為灰色的可能，穿在身上很短。絕不是近二年的。襪子的後面露出補的黑布，與灰色的襪相襯，很容易一下就注入人的目中。鞋是酒鞋，歪處正與兩脚相合。因粗胖，較主人矮些似的，當挨近時，並不矮。

「懷民！岑參真是英雄詩人，寫的太壯了。」一天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跟平古戰場有異曲同工之妙。唐朝的悲壯派我要選他為代表。」

「嗯！」懷民不經意的答，「可是，可是總沒念，連李白的『蜀道難』都忘了。」

他說話時正翻一本書看，書面寫的是「唐詩三百首。」上面有寫的字：「願你努力去讀

！」他即拿來叫義羣看，說辜負了寫字者的熱心鼓勵。每天十幾個鐘頭工作，連覺都不够睡，書本已一年多沒動了。禮拜天半日休息，如不加工，這時間還不够睡覺補充的。明天還要起早上工廠，疲乏的很。

義羣爲他解釋什麼叫忍辱負重，說他擔負很大的責任，不應一點苦就吃不住。但經他一解釋苦悶的原因，使義羣也茫然。他說物質上的痛苦可以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就沒法辦。受苦要有希望，苦後必須有甜。沒有希望的痛苦力是真苦，也只有以後永沒有甜的苦才使人難以安安靜靜的活下去。

義羣告訴他等機會，說自己小時如何挨了兩個窩頭每日走二十里地來這裏上小學，後來父親事情好，也穿了制服上中學了，現在却又閉在家裏找不着事。可見機會最要緊，在沒有機會之下不免毀了多少人呢。

懷民並不聽這些，對這些早已聽厭，但也不再提十幾個鐘頭的工作，因爲同樣的，總提起也不能妨礙事實，改變環境。

「大器晚成！懷民，慢慢熬着罷！」

兩個人就不提這事，把話鋒轉到另一方面。

義羣說，他將有好一點的事作，不想讀書了。倘若每月有七十八十元的進款，那時他自

已必提拔懷民，給懷民找一專，免得再在這裏作徒弟。

「那時候咱們那好了。」

「都好了。」

懷民已提起精神，義羣的詩也不再吟，外面風已小了，兩個鐘頭把房上的雪廳到深坑內或其他避風的地方去了。

他倆重新提起前議，到街上喝幾杯，於是又帶起帽子與手套，踏着雪走出門去。其時，太陽已無形說出雲際。顯得格外紅，再加以路傍一堆一堆的雪，閃閃耀耀，費了很大的力量還不睜開。車輛已經很多，每個輪子都是黑的，然而黑裏的白又是使人一望即知。幾個由西山來的驢，背上馱了兩個大的筐，裏面盛了滿滿的貨物，由驢腳的顛簸與人腳的歪歪斜斜上來看來，大風雪的時候當正在仍舊走着。驢夫鞋上釘有大釘，與驢蹄互相奏着脫脫的音樂。一聲「紆！幹！」便如電影般的慢慢看不見了。山上的果子俱由驢背馱入城內售賣，帶回來的乃是紅紅綠綠的布疋，而來去爲走路方便點不由此處經過。

義羣在酒舖內叫懷民放開了心，多喝幾杯，說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懷民心中已較痛快，便也自斟幾杯入肚，捻幾把花生豆陪伴。酒是熱的，到肚內就燃燒，把潛伏在腹之一隅的牢騷與抱負都引起來，兩個人面是紅的，心是跳的。

義羣提議去河沿，於是兩個人邁着不整齊的步伐往西走去。

懷民蹲在橋頭，看流水北去，河只有中間未凍，邊上已凍得很結實，一兩塊小冰爲水飄來，撞在邊上時，吱々作響。義羣則伸出兩手，向西山學虎嘯，聲音甚粗洪，小道上很少行人，只閃在西北邊的紅廟裏有老和尚敲磬，街上汽車笛聲被微風吹到耳際，冷冷可聽，嘯聲也必爲微風捲去，把悲壯之聲送與另一地方，另一懷抱的人們。

天色已黃昏，太陽倚在門頭放最後一點光芒，西望一片都是白，凸起幾個圓球似的是遠處幾家村舖小道彎彎曲曲，在白紙上劃道黑線。

駱駝從西山來，噲々搖出沈重的音調，拉着的是滿身黑灰的小伙子，把大皮襖掩着，腰間繫了條駝駱毛繩，口裏唱着歌，不時唏噓着鼻子，另一個則正在喝着大紅柿子，手上托，頭往下低，很快的將柿漿喝完，敏捷的把柿皮扔在雪裏，用手抹抹嘴，鼻頭仍殘留一些紅。

「噯！噯！……」

毛茸茸的東西拖着隱重的步子走去；每個嘴邊都噓出了一團白氣，每羣駱駝都圍着白霧忽然一匹不走了，累得以後的都站住。煤黑子罵了一聲「他媽的」。用拴牠們的繩子一

打，那淘氣的也就隨着一步一步走下去。

「喂！回去罷！」

「走！」

順着駱駝的路，回到義羣家裏，天氣已是將要點燈的時候。

院裏是三合房，房原是承受祖上的產業。自呱呱落地便有這房，因了好吃懶作，也與其他地方其他人一樣，把祖產含着淚以廉價賣給別人，帶着妻小遷移到租的房裏面去住。丈夫在遠遠的外面作事，郵寄許多金錢，由於儉蓄存下來的幾百元恐怕有何舛錯，爲買房以圖穩當的是義羣的母親。

自小卽生在貧寒家中，嫁過來仍度艱難日子，故這老人永久提防着貧窮襲來，過分的吝惜用錢。頭髮梳時很少，衣服上的補綻也極與現時她的家庭狀況不稱合，櫃裏存了幾個月用不完的钱，口裏却對戚友「苦啊！窮啊！」的念叨着。她家在以先既不富裕，窮戚友自然很多，貪求無厭的更是不少，爲避免這些糾纏故，採離老家遠及十里的此地來住，爲再進一步免去再進一步的找來糾纏，致這老人在極方便中採取了這種戰術，把粗食破衣示人。

但她却很喜歡懷民，他的沈靜誠懇得到這老人的稱讚，兒子在不務奢華與耿介等相同的生青年與懷民相好，時常去河邊閑談或去小酒舖飲兩杯酒，在家中談論古文詩詞的時候也常

有，所以對懷民以及其家庭狀況都很熟悉。

今天，在屋內得有機會向懷民談一件大事。

那是她在心中蘊蓄多日的話了，想把一個族姪女給懷民提來做媳婦。姪女命運特別孤苦，家裏已沒有什麼人了，只在老家的伯父家過活。很有些聰明伶俐，鄉村種地的生活怕委曲了這個女孩，故欲把她聘到半城市化的此地，恰好有未婚的懷民為她發現，以為是天作良姻。

炕沿坐了四個人，最東邊的是懷民，挨着的義羣，義羣的大妹，二妹。對着炕的是一張桌，兩把椅，老太太正坐着與懷民相對的一把，那邊的乃是義羣的十二歲的小弟弟。

張懷民，聽我說。我給你提一門親事。這準得門當對戶。不是嗎？你跟我們義羣相好，跟親兄弟一樣，我也拿你當兒子看待。你有好媳婦不也是叫我瞧着痛快嗎？我跟你說完你回家對你媽說，你們家裏商量去，準得合適。不然以後還不瞞怨我：「我大媽那時候怎麼說的？怎麼要過來是這麼一個什麼都不會幹的媳婦兒？」那時候我臉往哪兒擱？我對不起你呀！你跟我們義羣這麼好，跟親哥兒們……」

「您快說正經的罷，竟說些費話有什麼用！

義羣已經聽得不耐煩了，便截斷母親的話頭。

「費話？什麼不是費話？還會是費話？你得等把話說明白了，不然開門見山，一句話他就聽清楚了？」

兩個姑娘咕咕笑着，小弟弟用力蹬椅子腿，作了怎麼都瞞不了他的神氣，儼然說句老人們的話：

「給你說個媳婦兒，你還不願意？」

「聽着！聽我說，你要這麼樣，是你說還是我說？討厭！懷民哪！你聽我說，我有個遠房的姓女，家裏沒有什麼人了，就在她大爺家住着。今年十八了，作得一手好活計，在那邊作挑花活的哪個也比不上她。作飯，又快又好，你就瞧那俐落勁兒，不多說，不少道，老老實實的老是低了頭作活。真是，」她咳了一聲，吐出一口唾沫：「我告訴你說，真是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掃帚！我說，你要說了去，準得叫你媽省心。你想：那是我姪女，我是她大媽，能給她往不好的人家說不能？你是我的孩子一樣，我這就是給義軍說媳婦呢，我能給不好的，又饒又懶的姑娘往咱們家裏說不能？聽她氣你媽去？大媽哪能辦我樣兒的事！」

懷民只是一聲不語，紅了臉顴骨。他年紀已近二十歲，凡是青年對異性的注意，揣測裏想以及一切在他都成爲急性衝動的因胡盧。他早需要一個異性陪伴，雖不一定非得如工場同事所忠一樣，但即便定談談話話在他也是成爲輕易不能得到的享受爲又極力想得到。可是此

時被另一人用單刀直入的方法說到心的深處又難免感到一種羞澀，故一時找不到較合適的話語。

「琴瑟調之，鐘鼓樂之，何如？」

義羣拍了拍懷民的肩頭，並教給他答語：

「子曰：可也！」

但懷民由此想到自己的環境，以家庭說，入不敷出，如無比較待遇好的事作將有吃飯問題發生，以自己說，年歲固然允許結婚，然而所遭遇的既與所希望的相反，則再弄一個女人作絆腳，實在不是良好的辦法。平時的冥想因為不用現實作條件，故無往不宜，以為有異性在一起生活是給自己無形中加上一種「力」，不過一與現實接洽，失敗的成分較多的感覺就來了，於是向老人說明理由，說是在工廠學徒經濟還不能自給，好意當然領情，惟要俟有了比較好一點的事之後，再提這些次要的。

「你太腴腆！你可以先對你父母說，你父母如願意，這事我看也由不了你。你就說：『我大媽說了，姑娘一百一，比她們家的姑娘還好。我大媽叫咱們到那裏儘管打聽，絕沒錯兒。』打聽完了，成不成給我一信，同時我也得叫他們打聽，我不是她的大媽，可是也得她那個媽樂意方行。」



「不用打聽，小人叫張懷民，老實着哪！」

又是小弟弟搭腔，接着是兩個姑娘唧唧喳喳的小聲笑。

「且築金屋省得阿嬌來了現抓瞎！」

義羣也這樣調侃着懷民。

這事情就不提了，讓閑話充滿了這屋子。

回家，懷民就把這事與母親說知，母親笑得特別厲害。慶幸她兒子能得傍人惦念，父親也喜歡，為將有兒媳婦支使的幻想而笑。同時並定次日到義羣家拜託費心。

懷民不願意，由於家庭經濟狀況與自己的前途黑暗，而且這姑娘並不識字，在酷好書本的自己是一個絕對難以勉強的事。

可是父親說母親年老了，母親是說自己不行了，弄飯作活都無有氣力與精神，對兒子的終身大事必須早些定規，以免以後心中老不痛快。並且不識字不算缺點，在這家裏，工廠學徒的媳婦是可以不必識字的。

懷民當然不願意，並加以反辯，以為好媳婦不論怎麼也可以要，壞媳婦不論怎麼也不能要，好壞本無絕對標準，自應以自己為準，那麼不識字在自己覺得大缺點，就無須乎再託義羣家的大媽了。他說，以現在情況，比自己家境好的不能給自己作媳婦，比自己家境壞的難

得入學校的機會，只有在自已發達之後才有提媳婦的必要，才有合乎理想的媳婦能被花轎擡入家內。

然而媽媽問他，說叫母親五十歲還整日作活作飯洗衣的忙碌着他心裏忍不忍？有這個脫卸重責的機會他應當不應當給破壞？

末後，由於一個娶媳婦的美好事情兩方都生了氣，雖然媳婦是不是與理想的相同，這媳婦是不是够說安，還不能說一定，可是說不說這問題已經足使一家子討論的了。

結果是試先進行辦理，成不成的問題容以後再說。

在這時期，懷民當然是不聞不問，由父親向十里地外去打聽，不止去一次，每次總是笑嘻嘻的回來。

這事情進行十分順利，在過了年不多日子，懷民就告了一天假，父親告訴他，那日子非常吉利，聘有義羣的本族人來看。叫他把帽子帶正，把新作的藍布大褂穿在外面，走路要規矩，說話要安詳，不要在這短短時間內在毛手毛腳。

母親把桌椅早已擦抹乾淨，僅有的兩個磁茶葉罐一個鐵罈瓶也去了平常日子堆積的塵垢，玻璃原是頭兩天用大口拭過，顯得特別光亮，茶壺與四個茶碗則靜靜的躺在那裏，等候貴客來吻牠們。只有外屋的炕布頗為骯髒，且一二日趕洗不及，由父親出主意向同院劉大嬸借

用，雪白的炕單，增加了許多壯觀。

那天，有些微風，但已不是冷，樹木雖然仍是禿禿的沒有葉子，却隨風搖擺活動像是有生機。院裏幾隻雞咕咕的叫着，與街上傳來的一兩聲汽車聲互相傳呼着。

街坊的王大媽在母日是愛談笑的，扯了破爛嗓子在別人的屋子裏說些與一切的似乎無有關係的閒話，今日則輪在自己屋內由門的空隙往外看。李二姨哄着她的小姑娘，極力使不哭不鬧，爲留着耳朵聽張家來的人說話。

懷民一切都聽老人家調動，他自己像傀儡，說動就動，叫站就站，似乎這事與他全無關係，他是在二老人的欣喜下扮演這戲。

父親穿了新洗的大褂，鬍子是早起刮的，還一些沒有出來，因之也顯年青許多。母親把自己的烟袋弄痛快後，並買一盒烟捲，把上好烟葉放一鐵盒內預備招待新來的客人。

「今天好日子，張大媽！」

「哈哈！好日子。」

「得了！您快作婆婆了，不必再每天早起晚睡的了。真造化！」

「託福！託福！」

全院皆爲一種過度的欣喜所支配，充滿了各人的心的是這一次關係的重大，關係着每個

人似的那麼惦念着。

懷民把書翻了翻，覺得沒有意思，便走到外面看小學生踢球。雖的入神時連自己這次決定是否作新郎的機會也忘記了。

「懷民，你大媽來了，叫你呢，有話說。」

父親用了什麼都不知道的口吻叫懷民，懷民恍然知道將有什麼比看踢球還稍微重要的一點的事到來，這事彷彿不能無自己，雖害羞作爲大家注意的目標，却也以一種完全與之無關的神氣走進院內。父親走在前面，臉上是快樂的，懷民跟在後面，昂然的走着。

玻璃特別亮，由玻璃容易望到每一個其他屋裏的玻璃，倚那玻璃的人臉也看得更清楚些。他以爲還是深夜，鬼眼的星正在向自己一明一滅的閃爍着。立刻便覺得陰森可怕，像將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襲來，立刻便覺得朝到的俱是熟人，二大媽與二姨之類，在今日已變成鬼，在自己眼前作初見面似的估量着。

由蕪羣的母覺向他介紹：「這是大媽，這是二妹妹」有了三位客人再加原來三位主人，就有六個人坐在椅子上與炕上。

懷民想瞧瞧妹妹什麼長像，姐姐不難窺知一二，在決定上就有了幫助了，可是擡起頭時，十隻眼皆照自己射來，其中有四隻異常鋒利，在這裏發現什麼真理似的用全神來注意着

兩隻已看過，其原因許是在於過去十分忽略，故也似一洗咸竟，對一人作重的估價，四支本從小看大，無須乎再看了，然而也隨着不自然的飛過眼神來。

有了那眼光過來，這眼光就過不去了，也端詳着自己的鞋。

嘴裏都是「您呀我呀」，心裏都由于天平的斟酌着，兩方兒女的命運就操在這幾隻眼上。

「今天天氣真不錯，他大媽！」

「好得很！眼睛就是清明了，他大媽子！」

「那誰，他現在哪裏作事哪？」

「懷民嗎？」

「對啦！我老忘記他叫什麼。」

「在北邊，您坐車正走他門口。」

「嗯！」被義羣的母親所引見她叫作大媽的說完了這句話，呷了一口茶。心中其實未必知道在哪裏，却作出了什麼都瞞不了她的口吻說：「嚶！嚶！就是那兒啊！」

三個老太太把烟充滿屋內，烟却像全不顧來客的企圖，那麼把人與人之間隔成模糊，但先時已全把屋內的一切都用眼光巡察數次的來客，已不把烟隔離作爲遺憾。小的兩眼與老的兩眼把什麼都看到並綜合在肚內批判着，惟對懷民的說話尙還不太信任。老的遂用話引逗。

「懷——」

「懷民，他叫。」

「懷民！你們那兒忙不忙？」

「倒是很忙。」

「你去幾年了？」

「二年多。」

「同事有多少人？」

「八十多人。」

老太太的目的全不在答語的要點，只就音調與口氣仔細捉摸，看其中有沒有大舌頭或是咬舌。最後，說懷民如有事可以儘先走去，於是懷民乃立起身，體走向門外。

院裏靜默如黑夜，幾隻鬼眼閃閃對着懷民。「媳婦，小人兒」等等小聲啾啾的言語，小聲的，又像是故意的傳到懷民的耳內。

外面打球聲仍是很激烈，三五個小學生在騎着竹竿跑着，往常這裏空氣最不乾淨，今日此時雖仍有塵土飛揚，找機會即仍如往敏捷的進入鼻中，但顯得清新多了。

他把帽子摘下，用手巾拭額上的汗，便靠在一堵牆邊看小孩玩。心中總覺得異常鬱悶，

不知爲何那麼難過。

他忽然想起了工廠內最常用的一句話：

「他媽的！」

#### 四

「達三，笑什麼！」

「笑那老傢伙。」

「哪有什麼些個可笑的！」

於是達三便不言語了。「笑什麼」在這裏不是問句，帶些制止的口氣。

見頭目有些生氣，達三就不言語。但又急於把這故事聽完，故又拍了師兄肩頭一下，意思是叫他和他到廁所去說。

廁所只是三個坑，上下左右都一點遮掩沒有。且並非排在一起，這邊可以蹲兩個人，如再來人，非到對面去排洩不可。每到有了三個人，很快的就都提起褲子，因爲對面的一切全都看得特別清楚，平時無論怎樣愛鬧，由口裏可以說到任何動作，儘量使動作細膩，然而在這裏却究竟有點不好意思，彷彿怕對方發現秘密似的趕快站起。

然而若另有別的事欲商量，其重要如已超過那種不好意思，便也寧可到這裏來，因了所談的事把心情引去，就不覺得瞧人瞧得害羞或叫人瞧得害羞了。

達三與師哥各持一張紙，就蹲在這裏。繼續討論着剛才的問題。

「他還說什麼來着？」

「他說他越老越有勁。」

「那個響姐呢，說什麼？」

「她不信，她用手巾抹上嘴，說是怕風吹了舌頭。誰知道老傢伙就猛然跳起，把她按下」。

「真他媽老不死心，別給我們年青的留點鬧的份兒啦，還老子，老妹妹兒！」

這是昨天晚上上的事，師哥向達三學說新來的老子的笑話。

老子的確已不年青，頭髮白的比黑的多，據他自己說他已有六十五歲。兩隻眼有一隻能看人，另一隻在年青時爲人用白灰揉瞎，作爲他好打架的一種懲罰。一隻眼既看不見，另一隻眼就得多賣力氣，把神經都灌注在一邊。自然三四十年來永遠一邊用力，那隻壞眼就很容易的被面皮拉向好眼這邊，成爲習慣，便被人稱爲斜眼，是在瞎子的外號之外另一稱呼。

無事時帶了墨鏡，人看不清他的眼，他却從墨鏡裏用一隻眼注視人，不只女人，男的只



要歲數不大，他也不肯輕易放過，總用眼一望又一望的。面可以不用對着，許多人都無理會他常看人。

來的頭一天晚上，就放好鋪蓋，把兩腿盤在上面，傍邊有他自己帶來的小藍磁壺，裏面裝了自備的茶葉，斟了三五碗茶在桌上，見了人就讓喝。「喝一碗，怕什麼！」

那人偷瞷一點，局面一點，就點點頭一笑走開。如遇淘氣一點的，就坐在他的鋪上，喝着他的小葉茶。

茶葉不像櫃上的有那麼些土，也沒有乾藥味道，看粉色包紙知道是三大枚一包的，辛苦了一天，坐在軟軟的地方喝好茶葉，這是工人理想的境界。且老于總是那麼笑嘻嘻的，雖有一個月來終於未曾與他說過一句話的，再每晚坐在一起閑談，喝着釀茶，且或進一步不計年紀談到更深一層說是交起朋友的，實在佔去大部分工人的心理。他會說笑話，有許多笑話在肚內。

天雖是黑了二三個小時這裏才下工，可是各手藝人除了回家吃完飯同媳婦逗逗悶子然後就睡覺的一類之外，沒家可回又沒工可加的却也有他們的消遣之地，附近有大鼓，落子，儘够每天一二毛的賞人了，如引起性慾念頭，多花幾塊錢到大鼓扭的家裏去作些怎麼也未爲不可。但還是去暗娼家中時候多，因爲在營業上是買賣性質，故可花錢買得任何熱情的對待，

比藉故就蔽人作衣服的大鼓姪兒強多了。這老子來了不多日子，就隨一羣年青人去逛，且彷彿忘記了年紀似的與女人鬧。

工廠離不開女人，離不開女人身體上的某個地方，離不開男女間的某動作，談到這個，精神煥發，經理與工務長在眼前看着的時候也不過如此了，用手的手特別快，看機器的叫機器的高速度移動。然而對六十多歲的老子的種種，他們還沒有聽見過，當笑話說，比別的笑話更有力量，更能刺激心中興奮。

那老子倒是晚上在工廠談天的時候多，去玩女人不過三五次罷了。

晚上，手藝人大都各自奔各自的快樂世界去，剩下一般黑臉手徒弟，每人都把手藝人的鋪板搭好，鋪蓋放下，不過十點鐘左右，要睡覺固然也必一臥即睡熟，但如那樣則永無遊戲可言。學徒初來，十四五歲的小孩尚不了解風情，只找了性情相投的捉對兒下老虎棋，白天的耳光滋味忘掉，明天的耳光也必須得明天的脖頸去挨，故此時可說是快樂時期，是一天的黃金時代。玩倦了上作活的案上或是機器板上睡覺，便會夢見在家中與同伴捉迷藏，也許背起糞筐在山坡上唱曲，也許對父母訴哭，更同時說不定，也許夢見師傅們所說的梳了大辮穿了紅鞋的大姑娘，來到被裏陪着的輪着。

過了一二年，矮身體成了大人那樣高，對人間一切皆有了見解，不似先時只用想像來解

決一切了，轉到嘗試一方面了。三五個師兄弟在一起的時候，避免談到學活以及關於「公事」的一切，小聲歎咕的除了近於將要像吃包子那樣的一口把女人吃下之外，再就是那老于瞎子的奇怪事情了。

「真奇怪！哈哈！兩個人睡一床鋪板。」

是一個較頑皮的馬二楞說。人都叫他二楞，他也彷彿因之就楞起來，有這名稱，對什麼十分明白的事都不顧忌的裝楞。都知道他裝楞，却仍二楞二楞的叫，楞在人羣之間成爲一種趣味，平時不好說的，藉楞的外皮就可說出口。說出口大家一笑，大家都快樂，大家都希望他再楞得厲害些。

說完這句話，三個徒弟都笑了。

「二楞子真楞！」

這無疑的是一種精神上的鼓勵，使二楞子更說出大家所希望却說不出的話來。其實，這些話在師傅們已不爲奇怪，是像談正經事似的談着，可是那是多年的陶冶，在初入這裏三二年的小孩，心裏雖不乏那麼想，皆不好把那說出來，因之二楞在這裏能說出他們要說的話，得到歡迎與獎勵。

「老傢伙，簡直不是好貨，非得給小黑子弄了不成！」

「你瞧，師兄弟的，幹麼說黑子？」

「不是，你瞧那軟骨頭兒也不是誰給引薦的，管老瞎妹妹兒的叫乾爹，就圖吃點點心，他媽的，到時候就知道啦。」

「瞧你楞頭楞腦，說出來可真明白。老傢伙認你够多好」

「別放屁！這主兒決不幹那沒臉的事。你方近左右打聽打聽，這馬二楞決不含忽。」

馬二楞右手用力拍拍胸膛，伸出去是大指翹起餘握手心的拳頭。

「是你的師兄弟不是？幹嗎不勸黑子？」

「勸不了，有老傢伙哄着呢。」

「對啦！有老傢伙什麼都不行，非揍他一回不可。」

「嘿嘿！我也想起來啦！咱們明天抓個墮兒給老小子按在那兒，狠狠的來一頓！」

「連懷民也叫上。」

「不行不行！人家是小學校畢業，有學問，你看那文明像兒，規規矩矩的。」

馬二楞把嘴一撇，撲的吐一口唾沫，看五六個人團團圍圍坐，實在沒處吐，就在口裏含

一會兒，然後便足氣力吹到遠遠的牆角去。其中一個表示同情，也說：

「真是，到這裏邊兒學生是的，從古來就沒這麼一份，老是不合羣。下工就家走，除非

加工才回來呢。」

「告訴你們說，到這裏邊來就算打了傷害，不用想再有什麼作大事的想頭了，你就湊合給人家幹吧！我說的對不對？」

「實在，到這裏的就沒有好孩子，好孩子就到這兒來！那個，」他學學懷民走路的样子，低了頭，紅了臉：「這叫買烟不抽，裝着玩兒。」

懷民在這裏總覺得不合適，進門來就有些頭暈，那個麻臉老狄先時支使他沏茶打水，嫌他不中用的時候多，後來由他父親特地送了幾瓶酒幾匣點心到老狄家裏，所以才鬆下來，不是一作什麼就挨說了。本屋的手藝人本就不多，故勉強在屋內作些活還可以，且老實一點永不披着大衣服在馬路橫走，只是上工前半點鐘，下工後半點鐘在工廠，其餘的時間永在家裏，許多人倒是可憐他，不忍得像打別的徒弟似的打他。

可是太老實難免受許多徒弟的欺侮，別人沏完茶剩的半壺開水，往往又被加上涼水，使他不能沏茶，自然麻頭目等得不耐煩便對他生氣。

到了二年多，諸人多已熟悉，對待也較好一點，但對於每晚必回家，聽說回家去寫字讀書的懷民，永懷着一種敵意，作為日常談話的笑料。

可是這回終於有人對他說了，在他上廁所的時候。

「懷民，喂！我們幾個人商量好了，明天抓賸兒打老妹妹兒的，得有你。」

「打誰？」

「打老子老瞎眼兒。那個茶房。」

「因爲什麼？」

「你就不用管啦！怎麼着？你還要告訴老妹妹兒去當好細是怎麼着？」

「不是，我，……」

「得，沒有你，沒有你也成，幹麼呀，拿誰一手兒是怎麼着？」

「不是……」

懷民再看，馬二楞已經不在茅房了，邁重沈重的步伐，用力踏地，像是十分生氣。

呆了一會，覺得沒有意味，只得回到屋裏，

晚上就說頭疼，告了一天假。

吃過晚飯，老子洗了臉，就常常坐在屋裏與黑子閑談。所謂黑子其實並不黑，是裏面最白的一個徒弟，因在他白，在徒弟裏就成爲被攻擊的理由，有的特意抹他一臉黑，大家一笑，從此就稱他黑子。

黑子十分嬌嫩，許多事都作不了你，常常挨打，老子幫他作，他感激老子，老子又時常

說笑話給他聽，問他聽「葷的」聽「素的」，其實不過問一問，說的時候總是「葷的」多。由異性說到同性，由一對青年說到一對老年，由此種委式說到另種委式，都有使這青年小麻趕快成熟的理由。因在身體上某部分畸形發展，其餘部分受影響！身體於是越白，越弱，越矮。

老子常買點心給他吃，逢時按節總有的吃，口味甚高，常幫他用力的活如搬爐子，如幫頭目往家買麵，全由老子替他作，故他越發作不成了。

頭目有時不高興，就要干涉這回事，老子就買好茶葉大家喝，點心大家吃，並趕着與頭目交朋友。他與黑子的談話等等既在下工時候，按理頭目無權管理，又得些吃食與好聽的話，便也自動的不過問了。

今天頭目回去聽大鼓，一羣人却穿上乾淨衣服，有的特意穿上黃皮鞋，帶上墨鏡，找一個徽章面向裏掛在鈕子上。一邊說一邊笑的走了。他們有喜歡小玉芬的，有喜歡王玉琴的，各自誇獎着自己所愛的對象。

這裏，櫃上的工務長早已回家，剩下幾個徒弟在那裏擺象棋，爭車奪馬的鬧着，廚房跛腳師傅正在收拾碗筷傢俱。

老子把小藍茶壺的茶倒入茶碗，茶是深紅色，不像公共的那麼像藤黃，且葉子是細長的

樣子，不是細末那樣像小砂子似的。由好看便可想到好喝，也許因為好喝才覺得好看。

老子看茶已溫，就叫黑子，黑子其時恰巧去後面廁所大便，不能聽見，他便到後面去叫，六個徒弟在此時止商量如何挑起這事，挑起後又如何完結這事。

他把黑子叫來，黑子問他作什麼，他把黑子一把推在才搭好的鋪板上叫他猜。

「買花糖來了？」

「沒惦記別的罷，饑！」他用二指摸自己的有了一個疤痕的頰，羞黑子。

「什麼叫饑？這二大爺！……」口微笑着，拍了拍胸膛。

「又是他媽的二大爺了，去那邊兒去！」

他用手一推，那個歪倒在鋪板上。

和他媽的，跟人家鬧還不給人花糕吃！」

「誰他媽的！你他媽的！又不是我乾兒子啦？得！爺兒倆拿啦！」

他走到為放鋪蓋掛起來的木板上，把一個小木匣子拿下來，口裏作出氣的「哼」，隨着就要打開木匣蓋。黑子知道那裏面是吃食的，就跑過來搶。

兩個滾在一起，結果是黑子抱了木匣，他抱了黑子。黑子見空抱着也吃不到口，便向他

央告。



「明兒個還聽我話不聽？」

「得得，聽。」

「還鬧不鬧了？」

「不鬧了還不成了？」

「叫我乾爹！」

「噢！」倒被黑子答應了去，他就用右手在他腦後挨了一下，作為打一個耳光。

「打你個小兔崽子！找我的便宜！」

微笑着罵，但那個已把匣子打開，露出花糕。叫一聲乾爹，一塊入了肚。這個制止他，叫他先喝茶，不然口裏太乾。那個不理，儘咬花糕。

「告訴你沒有！告訴你沒有！」

他把好眼睜開又閉上，似乎這孩子已不屑指教，又好像丈夫對妻子，說是不願意叫撒嬌，却正是十分需要這個。看那個只狠狠的嚼，他心中充滿不能言說的快樂，但又不禁用二指指着，叨嘮着：

「這孩子，不聽話！」

門開了，進來的是馬二楞，其次又進來了五個人。馬二楞的分頭上面攜了一個網單，腳

下是膠皮底帶眼的鞋，這鞋，素常就受二楞喜歡，說是俐落。其餘諸人也都是歪帶着帽子，橫着身子進門。

老子眉頭一皺，見這幾個有名的薩茹匠一齊前來照顧，心中就不痛快，但仍如每日那樣把笑臉拿出來，讓這幾個人喝茶。

「喝！怎麼今兒個這麼齊？莫非約會來的？」

並沒人答腔。他又把茶倒上兩碗：

「誰喝？小葉兒。」

「你是真心讓人喝？」

「還能是假的嗎？有名的于老先生，專請人喝茶的于老先生，要不怎麼讓他當房哪！」

是另一個的幫襯，說到末一句時，同時又攙雜別人的言語：

「哈哈！喝罷！喝完了這差事當得了麼？」

「對，喝完了到夜裏就知道啦！」同時用眼漂黑子。

立刻就有兩個人把茶碗端起，另有四人沒有茶碗，便分頭去找，找來之後，一盞茶就沒有了。

「那個匣子是裏什麼？」一個問。

「這茶葉是吳德泰買的，」老子答。

「匣子裏有吃食罷？」又問。

「這兩天非水倒是好喝。」老子歪着頭答。

匣子是他們剛開門進來時放在一邊的，黑子正希望他們快走，自己好快吃一吃，現在既被發現，也就沒有辦法。正要打開匣蓋，被老子劈手搶過，瞪着眼睛。

「這是我的！幹麼？饑骨頭！」

臉朝着那六個人，一隻好眼向黑子，無疑的是指槐說柳了。

六個人在傍的屋裏早已商妥，故不怒不驚。仍由二楞起始說話：

「看見就得讓吃，俗語有話：『見一面兒分一半兒』無論如何，我馬二楞今天是來的太  
好了。」

「哈哈！來的怎麼那麼巧來罷您哪！」幫腔者的答話。

「不能給！」老子大聲說，但又小聲緩語。顏色異常和善：「明天我請你們吃點心，吃  
饅餅。」

「這叫作哄人，好漢子不聽這些廢話。」其中一個笑着說。又一個小聲說：

「好漢子可應當怎麼辦呢？」

「好漢子嗎？哈哈！再說就傷了交情。」

其時木匠已由老子與二楞分拿，一個要打開看，一個不許。二楞始終用的是半真半假的手段，像鬧着玩，又像真事。結果終於不舒意思，且目的原本不在吃，搶吃不過是一種方法，因為這方法如引起衝突恐怕別人批判起來不大好，故未用全力去作。

老子把匣子挾在脇下，支使黑子去廚房打臉水，並用眼色，那意思是叫他躲出去，自己也隨着就走。黑子仍舊說要一塊花糕才能去，老子推他出去。末後，黑子是出去了，但老子一句話却給二楞一個機會。他推黑子出門時會說：

「他媽的真饒！你們他媽的都是這麼饒！」

雖然第二句的「們」字不很清楚，說後又覺得不好，用咳嗽兩聲以解沈悶的空氣，二楞就站起來走到他面前質問了：

于老先生，您年高有德，我們沒招您哪！」

「我也沒說你們什麼啊！」

「大家聽見沒有？」

「還說話幹麼？給他一個「五突」的！（註：「猛」的意思，土語。）

老子見形勢嚴重，且似乎明瞭這一羣今天是有目的而來，便挾了木匣開門就要走。即時

就被我門口站着的給揪回來。用了滑稽的口吻：

「有理講在當面，有理講在當面！」

「我那是跟你們鬧着玩呢！」

「來！我也鬧着玩一回！」

二楞遂用右手摟着老子的頭頸，左手揪着他的右手，作出摔跤的樣子在小屋裏轉。又用力一推，把他推到鋪板上。

「好伴兒！老傢伙不靈了！」一個奴了奴嘴，大家都過去。

「鬧着玩兒！打着玩兒！」劈劈拍拍，亂打一陣。

匣子已經碎了花糕洒了一地。

老子挨他們一邊笑一邊打，又聽他們笑着跑了。起來摸摸鼻子，因為在面部比其他都高，故被板子碰成青色了，自己面朝鋪板，什麼都不知道，都不理會。

他不愜意，但又沒有辦法，只得每日楞撞撞的，見了那幾個人更不得勁，那幾個人見了他仍彷彿保留了隨時隨意就可處置的權利，用小眼睛瞅着。

以後，有人把「花糕」作了話柄，一說請誰吃花糕，誰必不允許，且作了猥褻的樣子向這說話的人。

## 五

懷民在工廠裏已經作完三年學徒，工資也可每月從櫃上拿二元五毛了，由於頭目的慫恿才出了這個數目，否則一元或一元五毛也說不定，學滿了就不要的徒弟尤其不少，他算是其中的幸運者。

他使他滿意的是有了一個師弟修萬全，代替作了許多，瑣瑣碎碎的事情，他可以八點鐘下工就回家，早六時才到工廠，不必搭鋪板給師傅們，也不必到廚房泡茶，就便瞥跛脚廚子洗菜，更方便的是免去了挨打挨說，儼然也有鼓起嘴生氣，為別的不快活事來向師弟發作的權利了。

但他並不像別的師哥對師弟，永遠轄制，懷了先來學徒的一點犯壞的經驗來操縱，也從不自己作錯了事便瞪起眼說是師弟作的。這樣使師弟感激，佩服，不明白事就爽快的問，不似別的師弟，總對師哥懷一種戒心。

可是也就因為如此，他不能與一般師兄弟合羣，大家說他太懦弱，一點作師兄的精神都沒有，他不否認他沒有這精神，他堅決的主張取消這精神；還對師兄弟們談論過、自然為他反們羣，以為怎樣受來的就怎樣施出去。所以在那裏三年多，除了有特別事到他家裏來過一

二次的三四個同事外，從無一編。

天天說地來找他。

義羣已到城裏一個機關作小職員，每星期日放半日假時，兩人就到了談些詩文。義羣勸他別忘上進，處逆境要有忍耐性。日說時時替他設法找一比較相當的事作，這使他興奮，在母晚燈下讀書，習字。

書中意義不明白處由義羣講解或二人研究，會心處便哈哈一笑。讀莊子甚感興趣，齊物論與秋水，時常二人共讀，吟聲以充滿室內。環境雖未見佳，精神甚感痛快，每星期六或星期上午就欣喜萬分，準備與好友半日出談，相寢一室痛談一夜之時也常有。

一個星期日晚晌，義羣在懷家述說最近他本身一個笑話：

「我说不願意說媳婦，街坊一嫂子再三張羅，以為趁着我有事的時候有人給，不然又不免說了。家母心動，便就託大嫂一提。

不料對方聽說，很願意給。家母喜歡得要哭，可是我想怕將來有不合適地方，所以主張兩面相看。

對方只父母帶這姑娘，是半新半舊家庭。對我這提議很願意。昨天，我就會了一天假來，這還把戲。

這邊兒是我，那邊兒是她和她父親，地點在隔壁大嫂家。藉託我給寫信為名。」

「好事兒，好事兒，悠哉遊哉！」懷民插嘴說。

「先和她談寫信中信皮的上下稱呼，她似乎有了預備，對一切都很有熟悉，後來問她報紙上各種事，問她喜歡看誰的文章等，她不過略知一二，多半總由她父親代替。我總用不易預備的題問，使她張口結舌。」

說到這裏，他很得意，呷了一口茶。

「其貌揚不揚？」

「中平而已，不過性情一定弱，恐怕將來弄不到一起。我願意個性堅強的人物，不怕因意見相左與我打架都可以。」

「以後呢？」

「原應今早給答覆，我在起床時思索一下，就叫家母告大嫂轉告她家，算是吹灰！」

「學問許不錯？」

「反正够小學畢業程度。」

「在這一帶真是破天荒，男女當面交談！」

「我沒關係，怕人家笑話她家。這樣一來，我算佔了便宜，她可吃了虧，大脚媒人絕下再上她家張羅給她說人家，老八板的人家也絕不要他了。」



「她本人呢？」

「羞羞答答的，至少鬱悶兩個月。」

「還要失望罷？要撩起春思呢？」

「瞧那意思倒很喜歡我，這每月五十元的公務員哈哈！」

「哈哈！……」

當晚就睡在一起，談了許多關於女人的事情，把雙方的意思比較，相差不多，總以為生在舊家庭能有機會讀書的女子為佳。以為只對衣服講究的所謂摩登人物，只可以金錢招之來玩，旋再令其走去，作為互不相伍，她們既喜金錢，自難免被金錢欺騙。那種人可作享樂時的物件用，在「玩」上的確比別的東西強。至於打算操持家政，明白事理，且能在失意時給予鼓勵者，簡直非鄉鎮間的女子不可了。彼此皆以有時代知識無時代惡習者為最上，倘其萬不得已，寧取有美德的不識字的鄉下姑娘。

兩人的話為另一屋中的人聽見，懷民的父母皆為之失笑。

兩個青年入夢之後，兩個老年思索；自己家中是沒有多少產業，自己的兒子是沒有多少薪金，在這崇拜門當戶對的鄉里裏無疑的暫時是得不到相當的人。義羣呢，人既老實，家中日子又好過，每月有他父親與他的薪水八十元上下，維持一個家庭總算是富富有餘，且有早

地二十畝，新買的房子一所，等將來兩個姑娘一出聘，剩下的不過是兩個老人，兩個兒子，實在是好事。

由此想起，似乎另一人家的一個孩兒正在與義羣相配合。模糊間彷彿雙方很合式，但又爲另一思想所侵，又覺得這種事不甚好辦。

第二日的晚上懷民回來時，母親把心中所想的告訴他。說姑父有一朋友，朋友家有幾個女孩子，皆因挑塔過苛而未嫁。朋友原極精明，對交際諸事很在行，專靠產業過活，對生利之道來得很敏捷，逐漸富裕，成爲小康之家。

那幾個女孩子生在這個家庭，從小受那朋友的調理，說話異常漂亮，用度也會儉省，且書讀得不少。都已二十歲上下，始終不成婚，就未能嫁出，欲給義羣提那一個最年長的。這些話懷民自然贊成。

母親在談那幾個女子時對懷民說：

「咱如有錢，去說他們家的。一個一個。可惜太窮，也只能給人家義羣提。唉！」  
母親露出不快的神氣。但又往後想想，似乎很興奮，拍着懷民的肩頭說：

「小子，好好幹！以後咱們竟第二的那個！」

可是懷民又不十分相信，因爲姑父那朋友有時喜歡誇，他的姑娘自更不能不對別人誇張

了，母親笑他見識淺，有機會如能相談，恐怕懷民也就承認現在的見解錯誤了。但懷民終未免半信半疑。

第二日，母親恰巧去姑父那裏，便把這個意見與姑父說知。姑父先時點點頭，後又搖搖頭：

「不大容易管罷？他這事。」

姑父知道這朋友對金錢極其認真，雖然對他本人還不錯。恐怕義羣家未必抵得他家富，即使一樣，也不如再富一點好。

母親把這意思向懷民說，懷民極力慫恿，於是抱定試一試的念頭。

這事情初時很順利，漸漸女方爲了男方財產的不抵，男方的母親爲了怕兒媳受不了這家裏的苦，這事情在義羣懷民二人完全滿意之下失敗了。二人皆受一小小刺激，但懷民尤其耿耿不忘的是這個女孩子是不是如別人所言的那樣。

終於有一天使懷民見了這個女子。

炎熱的夏天人人都喊熱，尤其正午，太陽像一片火燃燒，總不遠不近烤着大地。樹一動也不動，叫幾隻蟬在枝上替他喊熱，幾隻蟬互相叫喊，似乎聲嘶力竭，知道這叫天氣不熱是辦不到的事了，便也沈默起來，聽遠遠地方的同類去獨喊。

沈靜，陰鬱，像一隻蒸籠似的天地，用太陽的光燒着，漸漸加熱，使人們出不來氣，使狗夾了彎下的尾巴，吐出鮮紅的長舌，在房簷下或樹下「丈夫」的出氣。

那條平平坦坦彎彎曲曲的馬路也出了汗，化得軟攤在地上。然而仍得擔負為人踐踏的責任，叫許多熱天裏靠拉車維持生活的勞動者在背上走。拉車的汗流在馬路，滴滴搭搭，但隨時就被蒸發，化爲氣體上升。

今天雖是星期日，照例汽車應很多，不過坐汽車的人大都去看去了，叫這條馬路休息一下，只間或者走幾輛人力車或幾輛自行車罷了。

懷民從北往南騎車，到南頭再往東拐就是他的家了。僅僅二里多路，身上汗出如洗，白褲褂皆濕透，頭髮熱得癢，越熱越癢得難受，一邊手抓癢，還要一邊用手巾抹汗。

然而他今天興致很好，因爲工廠工務長今日未在，工作不多，談笑間就到了下工的時候。另一原因是他乘這半天假期，要會見那個姑父的朋友家的女孩子。

回家，母親正帶着花鏡在炕上作針線活，歪着頭把針眼認來認去。父親則躺在一邊睡覺。家中吃飯甚早，待懷民回來，須得重新把菜鍋坐在火上熱。

餛飩在每日很喜歡吃，今天他吃不下，只一張就夠了。他爲一種看不見，抓不住，忘無從忘起的思念所牽繫，只呆呆的打發這半小時吃飯的時間。

他從小並無姐妹，親戚家的姐妹也不多，却都在家習受錄養，連天和她都似乎不曉得，學校同學都太小，且男同學一和女同學談話就要遭受其他男同學的譏笑，故至今二十多年，他從未與年紀不相上下的異性交談過。這種際遇使他越驕膜，越見女人說不出話來，但打算與女人談話的心並不因之而減少，反倒彷彿如隔一頓不吃飯，對飯更覺想念，如有吃的機會，一頓要吃平常的二倍一樣。不過這個人的口味特別高，性情特別性，普通的飯茶絕對不食，即使有人用好意塞進他口內，他吐出他並不吃下。

由父母口中得到那姑娘讀書很多，且現在正學作詩，他以為或者不是俗品，故急於一見，果能值得一談，他將多談些時間，以慰生來未曾與異性多談過話的寂寞。

父親起來，便令懷民換上新洗過的白褲褂，自己也換上不很太舊的乾淨衣服。母親在炕上笑着說：

「這回你就知道了！人家女的比你小子開通！」

懷民笑了笑，父親也笑了笑。

到了那家門口，父親令懷民把領子的紐扣上，把褂了一點土的鞋在地上用力踐，就去拍門環。

一隻小叭兒狗汪汪的吠着，聽見開屋門的聲音，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來開門。

「這是田太爺！」

父親叫懷民過來行禮。那人笑了，笑的不很自然，兩嘴唇之間似乎不很便利笑，因為常常笑就糾正過來，但仍有一點與旁人不同的地方，顯得不是為快樂而笑，是為笑而笑。笑口同時說出話來：

「原來是你們爺兒倆，進來罷！」

進院內，屋裏的人都已出來，父親就給懷民引見：「這是大媽，這是大嫂，這是大姐。另由廚房走出三個，是二妹和三妹四妹。」

大媽的身體不高，臉色蒼白，手指更白得使人看不見血色。幾個姑娘都隨母親，大嫂却身量高，臉色紅，顯見是來自別人的家裏。但在對人的機靈來看，兩個眼珠都是亂動的，有着同樣地方同樣年歲的女子所沒有的清脆的聲音。

說了幾句例來的寒暄話，就由田太爺說到正題了：「大姑娘！懷民說聽聽你的詩。那一天我碰見他爸爸他爸爸已經說過，故此今天來了。」

他用了商確的口吻問那個坐在椅子上不時把眼望一望牆上的畫的姑娘。

「可以！可是……」

「走！到妳那屋去罷！」

懷民叫他田大爺的那人不等她說完，就截斷舌頭。但她似乎仍需要話說完，故一邊揪她竹簾叫懷民父子走出屋子，一邊又作出害羞的口吻：

「喀！我這雕蟲小技，不能入大雅之堂。請您別笑話，請大哥別笑話！」

「她這真是雕蟲小技，不能入大雅之堂。請您多指教，請她大哥多指教！」

話像說相聲似的，田大爺爲女兒習誦。上下牙一動，又笑了。

「正格的，懷民多大？」

「二十二。」

「那是她大姐大，大兩歲。大的是姐姐，小的是兄弟，你就叫她大姐，她就叫你兄弟。

哈哈……」

屋子裏有書桌，有寫字檯，有字圖，有鐵床，床上放着蚊帳。

寫字檯靠窗，窗有紗，藍色，由裏面往外看十分清楚，夏日太陽或能照窗，後院從樹影

以窗口射進來，映在桌上放着的「詩韻集成」與「康熙字典」上。

一隻小茶几上有一大正琴的匣子，在牆壁上掛着一簾。

兩個老人坐在小茶几兩傍的椅子上閑談，兩個年青的則坐在寫字檯前。

「可笑得很，請您給改正改正。」

銀鈴般的聲音，一本黃皮的詩呈獻到復民的眼前。裸露的半截胳膊也同時入他眼內。

「對啦！你給她改正改正。」又是老的幫腔。

「她這就是胡鬧，自己繃了幾首，託一位老秀才給改正，然後再抄到這本子上。女子第一個還是女紅啊！」

他又不自然的笑笑，對面的老者對詩文本不在行，「女紅」云云更是不解，但又不能不敷衍。

「好麼！女才子麼！作詩可不是容易，從先講究作詩，哪個翰林不會作？不會作永遠不成！」

「這不能叫她用上完全力量，因為——女紅最要緊哪！」

他把後幾字說得特別響，他知道對方會推測，不能用上完全的力量有這末好，如用上完全力量，更好得幾倍了。

「『女紅』就是針線活呀！針線活要緊。別瞧新式女子，會吃飯不會作飯，會穿衣不會作活，有學問又算老幾？我教這幾個孩子，不能總學針線活——女紅，又不能全不讀書。不然，現在瞧一個書瞧一個報的够多麼拗！」

他解釋完了女紅，又把他教育的方針說出來。不過對方把這話早已聽過多少次，且知道



麼幾個姑娘在本地爲空前絕後了，故不甚稀奇，只是把茶呷着。慢吞吞的說：

「難爲您，從小這麼調理！」

「哈哈！」

他又笑了笑，作爲話前話後的序跋的笑永不能忘去。

「不過她們倒是不虧負我這份心。大的學作詩，您瞧已經作了一本，老秀才很誇獎她。二的呢，畫山畫得最好——那誰，把她畫的那幾張給她大哥瞧瞧！哈哈，三的呢？……」說到這裏，就照一向對人講話的神氣，突然不說了，只豎起眉毛，撮上嘴，意思是叫人家催促再繼續出來。但對方向來是不問詩書，對此沒有什麼興趣，正圖找一個機會來談天氣與糧價呢。今見他不言，自己當不便「唔唔！」的答了，正是一個改變話題的機會：

「天氣？今天倒是也不算太熱，記得前十幾年……」

「三的呢，哈哈！寫小字寫的不錯——給她寫的小字叫她大哥看看！現在學堂裏不講究寫字，中學畢業的也未必如我們三姑娘寫的好！哈哈！您知道爲什麼？」

他揚起頭來，把嘴叨起烟袋，找洋火欲點烟。

「大姑娘：洋火呢？」

那兩個年青人雖都是談論詩，可是其中一個正未能忘掉從小受的訓練——來人之詩，替

父點烟。不過老的談女兒的特長正有勁，把這排場忘了。因此小的也一心一意與來客並坐着談話。聽到了老的這句話，趕緊站起來走過去。

「不是就在您手底下呢！」

「吃」的一聲，洋火划着，她一手扶着烟袋鍋，一手用火往上點。走的閉上眼，像是平日總這樣享受似的對來客誇張着。「嘆」的噴出一口烟來，兩隻眼才張開。不過來客正用右手捂着茶碗的邊沿，眼往窗外望。似乎未加注意。

照規矩是來客必誇獎他的福氣與他們女兒乖了，「嚇」用了稀奇的口吻：「您瞧，您多造化。我就沒遭福氣！」接着再抱怨自己的兒媳或女兒不懂事。

但這期待已經失敗，來客只默默的呷茶，用芭蕉扇無意的扇着空氣。既不追問，也不抬頭看他，好像根本沒聽見一樣。他感到不很得勁。又看來客又要開口提別的話了，就趕快提高聲音，鼓勵似的大聲說道：

「我對孩子們就是厲害點兒，不聽話可不行！」

「是！這麼才算對！到婆婆家不受委屈呀！」

這答話不很使他滿意。「婆婆家」，那是應該對什麼樣的鄉下姑娘說的話？居然有人當面來說這個。把嘴歪了歪，就要駁斥，但忽而覺得對方不知道轉文掉書袋這些事，碰巧還許

會有更……說出來，故鄙夷不屑似的口吸了一口烟，用力的，想在一口氣裏尋回點侮辱的，……

那……詩牛，也是滔滔不絕的談話，他則默默的隨意翻着詩看。

「這『還須世外覓桃源』有點出世的意思，好胸襟！」

「……！」她笑了。

「你倒是看得出來！」

「這句是不錯。」

懷民回過頭來向田大爺說。那個田大爺不慌不忙的吧嗍兩口烟，看烟嫖嫖的升上頭頂，又看烟被一扇扇子到一邊。忽然對坐在對面的懷民的父親說：

「懷民可不錯！還看得懂她的詩呢，小學畢業也就難得了。」

「他倒是用功。又因為小時讀過九年私塾。」

「唔：怪不得，不念四書哪能看得懂這個！他大姐就小時候在家念，我教給她，念完了講。要不，哼！……！」

「他倒是也念過一點詩，自己瞎念。」

「噢々！噢！他看過聊齋嗎？」

他這麼鄭重其事的問。懷民回過頭來。

「看過幾篇白話的，在報紙上。」

「那不成，把真意都丟了。還是看原本的。喝！那句法章法，喝！——我就常給她們講以後禮拜有工夫可以來這兒，我給你們講。」

「對啦！有工夫找田大爺來，還可以學點正格的。在學堂都就誤了。唱歌賽跑什麼事？」

懷民的父親這樣說。

「來罷！我們這兒不會客氣，性情都太直。常常談談來够多好！」

「得，我們該走了。」

懷民和父親走出大門，田家一家送出來，都說「有工夫可以來」，小叭兒狗隨在後面跑，脖子上的鈴噹丁丁的響，牠也輕輕的吠着。

路上，父親問懷民那個姑娘如何？懷民說：

「倒是不錯。……」

「不錯罷！」

父親才要接下話頭再說些什麼。却被懷民又說一句話給打斷：

「可是也不好，派頭兒十足，有點假門假事。」

「人家的姑娘就是那麼教的，對人嘻和藹和，不怕心裏對你恨得牙根子八丈長。」

懷民就不往下說了，低着頭跟後面走。

正是吃晚飯的時候，胡同裏沒有幾個人走路。懷民看看前邊走着的父親的影子，慢慢的數着脚步，走回來。

遠遠的樹上還有幾聲蟬鳴。

## 六

第二次去田家的時候，懷民記得，是在第二個星期日的下午。

田大爺正抱着小孫子在院裏玩，南房的陰涼很長，小孩把小狗放在他自己時常坐着出門的竹車上推着走來走去。田大爺光着肩膊哈哈的笑。

聽見了門環響，小狗就在車上汪汪的吠，田大爺把小狗抱下車來，小狗就隨在他身後去開門。

田大爺又滿臉堆下笑來，把懷民讓到屋裏。立刻屋中人都放下了活計來陪他談話。

田大爺爲人以爽快得名，三兩句話後就叫懷民去看她的屋裏，自己坐在中間圓椅上，右

腿放在。地上蹺着，手持着一本聊齋誌異。叫大女兒坐在右邊，懷民坐在左邊，他呷着茶，就開始翻書。

「今天，我給你找一段，你給講講看。」

他着懷民說。那邊的她笑着，由綠旗袍的開叉露出的大腿在活動着。白襪子外面穿黑色皮鞋。鞋尖與鞋後跟輪流着地，踏踏的響。

「大兄弟可不要客氣呀！到這兒與到你家裏一樣。」

清靜的笑聲裏夾雜着幾句話。頭往上揚，右手隨着的摸着下巴。這邊的懷民十分害羞，臉紅着，「唔，唔」的聲音只有他自己聽得到。

「他太腼腆，太老實。」

田大爺對姑娘說。原本把頭往右邊歪，又把頭施向左邊，轉了大半個圓圈。

「她如同你親姐姐一樣，不必發怵，沒什麼關係。這怕什麼？」

「我們這裏。不會講俗禮，你最好隨隨便便。他心最實誠不過。比如說，留你吃飯，你要說不吃，不管你餓着肚子不餓，他也決不再讓。他最膩煩這個。你別客氣才好。」

「我就不會客氣，我決不客氣，我恨客氣的假禮兒，活了快六十歲，就是這樣。」

「你瞧這一套，你不会客氣，你又決不客氣，你又恨客氣的假禮兒，你又快活到六十歲

了，你又……」

哈哈！可不是，我就是這樣。」

他得意的笑着。右邊又加上吃吃的笑聲，像是笑他這一套近乎「客氣話兒」。

他又吸了幾口煙，喝了一碗茶。

他把聊齋這本書翻來翻去，到一頁憂然停止，把書推到懷民面前。

「你給這個講一講試試！」

那邊的她因爲不知翻的是那一頁那一段，故此把活動的脚停止，立起來伏在寫字檯上，兩臂下部支住了身體的重量，兩脚登在椅子腿下部，仍顫動着。

「！唔！唔是「連環」！這一段不錯。」

但老的不言語，看着懷民把書拉到跟前。他只把烟袋鍋磕着地，又舉起來用力一吹「夫」的一聲，未磕淨的烟灰飛起來，又落在地上。他把烟盒拉過，眼仍看懷民，兩手裝烟邊裝不滿袋。

「這我倒能講。」

懷民附着頭說。

「你講罷！你瞧這客氣勁兒的。」

說話的身子歪着伏在桌上，快與懷民挨上了。懷民原先不覺得，聽了聲音，同時閉了髮香。無意的抬頭，一張乾淨的白臉對自己注視着，眼球二枚在眼眶裏轉，頭髮披散開，過了耳朵與口的中間。

「……………」

「……………」

「講的不錯，不錯！倒是念過幾天私塾好一點。」  
他已把烟裝滿燃着，一口一口的吸着。說話時正啣着烟袋，不很真切。

懷民仍舊往下講，到一地方突然咽住，臉紅起來。

「什麼？什麼？」

他把烟袋交與右手歪過頭來瞧，少時又仰起頭來吸烟。烟葉似乎很潮濕，吸不着了。他又划一根火柴燃好，噴兩口烟，手不經意似的說：

「『握』者攥也，古時管小腳兒叫『蓮足』，『其』是她，就是，攥着她的腳。」  
他解釋一下，忽而覺得這不說出來是爲了不好說，却並不是不會講。遂對懷民說：

「這有什麼？有什麼說不出口的？」

懷民接着往下講，似乎有氣又像是有風吹着自己的臉。抬頭一看，一個笑臉對着他。



只得又低下頭去。

「他不錯，他比學堂出來的都強。」

他對着姑娘說，姑娘「嗯々」的答應。他又提了嗓音。

「他懂得點經書啊！不是總「大狗跳小狗叫」的。」

「我大兄弟也真老實，沉靜樸實，當之無愧。上咱們家來這麼多人，都是跳跳蹦蹦，哪個有這麼好的。這麼像小……我就喜歡這樣……」

她說到這裏並不再說，只是帶着嘻嘻的聲音在微笑。但老的却接過去：

「哪有像你們是的，比小子還愛說笑。」

「別比我，嗯，別比我。」

她態度非常莊重，用了慢慢的聲調：

「比我不就都像小子了？」

哈哈的笑了一陣，又由女的接講下去。講到「鷄頭肉」三字，她把頭也低下些，窘了些羞，但聲音又是那麼清脆如小鳥：

「就是女人的「啞々兒」，像河裏的老鷄頭的樣子。」

一會，止住講書，各人皆拋去「文學」不談，把其他事取來解悶。田大爺問僕民去工廠

學徒已經幾年，每月多少薪金，家裏還有什麼進項。懷民說自己的不得意，極力想爬出這道關口，以免墮入「下流」。他與她皆勸他忍耐，「大器晚成」，與懷民聽過不知多少次的另外一些地方一些人說的話一樣，成爲交際方法的勸勉之言。

回來，懷民像失落在田家一件東西，似乎十分緊要的東西，是什麼呢，現在無從說起，將來也未必說得出，只覺得心裏空空杳杳。他想不到星期日去找，且從此時就預備如何找法。

母親問懷民，田家的人是否如她所云，懷民說她們在應酬人方面都富餘，在學問方面只不過哄一哄下人罷了。總之是「此地無殊砂，紅土爲貴。」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特點。可是母親不贊成這意見，說自己這樣家庭，如能有那樣兒媳，真是憑空而來的造化。末後仍是噓一口氣，說懷民的運氣老不來。

懷民睡得很熟，夢見在工廠工作，工務長催的真厲害，把老狄這麻頭目說了一頓，麻頭目受了氣，又循例找徒弟的錯，自己忽然作錯了活，那麻子瞪着眼走過來。就罷了。

醒來仰面躺着，手正放胸前，知麻頭目真的未曾瞪眼走來，就不去想他了。其實即使與麻子回兩句嘴，頂多脫離工廠，也沒有什麼大事，於是又想到脫離工廠工作別的事，作好事，又多掙錢又得時間看書，家中富起來，許多勢力眼的媒人都來找母親，自己總是搖頭不顧。

意。——這次却仍然是夢。

早起，未曾作夢，即溫習着兩個日子所見聞的一切，心中很快樂，彷彿一件東西在眼前飄來飄去，先是不敢動，怕，後來那東西直到挨上了自己的眼，手，一撈即着。想到到手之時，心身跳得很快。

自此，每當有機會休息的時候，呆在一傍，便把他自己陷入一種沉思裏去。覺得生活太平凡，枯燥，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的太可惜。一方知道遭遇的種種不幸就够好些時日掙扎的，一方却又故意和那反對，肆意的往渺茫的地方去想。間或吁一口氣，似乎想把壓在心上的沉重的東西挪遠一點，但又無濟於事。有時是想，有時是夢，有時在二者之間。

「咱們家就是窮一點啊！……我就喜歡這樣……沉靜樸實……就是女人的嘔兒……」末後，總是被麻臉頭目吓醒，那扯着破鑼的聲音最能把他的聲音吓跑。白天如不聽破鑼聲，夜裏當必不能被那聲音所吵，可是破鑼挨着飯碗，誰能白天不拿飯碗呢？……

宇宙上的一切東西都是變化的，清靜不過是兩次變化中的一刹那。懷民三年來的一分安靜平凡的生活，也因了幾個不平凡的日子，把那以住的慣例打破了。

義軍去城內不常回家，二人不能如往日那樣在一間屋子內待半日了，這半日懷民却感到幸福，但又非常明白，知道後面跟來的是頗何痛苦的日子。他會有幾次咬着牙去城裏閃避，

等到回來聽到有人來找的消息，又不得不改變方針。

他已明白，不是磁石與鐵針，現在已然成爲兩種不同的電子。

自此，懷民心境有些改變，定在河邊照照影子，月光底下看看月亮，眼裏見到的，浮雲落日。耳裏聽到的幾聲蟲鳴，在在都有使他把思想飄過去的可能。

他已由英雄的思想轉變成詩人的思想了，被一種微妙的聲音揉，揉，揉進心靈裏去。

## 七

第二天，懷民到工廠時，晚了一刻鐘。

懷了預備受勞叨的心，進屋門坐下，原來老狄並未在屋，師兄說他爲人管閒事去了。

兩個手藝人也沒作活，只在那裏小聲嘖咕。師弟在張着耳朵聽。

屋裏靜悄悄的，似乎別的屋也不如往日那麼嘈雜，機器都不很響動，因之一片噓噓的聲音就清楚的傳入每個人耳朵裏，

「不準成罷？麻子庄不準說得好罷？」

高個子低低的說。

「也沒準兒，人家要衝他這張臉蛋，也許成！」

「成×巴！別瞧平常有面子，一到錢上就不準成了。哼！他信不信？」

「倒也是，十幾塊錢的事也不算很小，麻子一說，就能叫他走了？說以後由天津慢慢往回寄，要是不寄怎麼辦？誰還花塊錢打火車票去找他是怎麼着。小李這麼精，豈不能放他走。麻子嗎，落一個大沒臉。」

「倒是有法子——」

「什麼法子？」

「除非麻子答應替給，不然，決不能完事。」

「那好，老麻子本來就不够吃飯的，全仗着那個媳婦給人家縫縫洗洗。要是真那麼一來，這可就要了他的好看兒啦。可是，也許不至於橫打鼻樑全答應下來，誰也不是傻子呀！」

「話可是也別那麼說，還大麻子一犯牛勁，也沒準稿子。給人家管閑事麼！」

「……………」

話未曾說出，因為被門外兒脚步聲打斷了。二人皆閉了口。

門「呀」的一響，連三進來了，兩隻粗壯的手臂先把大個子抱住。那大個子本來要與對面的李二禿繼續未完的談話，探着頭，聽着嘴，彷彿要說麻子老欺什麼，不料後面來的人竟和他玩笑起來。他反倒笑笑，把屁股坐穩，一聲不語。

連三見他不理，也就放了手，把口湊他耳邊，但大個子已轉過身來，伸出兩手要推。連三鄭重其事的說：

「不鬧不鬧，說句話。」

「沒話可說，那邊兒去！」

兩隻伸出來的手一推，把他推退三步，靠到懷民肩頭上。他二次湊過來，把眉毛一挑，兩隻手互相揉着，很無奈何似的說。：

「人家說正經的你也不理會，得，我走還不行？可是你也聽不見新聞了。」

他說着就往門外走不過走兩步又退回，這次是跑到那個李師傅背後。

「我告訴你罷！——哼，別抗頭，再來一圓，哼。」

李師傅雖然要躲，已經來不及，只得被他舉着脖頸歪了頭吻了兩下。大個子却在旁邊笑了，哈哈的聲音很大，忘記了正是上工時間。

「喂々！大個子，定「扒」字兒調門兒行不行？喂，矮一點兒茲！」

連三向大個子警告着。大個子果然矮下一個胡琴的調門，小聲的說：

「你這小子，我就知道你「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着好心眼兒。」你倒好，黑天叫人家那麼着，真事兒，白天也學一學，比畫比畫，彷彿你就是「整貨」了。其實，哈哈，這二

靠在你手裏花過錢，你還怎麼着，喝！「捂着半兒跟我充整的！」

這回真個麻子老狄回來了，紅着臉，一屁股就坐下，叫懷民沏茶喝。

那邊的兩個人早就互相撒了手，李師傅去作他自己的工作，達三走過來，向老狄蹲下，兩手放在膝上。

「狄先生，你好哇？」

在每天，老狄必也用嘴和他逗幾句話，今日似乎不痛快，故未說照例的幾句笑話，只把鼓着的嘴略微好一点，勉強帶些笑容說：

「還好呢，來一個大淺臉。咱們爺兒們栽了！」

「這回買賣不順當！」

達三用了嘲笑的口吻問。老狄的麻臉特別難看，一個個麻圈裏都冒出一滴汗，把互搓的手止住，改來抹嘴，頭是歪着，把思想都集中一點，對達三的玩笑的話當然不理。達三知道這麻子必有心事，就搭訕着出去。老狄在那裏自言自語：

「這怎麼辦？怎麼辦好？……」

「怎麼樣？靈不靈？」

大個子問。

「咳！我這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張萬山他一個徒弟，哪兒有十幾塊錢就當時拿出來？不拿出來不是那位李爺就叫他走。我以為給他說說，叫他舖蓋留下，回家拿來錢再取，那位李爺不幹，叫我，這不是叫我中間人難堪嗎！」

「你真愛管閑事！」

大個子聽了聽也沒辦法，只得說一句話湊湊熱鬧。他對面的李師傅卻不很明白這回事。

就問：

「到底是因為什麼短的這麼些錢呢？」

「因為，嗯，這也不是誰借誰的。是張萬山在飯舖吃飯李爺給扭的話，人家飯舖自然朝保人說話。萬山一走，這十一塊五毛錢的眼非得李爺背起來不可。所以李爺拉着他，說到飯舖去一趟，只要老刁答應，就叫他走。這下子把小伙子吓壞了，到老刁那兒，他就別想走了，留下舖蓋還得到段上。你別瞧段上那一羣常得老刁點小便宜，到時候還是真有用，萬山就得打舖保才能走呢，請問，他哪兒給我找舖保去？非入籠裏幾天不可。那他就去了？就央告李爺，說是把舖蓋當了先坐車回家，由家裏再往這兒寄，李爺先不用告訴飯舖，抗兩天。」

「按說可也成就了。」

大個子嘆息着說。



大麻子像是得理事，把頭一歪一正，向懷民說話，一手指指着茶壺。

「這茶這麼糊的？末子還在上邊飄搖呢。」

懷民正把第二碗倒給大個師傅，忙把茶碗放下，恭敬的說：

「落了開了。」

「落了開還糊？還不再坐一坐？」

「怕你等不了。」

「等不了？壺裏要是馬尿呢，你也拿來給我狄師傅喝？你是過了三年的徒弟了，你有了師弟了，師弟病了應當師傅去沏茶，幹麼支使你呢？哼！」

「不是……」

「不是，是什麼？你應該拿涼水沏茶是怎麼着？你是學生，你念過書，你比誰都明白。」

「是，我沒留神。」

「你應該不留神？你要沒留神給這壺裏撒一泡尿，我也別言語，低頭兒喝！」

「還不快去換一壺去，還講講理是怎麼着？」

大個子在解圍，懷民又低了頭提着茶壺到廚房去。屋裏叨嘮：

「這樣兒的，別給他好氣兒，屬破板凳的，非勤拾掇不可。你忘了乍一來的時候，倒茶還臉紅呢。那意思是你得給他沏茶才彷彿合式。倒是學生坯子，可惜家裏又不供他念書，跟這兒陪着們裝孫子。學徒學徒的，學的什麼呀，學的就得機靈勁兒！一叫，高聲答應，買東西，跑去跑回來。這三年倒好，一×巴戮不出血來，老是他媽的不言不語，倒像誰欠他二百吊錢是的……」

「是呀！連我的鋪板都沒管搭過。」

師哥也幫着說。

「是，是，得啦，別湊份子『趁火咕嚕鍋』啦！你算那一棵葱！咱們還是說正格的，萬山說是回家再寄錢來，你不是說李爺不幹麼，爲什麼？他怎麼說？」

大個子急於想聽這個故事，把話頭引向另一方面。老狄正喝着剛才倒的那碗茶，口裏噓着氣，聲音像是吃麵條。聽見他問，就把茶碗放在窗台上，精神一振，又想起了剛才喊着難辦的事。鼻子裏不很舒服，便用力由鼻子出氣。使鼻涕出來，剩一些在鼻頭，他用右手心一挾，又復揉搓着兩手。大個子看着沈思起來，就催：

「說呀：爲什麼？他怎麼說的？」

老狄先咳了一聲，然後瞪着眼看大個子。再捋嘴先虛張一次，二次張口才說話。

「李爺當然不願意。他也說得好，他說：『其實沒什麼要緊，在一起作事三年多，這地方不見別處還見面呢。這又不是欠我的。可是，欠我的倒不礙事了，因為我能官錢借給人，我至少比現在強多了。現在我沒錢給你墊，你說走了給寄來，不是先得走？我們從先跟老刁小舖說的是先給完錢，然後再走人，你也許不能忘記。那麼，你前腳走了，後脚老刁來找我，問我要錢，我怎麼辦？他不說你沒給，他說給我叫我給便了，我找誰作證據？你要同我去跟老刁說呢，他也許就叫你走，也許……反正我這個來人不就完事了？好兄弟，別叫我爲難，跟我去一趟！』你瞧够多厲害？那小伙子目瞪口呆，一句話說不出來。本事嗎，人家不說你不給寄來，人家老刁不幹，你還怎麼分辯？把這小伙子說得沒轍沒轍。」

「要是你麼，哈哈你也沒轍！」大個子說，兩隻眼眯着笑。

「實在？我也沒轍。可是我這回是說合人，可就有了話啦。我說：『李爺，這麼辦，你衝着我。叫他給鋪蓋留這兒，自己，找地方借錢回家，回家有了錢再來取鋪蓋。你瞧這麼辦怎麼樣？』敢情李爺早就明白這理，人家早想到了。他說：『不能不能，咱們都在外面兒作事，誰都短不了一時週轉不靈，哪能留人鋪蓋。我就叫他到老刁小舖去一趟。去一趟見了面，他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辦，怎麼辦怎麼好，不是就沒有咱們哥兒們的事啦嗎？你說是不是？』他還問我，這傢伙，有名的諸葛亮，後來小聲在我耳邊說了『不值』兩個字。葛山見我搭

腔，很贊成我，給我作揖。可是我也辦不好哇。弄得我「武大郎盤槓子，上下够不着。」要  
不管吧，揖是作了好些，人都知道我老狄出頭管這閑事。管吧，真打手！我說回來想想法子  
。」

他嘆口氣，表示無法辦。

門響，李仁進來，濃眉大眼，幾根短黃鬚子。門一關，風吹得鬚子亂動。

「狄師傅，怎麼辦？」

兩隻大眼瞪着老狄。

「要不——」

把眼珠一翻，下巴微微伸出，抿着嘴——

「——你不用管！」

老狄聽見這話，心中很不自在，血從心房湧向面部，兩隻鼻孔用力出着氣，孔孔作響。  
他站起來，把咬着的牙張開，突然說出這樣的話。

「那麼，叫他走罷，都衝我說。」

「衆位都聽見了，這宗事就朝着狄師傅說了。」

李仁灑掀開門出去。

不到十分鐘的光景，那個張萬山來了，背上有個鋪蓋捲，向老狄道謝，說不久必寄錢來

不大工夫，老狄作了一件好事。

大個子趙師傅對李二禿說：

「一會兒飯鋪人就來，你瞧着。」

「哼！也不怨飯鋪，他不要賬當什麼作本錢？像這個孩子，也該，也欠！」

「對了，他爲什麼『吹』的？」

「還不是爲了不愛打加工！八點下班就睡覺，哪兒這麼睏也不是。人家別人隔一天一個夜工，十二點，第二天六點照舊幹活。惟獨他，要不就不加工，要不頭天加工第二天打盹，磕頭玩，那哪兒成！他還說到別處作事去，哼！這兒這麼個鐘點要是幹不了，別處更不行了。城外頭，一天幾個鐘頭睡覺？」

「也真是，城外頭講究三兩個通霄不睡一點不理會。到十二點收工，掌櫃的還說『沒什麼活，早早兒的收了罷！』到那個地方他就別幹了。」

「可是那地方徒弟也掙錢不少，別瞧臉上一點血色沒有。哪個月不算吃飯不剩下個三塊五塊的？我們這兒，掙三塊的就是好徒弟了。」

「累的倒也是够了，躺在床上都攤到一塊兒了，彷彿才一睡着，就被叫起來是的，難受勁兒的！」

「那你出門在外怕受累，不如家躺着去，可就有一樣沒錢進門。」

「瞧他媽掌櫃的多好，跟櫃上一樣，茶來張口，飯來張手，一月一百多塊！」

「你說那個，東家呢，連來都不用來，一月好幾千塊老大洋送到家裏的炕頭兒上。……你不會也當掌櫃的嗎？你不會也當東家嗎？」

「我窮。」

「完了，你就得認命！」

「咱說正格的，懷民要在南城，早就不靈了，這他還總沒精神呢。」

「他，不兩個耳光打跑了才怪呢！」

「他倒是老實，不會『偷雞拔烟裝』這些鬼鬼崇崇的事。」

「老實就是沒用，老實就得多挨幾回！」

「……………」

他們聽見門響，止住了話。懷民提着茶壺進來。

這回水開了罷？」

老狄把那麻臉一歪，下唇往上一拱，什麼都沒他知道似的問。一面喝着碎末茶葉泡的茶。

這以後，張萬山永沒回來，永沒來信！這筆賬應由老狄賠償。他說：「保人不保錢」，與李仁吵過兩次，結果又由別人給他們作作合人，各認一半完事。

這時期懷民很快樂，借給老狄幾塊錢得到了特別優待。晚間因讀書睡覺過遲，以致第二天去工廠晚一些時老狄說：「沒關係，馬馬虎虎！」

但懷民終未能免去另尋新路去的念頭。

## 八

城裏大街是亂哄哄一團聲音，什麼都分不清，早起炊烟與起風時街道，又是迷迷糊糊，使人看不見對面走來的人。大家給這現象起個名字，叫作「熱鬧」。

電車與汽車既同行並走，有時難免磨擦，相撞時多半是在十字路口，碰時很少，即碰也傷不了幾個人，不過倒是能被好談論的人說一說，成爲一時的好材料。因爲電車既只是一家所有，別人誰也能花幾分錢在上面擠上幾站，究竟電車仍可算做非凡的東西。汽車呢，又快又舒服，實在是人們對牠總懷着好奇眼光的原因之一。兩者相撞，圍着一圈人；如回家去說

，多半拿來作一個故事，沒有什麼同情心憐憫心對這些事。

這些人並不恨什麼，不盼什麼，什麼都說是大自然安排下無可避免。無論什麼事在大街上發生，總有許多人站在那裏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看，末後作鳥獸散。

上街有急事的人最怕遇見這個，如遇見一團亂人時沒法過去，繞路走也要誤事。可是倒羣，廖民的遭過本不好，進城就時常遇這種事。

今天就遇見彷彿照例必須有的攔路的事，是兩個人在胡同口打起來，車馬人狗都聚在一起。他必須進胡同口，這樣，基於往日的經驗，就繞路去這個胡同的另一口。

他把車的速度加快，努力地蹬着腳踏，於是縛在車把上的手巾裏的墨盒就來回跑，撞在其他地方就叮叮噹噹的響。

他忙用一隻手扶着，恐怕墨洒出來，摸一摸口袋裏的一枝墨筆，却還悄悄在那裏呆着，掛念已經沒有，就儘可能騎車快走。

車帶落氣修理一次，把時間耗去不少，此時正欠五分鐘，是十點。

他去問門房，考試在哪個屋子，現在不能進屋裏。門房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舊籃球鞋在脚下，一頂快成爲白色的灰學生帽在頭上，兩個眼睛向他翻了一翻，並不理會，仍用一塊破油布擦自己的車，他不得已又低聲下氣的問第二次，門房才彷彿聽見說話，告他往裏面二



磨隨子去。他把車存在外面，只聽門房正在叨嘮，以爲借地方考試，不能借人聽差，並且他以爲對於不作央求口吻的問人者，概不答理是最好的辦法。

十點鐘已過去考試的屋內還是亂聲一片，許多兩三個人聚在一起的小集團在討論什麼似的談話。懷民一方慶幸自己的運氣，晚來幾分鐘居然還可參加考試，一方靜靜的坐在那裏聽四面的說話。

「公務員也不是作什麼？」

一個穿着西服的對另一個人說。他的頭髮光之滑中又有些灣灣曲曲。西服褲子長拖脚面，黃皮鞋就露外面一個大圓頭，他站在那裏就用圓頭踢着桌腿。

「辦公務罷咧！」

答話的是長者，雖然面上並不怎麼忠厚。禿着頭頂，腰有些往前灣，坐在凳上正用右手持着帶了筆帽的筆在劃空。由那腰部與指部的灣曲，很容易想到他二十多歲時會寫過好字，作過好書記。此時正也許思索往日的好夢，無意中被對面站着這傢伙驚醒，故隨意回答。

「誰不知是公務？難道叫你拿錢作家裏的事！」

西服的把頭歪了一歪，嘻嘻的笑。

「究竟幹什麼，我想誰也不知道。」

由西服的後面又過來聲浪了。這位也是「學生式」藍布大褂，黃西服褲，有些微破的體服呢鞋。兩隻手全放在褲子兜裏，身體濕漉漉消瘦異常，面上尤其乾枯，笑就由那乾臉表現出來的。

禿了頭頂的才要答話，被這人搶了先去，但因為話意有些同情自己，却也笑笑。

「那倒是，除了那位（他指着窗外正在漱口的考者），誰也不知道。嗯，不用說我。」把頭轉了一遭，意思是穿西服的太什麼都不知道，不屑與談了。

「怎麼，我就知道。」

西服的頭扭了一下，脖頸不大能轉動，所以連身子一齊轉到另一方面；於是和後說話穿藍布大褂的對面了。他的意思本是要對光腦袋報復一下，給他一個脊樑。藍布大褂却誤會了，想西服必是看自己與他都是青年，把他知道的一點告訴自己。他本站着趕快將褲兜裏的手取出來：「坐下說話，坐下說話！」

兩手全向右邊放着的凳上比讓。西服的坐下去，兩腳撇開，皮鞋跟直立地上，鼻尖指着桌子。鄭重其事的說：「那個人太驕傲，腐敗！腐敗！」

他當然指着光腦袋的說了。藍布大褂却不知道這些事，見他說的時候下巴有些往左歪，以為左邊走過去那個人不行呢。就說：

「真是，瞧那眼鏡就可以知道。可是……公務員作什麼事呢？」

「公務員嗎，不一輩，上至科長，下至書記，凡是在辦公處裏辦公的，全可說是公務員。」

他說完把嘴抿了幾民，兩隻撇開的腳的腳尖，不時的相向的碰碰又相反的撇撇。

「可是他們這次考這個幹麼呢？」

「那個嗎？考上還不知道。合式幹，不合式辭職下野！」

「……………」

原來司考者進來了，小黑鬍子，黑馬褂，大黑邊眼鏡。不知由誰起始，站起來一部分人。司考者正含着一口痰找痰盂，說話很不方便，就用雙手亂擺，許多站起來的才坐下去，許多未站起的也依然站起來一次。

試題發下來，司考者就在屋中來回走動，許多被考者的眼也隨着辦。

「先生！這個公式？」

「我還不知道呢！我連這也忘了。」

「第二道嗎？是 $\times$ 代表二十二才對。」

「噯！噯！那公式是這樣。」

把一個小紙條飛過去，就「通融」了。通融兩字本含禮尚往來之意，已經有認識的自然臨難援手，就是誰也不認識，只要有交換條件，是不愁不變的。

就這樣考試完了。

過幾天，懷民又去看榜，向老狄說有事請假，老狄允許，並命他帶烟半斤，茶葉一兩，當然算是報酬允假的禮物了。

幫人圍在那裏，都仰着頭看，有人把榜前的「下列各生係正取」念得很響亮，有人並正連取備補的各人的名字都念着。

「王龍章也不是誰，第一，真棒！」

「趙占世，第二也不含糊！」

「我才考第七，倒數第四名，真慚愧！」

「我呢，第末。可是沒被列入備補，總算便宜。」

是兩個考中的人在人羣顯耀着，恐怕別人不知道似的。是不能掩却真得意的假謙虛。

二百多人儘够來來去走半天的，垂首走出的路很多，抱着莫大希望而來的也不少。不過正取只十名，備取也有十名之多，大家皆似乎有了經驗，即便考了備取，不過榜上有名，空留懷念日子加多些罷了。故備取者也不揚起頭來自鳴得意。

一個推着腳踏車的大罵了：

「媽的皮，我託這麼大人情怎麼不中我？中他媽關仲青！連名字都寫不正，一月也拿二十塊錢。」

他原是下車瞧的榜，此時又上了車，騎着轉灣。右手按着大喇叭，鳴出有節奏的奇奇怪怪聲音。一部分人就回過頭來，用瞧榜的眼來瞧他。車是最矮把的，如用雙手扶把頭，有類乎伏在車上，他卻扶在中間，尙能昂然回顧，神氣自若。車身縛着紅綠綢帶，前托泥板上安置一個小飛機，迎風飛轉，大喇叭的紅綢與他鞋上的飄帶映成很好的色彩，腰間的束縛特緊，再加以面部表情，很有城裏一般中學生那種隨時可以挨人且隨時可以叫人挨的態度。「媽的！這老爺不指着這個吃飯，整天抄寫一月才拿二十塊錢，是什麼財政部長！他媽的！」

隨後用兩手扶車把的兩頭，將車再繞一週，且用力倒轉飛輪，使他嘩嘩響。因爲有人注意他，他就顯個身手，三五下蹬得無形了。

一片亂哄哄的評論口氣，那個青年茶房仍戴了那頂學生帽，歪着頭看。

懷民當然失望了，不過心中並不怎樣難過，因爲他在入工廠後會考過二十五次事務員練習生之類，這已是二十六次了，也就是落選二十六次了。其中有一次是在一個大學的生物系正，取一名，他則第二，自然成爲備補，直等到未曾考過的人也去作事。第二次又招考的時

候，他也沒有被傳就職。其實所謂練習生，不過作屋內的聽差罷了，然而投考的總在正取名額二三十倍之上，他無親近人給託囑主試者，也就不易取中了。

所以他已不把遺事十分注意，投考者的心理大多視考中爲當然，失敗爲偶然，未考前即慮以後如何作事也是極普通的。可是他，他只是順應自然，隨其任意推移，中否任其自便。故此落選，也如其他在大自然安排下所受的痛苦一樣，並不心冷，實在他根本就未燃起心火來，不然，二十幾次的失敗，使一個意圖上進的青年灰心是極不費力的事。

騎車回來的時候，天氣溫和，正是午時，許多機關學校的職員都下班吃飯。回家去的有妻給飯盛上來，離家遠的，飯鋪小伙計也頗能招待客人，使半日的辛苦解除烏有。與工廠的連回家來回走路再吃飯僅僅用一小時，當然有着苦樂的分別的。懷民在車上正餓，準備騎快些回家吃午飯。

「喂！懷民！」是一個耳熟的聲音叫

他下了車，側面巷內走出義羣來。

「走，吃飯去！」

義羣推了他的車，兩個人進了小飯鋪。

「考上沒有？」

義羣本知他考過，問他看榜的情形。

回答的是一張沈靜的面孔，口眼皆不動。

這種表示義羣明白，就笑笑拍着懷民的肩膀。說一番勸解的話：

「再接再勵！只要機會來到，不定哪一次就中上呢，可不要灰心！」

回答又是無語。

義羣於是就埋首吃飯，不說一句話。吃完，義羣已應上班，遂分別，並定星期日下午回家找懷民談話。義羣自入城作職員每月只發薪水時回家一次，其餘假期則消磨城內了。

星期日，二人相見，義羣即對他說官場中的故事。說有一祕書不會寫公函，一切全靠書肥。有一不識字庶務員只發薪時去蓋圖章一次，連他自己的名字都找不着，要庶務科長替，因為他倆是姑舅之親。有一聽差實不聽任何差使，只因他母親就是處長的老媽子。末了又說到他所在的那屋裏的女職員，是如何的得科長寵愛，整日無公可辦，只陪科長笑笑。

漸漸，他也述說他自己的種種事情。他說先去時總碰釘子，近已由經驗得來學問，對拗奸掬懶訣竅他已明白，故已暢行無阻，近來頗為得力。

當時，他正口渴，一杯一杯的將茶入肚，說至得意處，笑得很痛快，彷彿慶幸自己的成功一樣。

懷民呆在一旁，靜聽這些花樣如何翻法。

他又爲懷民敘說他辦的一件事，過後以爲很漂亮，請懷民記住這種談話的訣竅。他說一個聽差總喜歡告假，一星期息兩三天的時候也常有。因爲他有點人情，許多職員都奈何不得一天，他又告假，恰好遇上我新調庶務，專管他們，他就對我說他家裏有要緊事。我說：

「你家裏有什麼要緊事？」

「我母親老病復發，躺在床上三天了，我必得回家去看看。」

他還把眉頭皺了幾皺。我即拿起筆，打開簿子，作出馬上就寫允假條馬上就蓋章的樣子。忽然像才想起來似的，對他小聲說：

「你要能早些回來就早些回來。你們科裏雖然有三個人，可是那兩個太傻。辦什麼都不行。你們科長真一時離不開你，昨天還對我們科長說把那兩個辭散或調到別的科去，調像你那樣機靈的人去他屋裏，我們科長正在派我調查那兩個人的錯誤呢。」

「你猜他說什麼？」

義羣看着懷民的險問。懷民對這些却茫無所知，聽他說下去，又給他斟了一杯茶。

「他說：

「我母親病我必得家去一趟，可是太忙的時候也就沒法子了。我這次是送丸藥去，反正



親眼看着，老太太不也是照樣的病嗎！那麼，回頭要有順便人，叫他給帶回去，我就不回去了。噢！公事忙，沒法子！」

我笑了笑，點點頭，他下去真個沒走，且好好的幹了不少日子，直到我又調到別的科裏。

懷民說這事要歸他辦，他必得申斥那聽差一頓，不準告假，結果被他暗中懷恨。如總還麼辦事。因此即被辭退也未可知。義羣說他一定幹不了，能幹下來兩三個月就算不錯，且釘子碰得一定更硬，更多。

最後，兩個人討論起處世問題來。前二年，二人本一致，均未磨滅青年之坦白真摯的一顆心，義羣進城後，二人久未暢談，對於相歧意見尙不曉得。今日有了這個機會，便毫無顧忌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了。

義羣是大哥，先談自己的意見：

「我看，依我這些子的一點經驗，專靠直爽的性格去辦事是絕對不成的，必須加上一半乃至整個權術才可悅人之心遂我之願。」

「所謂『權術』，是否如三國演義所說，曹操在夢中殺人等等事呢？」

懷民所知不離書本，雖然在工場作了幾年學徒，但並不與人有何交接，對人情世故尙未

熟悉，舉例自然以書本上的爲限了。

「權術當然不只一種，曹操夢中殺人當是其中之一。在社會上混飯，假作夢以殺人叫人知道不敢向我行刺之類的權，有時也是必要。如對要欺負你的人說出你以怎樣打架，怎樣不怕事，也可以警戒他，叫他不敢惹你。——當然你是沒有你所說的那麼厲害，爲使他害怕，吹着一點說是免不了的。」

「有時爲達到『夢中殺人』的目的而犧牲一兩個被殺的人，也必要嗎？」

「那，也難避免！」

「這樣說來，我不贊成！」

懷民本是坐着談話，說到這裏，站起來，態度也非常莊重，像是辯論會裏到了一個勝負的焦點似的注意着義羣的答話。

義羣並不吃驚，並不改換右腿放在左腿上來往活動的姿式。在前幾年並不如此，早也站起來反駁了。如今在外面作些官場中事，把自己鍛鍊成對任何反對的事都一點不着急的鎮靜態度。於是他不言不語，把茶壺裏的茶倒上一碗，用右手端起先喝了一口，然後緩緩的閉口。那似乎欲使懷民明白，在態度上他已勝利了。是那裏一點也不慌忙的談話：

「你不贊成，我自己從也不贊成。我知道吟兩句『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

滋味在心頭」有意思，那不行！那是詩人詞人，就會「形容憔悴，面色枯槁」去在灑畔行吟，屁事都管不了。大英雄即使不識字，也必成大業，就是他有一種權術在心中。如劉邦，朱和尙，都是有權術而成了帝王，豈是「揮淚對宮娥」的李後主輩所能及？所以我一改前幾年的態度，反倒崇拜朱劉一類人了。你呢，我看還是小孩兒脾氣罷？」

「我現在還是和從先一樣，反對那種損人利己的所謂權術，雖然不用權術有時會自己受害。所謂權術，即是只講目的不擇手段的意思。如劉邦，見父親將被烹而不担心，朱和尙的對建國功臣肆行殺戮等等，簡直作的不是人應當作的事。你崇拜他，哈哈！你也……」

「不是那麼說！」義羣這次稍微有些着急了：「我們爲求生存有時不得不如此。拿我來說，維持現在的職務就得未先用一點心，否則不用求上昇，現狀都保不住。」

「難道都是如此如彼？」

「我們的同事，簡直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你，不過其中之較好者而已！對不？」

懷民笑着對他說。但是他不理會，照直講下去：

「你不隨羣不成啊！拿處長說罷，一年之間，除了他太太與他的生日之外，據說老太太太太也辦生日。在哪兒辦？老家！這裏誰瞧見過老太太爺的一根毛？可是，憑他一說，屬下的

禮物就得送上去。人家送銀盾，掛壽幛，你不簽名算一份？半個月薪水就白花了。」

「於是你們如昇上高位，必得也辦上十個八個假生日吧？」

「我也當不上大官。」

「當上就要實行你的權術，比他們還厲害。」

「不過也分人分事。比如對你，還有什麼權術可冒嗎？對別人，那小法術也要施展一下

。

「是咧是咧！哪一個臟官沒有幾個至親至近的人？他們對那些人也是不施展小法術的

。」

說着，外面進來了義羣的弟弟，說是家裏有人來找，義羣就走了。

夜裏，懷民躺在床上時，不由得想起了白天的一席話，想不到義羣那樣自負的人，也沾染了許多「官場」上的習氣。可是又想到，不那樣是否能維持事情不被辭掉呢？又是一個難題。但，結果他總覺得不論受到什麼困難，青年都應當不肯同化，卓立人羣，如遇到一點黑暗就投降，黑暗的勢力更濃厚，後來者更無法子了。比如工廠內學徒也不被同化，義羣也必有不同流合污之道在，不過他不肯費力，只靠最簡捷吹牛拍馬吧了。他想到這裏，就歎一口氣說道：

「什麼叫權術？講求最高的損人利己以升官發財的辦法而已，沒有別的解釋。」

他又想到義羣當時的不願意的神氣，爲從先所未有。以先兩個人會熱烈的辯論過關於「文學」上的問題，都是說過就完。如今義羣既染上了官場習氣，恐怕未免要生氣。以後當必向他解釋一下。

他忽而覺得自己的事情苦，又聯想起以先義羣說給自己找事，至今還未找到。母親會說再催一催他，自己以爲既是好朋友，自然時時掛念，不必催囑，有機會就必告知了。可是他這些日子並未提過這事，而且連來家的次數都減少了。

又想到田大爺問自己的薪水，田大姐向自己笑，有意無意的向自己面上吹氣，想到妻子，想到一男一女在一處……末後，愚索總落在女人身上了，把精神全凝注在那裏，遂渺渺茫茫就遇見了田大姐，她很客氣，只笑一笑就走了。自己又恍然如在一陌生的地方與一不相識的女人談話，一面又用眼睛互相瞟着。突的一跳，就在那女子跟前，可那女子只是笑……

他醒來了，突然覺得身體上有某部分極其興奮，用神經都控制不住。知道了危險的山崖邊，但已收不住馬，且又覺得墮下一次也好。

## 九

懷民清早起來，身子軟的酸，骨節接筍處有些動轉不很靈活，發懶。然而，他並不覺得

驚奇，極力振作着。

太陽還未出來，月亮則正在西邊照耀，天氣不算太冷，雖然初冬時候且已經落過兩次雪花，可是這幾日特別溫暖，像早春天氣。他穿的是藍布長衫，裏面的是古銅色大棉襖。小棉襖未到穿的時候，熱天的汗褂與背心仍在穿着未脫。手套是線織的，薄薄一層，秋天騎車用的，在此時有些過景，可是近二日的天氣尙還不覺得冷。

他每天不能這麼早起身，因了昨晚的前半夜失眠，後半夜作了那個快活的夢，醒了就睡不着，只在床上思索許多飄渺之事。所以天才亮，就穿好衣裳，預備去工廠。

在初去工廠的時候，每天起的特早，路上如不熟悉就非點燈不可。近來總算熬出些幸福來，不必太早去，只要在六點鐘打過動身，就可以了，偶爾晚去十幾分鐘，也不必向麻頭目背一套謊辭再挨頓教訓了。

今天稍早，早霞猶紅。他就乘車在曉市間走。

有許多人都在辦了所用的貨物往家走了，揹着兩個大筐的，筐裏必是花生瓜子之類，每一種有個小蒲包。背着一個蔗籬的是賣油條燒餅的，才蹙了貨往各胡同吆喝售賣。

市上有燒餅鋪，不賣一個兩個，專烙來售與這些小販，每人至少一百個。那些比較貨蔗籬乾淨些，人再和氣些的，每天三四百個也說不定。這鄉鎮當初富過，看遺留下的那些個花

園就可知道，看那些個廣梁大紅門也可想像那時的盛況。爲伺候皇帝避暑，各大臣在附近多蓋了別墅，將自己的家眷也移來此地作夏日的避暑山莊，因之直接間接就把這地方富起來，不次一個小城市。後來雖然日漸衰落，也仍有當初貴裔在此地落戶，把熱鬧的街市維持住。

那家燒餅鋪在百年以前就有，把燒餅研究的非常好吃，當初人都歡喜照顧他，現在雖有三四行也仍照那局式開了燒餅鋪，這鋪子不免受些影響，可是講究吃食的，還必指定要是這鋪子的貨他才買。如小販購人，那些人一吃便知。

鋪掌莊王，祖宗烙燒餅得名「燒餅王」，現在人也習慣的把這名稱呼他，他既仍指燒餅鋪爲生，自然不便否認，在無意中答應的很好。

說是燒餅鋪苦，他却仗着祖宗留下的好名與一點手藝，漸漸把買賣擴大，也買了五六十畝水田，房子也收幾個地方的租錢，儼然成爲本街的一名紳商。商會會長也和他拱拱手，稱他王大爺。

懷民在他門口走過，聽裏面伙計把趕麵杖敲得亂響。王大爺則袖着手在屋中閒談，用眼睛一閃一閃瞟着給小販數貨的小徒弟。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九十，九十五，一百。」

數到這裏，小徒弟用右手大指的骨節抹抹眼，算是完了一樁事。那個小販却不如往日那樣背起菠籬就走，抬抬頭看燒餅王正在向這邊斜視，他就點手叫：

「過來！掌櫃的。大喜的日子還不多給我幾個？」

「哪兒哪兒？」

掌櫃的一邊說着，一邊笑着，就走向前來抓三個燒餅給他。

「得！聽喜信，等喝你的喜酒了。」

那小販就走出來，見仁民正望裏面看，就向他吆喝：「大燒餅大油條。」

仁民未理，他正望着燒餅王那種從容的態度。燒餅王歪着頭聽着另一個小販的問話。

「怎麼，成了嗎？」

「遠着呢。『八字還少一撇』呢。」

燒餅王一邊說，一邊用右手埒鬚子，嘻嘻的笑。

「什麼喜事？大少爺說鳴婦？大姑娘出門子？」

另一個小販問。燒餅王站立不動，把右手放下來摻鼻涕，響了一聲，就把大褂的底襟反過來抹刺在鼻頭上的。這已成爲習慣，在他小時就隨意的用圍裙抹，而今已不必再在「灶上」作活，却未能改過這習慣，不過代替的是大褂罷了。他放下大襟就答這問題：



「說兒媳婦罷咧！」

「哪兒的姑娘？」

小販本是低下頭來裝飾他的燒餅菠蘿，把一個個燒餅都面向上，油條是一種一堆，竭力使牠們好看，以便引起顧主的食欲。但問這話時却忽略了這點，把排列好了的油條倒在燒餅上了。

「哪兒的？哪兒的也沒有你老趙什麼事！按着道兒走，別打聽啦！」

那一個小販背起菠蘿先走了，到門口回過頭來打趣這個老趙。「小狗日的！你管我幹麼？」

但等他跑出去時，那個早咚咚地跑入人羣裏。老趙又回來問：

「是本街的嗎？」

「是。田洪亮的娘娘。」

「好！那可真好！是哪一個？」

「大的。」

「個兒不高？」

「是。」

「好！識文斷字，女學生一樣。」

「女學生倒不成。這個聽說最能過日，炕上地下都成。再幫我算算賬什麼的，倒也不錯

「那是！天天買我的貨，帶那個小孩，她姪兒！」

「他媽的他媽還不樂意，說是不很老實。怕她過不了苦日子，瞧她上街穿的衣服太乾淨。以後她要不服管教，念過書的人可不好鬪。」

「其實不障事，他們家過的仔細。有錢是有錢，可是能打算盤着呢！」

燒○王一聽這話，引起注意，就向小販打聽。知道她家裏怎麼按好了洋火爐作樣子，一冬天只年節升幾天，爲的是叫拜年來的人瞧着好看；怎麼客人在她們家裏吃過飯的很少，因爲如不一讓就吃，她家絕不再讓的，且因此田洪亮博得耿直之名。說田家的姑娘左挑右選都不合式，沒有好模樣兒，沒有好資格，只全仗這一點機靈便向人誇示，開幾個大買賣的少掌櫃都不要的。不過，在這燒餅舖裏，得這個人就太好了，這細子的少掌櫃也就够美了。

小販老趙說到這裏，特別興奮，先走過去拍一拍正在拿一根鐵箸往出鉤油條的少掌櫃。口中帶出羨慕的意思向他說：

「瞧那黑皮鞋白洋襪子，還有那半截白大腿，够多麼鬪弄人！伙計，咳。她得了勁，你

小伙子就不能起五更炸油條了。」

少掌櫃正瞪着眼睛看油條在鍋裏轉，對以先的話滿不知道是說什麼，只有剛才的一句很聽得清楚，由這句話就可推定他說的是那樁事。於是把油條放在一個鐵爪籠上，就要過去摸他，倒不一定是報復那幾句話，乃是引起他的興奮，遂也如往日，欲用兩隻帶了班班點點油跡的黑袖子去箍老趙的腰。但一眼看見老掌櫃正把眼注視這裏，遂作個式子打了哈欠。這次只得用口說：

「你不會叫你爸爸也開一個燒餅鋪嗎？」

回答是嘻嘻的笑。

「還沒一定呢，別起鬨！」

老掌櫃鄭重其事的說。

「沒一定呢？」

老趙把頭扭了扭，菠蘿的皮帶就跨上肩頭。又試一試重量勻不勻，就擡起來，繼續着說

「那我先去她家門口，她必出來買我的燒餅。我和她講好了，白給她燒餅吃，先給她破了，看你吃剩貨！」

樂嘻嘻的走了出去。

老少二掌櫃都微笑着。

懷民到工廠時，晚了二十分鐘，自己只知道酸懶無力。上一次曉市，又增加了心的酸懶，故垂了頭聽別人一邊作活一邊談話，並不答腔。

「頭兒今兒個就不來了罷？」

高個子趙師傅這樣向着對面坐着的小李。

小李正在思索着昨天下午的一件事，把心思馳騁在那事上面。經他突然一問，就一怔，然而也答話了：

「她上這兒來幹什麼？我上她那兒去！」

「哪兒？倒是哪兒？他是誰？扯雞×蛋！」

他知道是被小李聽錯了，就申斥他。

「你問的是誰呀？什麼來不來的？」

「誰呀，我，你，他！扯雞×蛋！」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你呀，不知道就不知道罷！存在心裏也是一塊痛！×蛋！也不是什麼呢，難道麼近說話也聽不見！」

「你倒是說呀！」

「我問你，工務長！胖子！」

「他呀！噢！他大後天就娶兒媳婦了。今兒個許進城去了。」

「這不得了！還聽不見？」

「我這兒惹事呢。昨天下午遇上一件事。可是——也不敢說一定是怎麼樣。我正要對你商量。」

「什麼件事？嘿！真有運氣！」

高個子說完話就用舌尖一唇，靜聽小李發言。

麻臉老秋插言。他端起茶碗喝一口茶，茶熱，故發出嘩嘩的響聲。

「沒什麼事？得！我不說。哼！才十八歲，嫩！哼！」

小空賣一個鬪子，就把手加快的活動，不理會那兩個人，只是作活。

「不用管他，你說你的。——什麼件事？」

高個子低聲下氣的問。他急於要知道這事。因為例來一提「俏」事，總不離女人倒貼，

女人自惹這些事。人家都願意遇見情事，每晚都在附近閒踱，穿了特作的乾淨衣服。女人附近人全賴營盤內的老總維持生活，以菜肉作買賣的自然很多，另兩件營業尤其發達，即是靠了有幾分姿色的娼婦，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迎接那些中尉少尉，大財不能發，每天大米白麵是不用發愁的。作丈夫的只要不太氣盛，把頭一縮，專過給媳婦看孩子與買東西的生活是非常舒服的，故因了需要，有許多人家特意搬在這裏來。另一種營業是西醫，副接的靠着一種營業而有「六〇六」「九一四」可打，花柳病的病人不怕花錢，把一次應癒的病勻開來分三次癒，以便多得診費，也成爲此地幾個西醫公開的手段。軍隊多，暗娼多，西醫也多。軍隊是保護人民的，娼家是使軍人快活，西醫是免去軍人的不快活，直接間接算爲國家盡一分國民的義務。

有時軍隊開走一部分，此地營業自要受影響。然而不能就關閉一部分，因爲說不定那時就又開來補充，營業或許更加茂盛也未可知。但在新舊交替之時，實在還是不免冷落，故工廠工人在此時甚受歡迎。雖沒有什麼大油水，維持生活總有富裕，每到晚夜，有許多抹了一層白粉的白臉，穿了花緞子鞋站在門口，或在小僻巷內作出閑步的樣子給工人機動手，然後講好價回到家裏招待。

不過也有少數軍官的家屬，也許是在此地長大新近嫁給軍官的，也許是軍官由他處接來

因爲突然開走，一時沒有穩定住址，暫把她放在此地住着聽信的，但總之都是年青床空守的官兒太太。這些人平日在食色二慾上都得過滿足，丈夫走後則感到虧欠是必然的。食慾缺欠的招引一兩個有錢男子玩一會，飯就有了辦法。色慾缺欠的，自然是只有自己與了頭多多注意男人爲先決的條件了，遇見面容紅白相映的漂亮小伙子，不論自己花多少錢，也都樂意。她們當初就是被丈夫強×而不得不嫁給他的，丈夫開走以後也說不定就許永遠見不着了，作軍人的保不定什麼時候把命送掉，同時更說不定，也許又在另一地方強×了另一女子爲媳婦，都使她們不能堅守所謂貞操。

趙大個子就是問題的這個，所謂僥倖，即是給官太太作男娼而得到了金錢的報酬。實際上，招男人的官太太還是因爲「食」的較多，「色」的實在太少，且一些機緣也不易輪到工人，儘有許多當地的無業流氓天天把背頭抹上油在僻巷裏晃。可是少數也是有，不易輪到也是有時輪到，輪到才值得一提，才算可貴。故一提到這事，連新來三五個月的小徒弟也張着耳朵聽，聽到緊張的地方也不由得紅了臉，藉個事故到廚房自己揩撲去。

趙大個子一向再問，小李就把昨天的遭遇說出來。他說，在十八響胡同裏碰見一個小娘兒們，穿着綠大棉襖鑲紅邊，粉緞子紫口的小腳鞋，頭上帶朵絨花，顫微微的，臉是抹胭脂與粉，紅是紅，白是白。那時她也不知爲什麼笑了，露出口裏的黃金牙，閃閃放光。以後

這光閃了好幾次，都是在她回頭看見他跟着的時候。他雖想想要吞那金牙，向趙大個子要辦法。

趙大個子點點頭，並不言語，仍舊作他的活，一面露出「老江湖」的神氣，以爲不值當大驚小怪。小李却耐不住了，問他有什麼法子可以伸進腿去。

「你知道她在哪個門裏住不？」

「不知道。」

小李失意的答，臉上是那麼懊喪。

「這是頭行兒，不知道在哪兒住可怎麼找她去？」

「可是她說了這麼一句話，對那個烟捲關子掌櫃的：『街裏街坊的別多賣我們錢！我們團長在這兒的時候，哪天不買你三盒五盒的！』我想……」

「想什麼罷！這就有門兒！賣烟的叫黑心趙，不是淨指賣烟，常拉皮條。你年紀輕輕的懂得什麼？」

大個子笑嘻嘻的，渺視小李。小季年紀小，二十四歲有好些個不明白的雖然好追女人的心比別人不弱，如果遇見同一機會，他成功的成分絕對差的很遠。人就怕沒經驗，「沒經驗就不能爲抓住俏事」是大個子常對小季說的話。大個子今年三十二，有經驗！到過天津，整



夜在落馬湖泡，不懂得點什麼還成！

「伙計！你等着，我給你打聽去，她只要是找飛食兒的，你這「鷄」是不愁沒「鷄窩」的。哈哈！她對你笑，你就有運氣。」

小李迷縫着眼笑，用手指挖鼻孔，且打了一個哈欠，伸一個懶腰。

「可不要忘了老哥哥我！吃水的忘了掏井的可不行！是不是？我不能跟你說別的，一頓飯館子一定攬上你啦！」

「沒關係！」小李答。

那邊的狄麻子聽了半天沒言語，他歲數大可是對這些沒經驗。一副黑油油的麻臉就完了他的幸福，他追求過，總是失敗。即便這「明」的，倘有兩個人互相吃飛醋，那密姐也不歡迎他，雖然他也不報效。不過他倒是知足，有個小腳放大的半大腳的媳婦就知足了，是天生的「吊棒」條件不夠，為種種打擊熱度降低，生命史上沒有什麼桃色的故事。故空活恁大，沒資格對年青小伙子談這個。可是他不能因為「當太監便忘了女人」，所以也有時在裏面說東話西，他經驗雖少，聽來的學問可不少，法子能出高的，人也能照他的主意去作。

「我告訴你們一個報答恩人的法子。『知過必改，得恩莫忘』麼，小李要是請大個子吃一頓，吃完也就忘了恩了，不如這麼辦……」

「怎麼辦？」大天」（註：大天是骨牌中圈兒最多的一枚，以之稱稱麻子。）有高主意？」

兩個人先後問，又都是用極望解答的眼光看他。

「你在跟她招呼的時候念叨着點兒：『趙師傅！趙大個子！』就可以見出你沒忘這傢伙的好處。」

「你個麻小子！別叫你媳婦用大脚片子踢你好不好？弄得臉上這些印兒！」

大個子報復了幾句，就往左右望一望，又對老狄說話：

「瞧你這三個徒弟，眼都看直了，都是你教出來的，將來也必得那麼叫你名字，報啵你。」

提到三個徒弟，老狄就把臉子拉整，向他們望，他們趕快把歪過的頭轉回原來的位，置手動着活。

「徒弟還不作活，總跟師傅比，明天這活還要交出去呢。別瞧工務長不在這兒，你們也不能掏奸。不用聽這個！幹你們的！」

說完了徒弟，三個師傅繼續談話，由這屋的徒弟談到別屋的黑子，現在仍和老子在一起

吃睡，一點羞臊沒有。一個說：男子想女子是英雄，男子給另一男子作女子可就不算人了。二人辯論起來，互不退讓。結果爲另一人勸解，說是如抽烟喝酒一樣，久之能成爲嗜好，故這也算是一種嗜好，與吃飯不同，什麼是吃飯呢？一男一女就是吃飯！

後來就不言語了，各自幻想着在一種違反生理的情形下去作這嗜好的時候，是何樣的滋味。

晚飯後，趙師傅穿上新作的藍布衫，向小李借戴灰色的新美式帽，鼻上架一副銀白色鏡框的眼鏡，鏡光則是藍色的。口袋裏帶上了幾張毛票，就大踏步走出去，小李又囑託了他一次，就獨自躺在床上看一本不準明賣的「花魔」。舌頭想舐那金牙，乾的發澀，心中懸望大個子能早些探回消息來。以便有個着落。書中正寫一個男人與他的寡婦表嫂的談話，小李想到自己，就特加注意，準備把那些巧妙的談話應用到現實上。談話以後，自然接着是描寫形態，作者是恣意敘述，把這二十四歲的李師傅拉入書內了。

他忽而覺得特別興奮，彷彿放假日的頭一天，管不住自己的快樂的情感，往往任它隨意飄去一樣，他看一堆堆的「活」不像每次那麼往上工受累的地方想了。正如此時，把全神都貫注在一處，似乎需要一種「力」來制壓它。又如一個蟲在心上爬來爬去，不痛不癢搔撫不着的難過比痛癢還厲害。眼睛發痲，口裏發乾，急燥的恨不得跳上房去，但是仍未能放下書。

，以神經馳騁於書中人，瞪着眼在作夢。

各屋人有回家的，有去閑耀的，只有幾個徒弟在後面廚房裏說笑，隱隱約約的可以聽得見。於是把書放在枕頭傍，呆視着牆，電燈的二十五燭光慘淡的映在牆上貼的畫片上，畫片上的美人向他媚笑。

他惱恨燈光，一下子就捻滅了。他奇怪，他仍彷彿能看得見畫上的笑，畫上的笑的人。他罵一聲「×他的妹妹」後，就用十分犧牲的決心，把身體仰面躺直。

就如上了牆上的畫，見了書中的人，搖搖盪盪，盪盪搖搖，他就模模糊糊的，似真似假，如醉漢，如瘋人，一點不顧惜的使自己得到常常夢到的快樂的夢。

人造的夢，他就安然睡去。也好像世界上各類人睡着各類的夢，任何在現實上達不到的理想乃至幻想，都能隨從己意，奉自己爲主人一樣，睡的很安適。

另一屋裏的徒弟們都在談的有趣，他們正回味白天聽師傅們所談的種種事，有的才十四五歲，好聽此新奇的材料的話，有的則已二十歲，對新奇事故已進一步加以嘗試。馬二楞即是後一種人，在師兄弟羣裏最有膽量說，有膽量作，如今早已學滿了徒，更是放肆的以先進的資格對師弟們批講了，講得有趣，小孩們都張着嘴聽呆了。

「我說，不用說開買賣作掌櫃的得內行，就是——咳，也非內行不可。」

「什麼？別拿咳嗽遮蓋過去，拿嘴說！」

一個玩皮才學二年半的徒弟說。

「你別攪，聽着聽着就明白了。」

「你不說明白，我還以為是咳嗽也得內行呢。咳嗽也得分內外行？」

這一個笑着說。但衆人都不滿意，亂嘈嘈說他，叫他好好聽。

「振生，別鬧，聽大師兄的！」

振生只好抿着嘴坐在椅角的小凳上，兩手敲着凳面，預備隨時即可笑出的樣子。二楞則坐在中央，用眼瞧着師弟們，以態度幫助言語，叫他們贊歎自己的多知多懂。「給大師兄倒茶！」

一個說就有一杯茶送到二楞手裏。他喝了一口，把嘴向杯邊吹吹，抬起頭來，嘴仍用吹茶的樣子，先作一個鬼臉，用力往週圍人們的臉上一吹。

「好！一陣陰風！」

「別嚷！這就『下神了』。」

「哈……」

「內行，」二楞說。「幹什麼都非內行不可！」

「是！這！」

許多人附和着。

「聽着！這種事情還分四季，春夏秋冬各不相同。」

「哪種事？」

「起鬩是怎麼着？買烟不抽，別在這兒裝着玩兒了！」

二楞把兩隻眼珠藏在一邊，白眼立刻向着這個人，嘴也歪到一邊，撇的難看。

「不聽出去！裝假洋學生，也跟懷民一樣。工廠裏就沒有你這樣兒的！」

有人這樣申斥，果然這個人就不插口了。在他們之間，懷民是個毫不合羣的徒弟，許多話在工廠本是極為隨便了，他還是說不出口來。舉動雖盡力活潑，盡力與大家接近，然而仍彷彿那麼特別，躲不開週圍的訕笑。他考過三十次練習生之類的事，都因沒有人情未被錄取，就有三五次被裏面的人知道了。在這裏面的工人，並不能離脫寡白，也如其他地方其他人一樣，把微細的小事吹成很大，作着義務宣傳的職務。所以有人附會意思，說他瞧不起廠裏的一切人，且背地談論過大家很不好話。聽見這宣傳的人自然不滿意，乃取一種報復，即是也談論他。他入工廠幾年仍有學生氣派，就叫他「假洋學生」。洋學生自然不好，然而

真的，假洋學生就更差得遠了。所以這些徒弟遇見誰作出不合宜的事，就叫他假洋學生。這名字於是成爲絕大侮辱似的，與「山藥蛋」等於一樣。

果然那個徒弟怕作假洋學生，就眨一眨眼，老老實實坐下去。

二楞見沒人鬧了，就咳嗽兩聲，吐一口濃痰，痰在地上響，他也鄭重其事的講他的心得了。

師傅們有的已回來了，這幾個徒弟才去睡覺。說是睡覺，師傅們互相誇讚哪個手白，哪個手嫩的話還隱隱約約可以聽到。他們掙錢少，工夫短，階級低，不能給大鼓妞兒一毛錢就捏一捏白嫩的手，惟一的希望是快學好徒，好到別處作師傅去。

徒弟的夢就是作了師傅，在晚八點後逃去。

## 十

忽忽的大風從西北吹來，坐在屋裏也彷彿身臨風口一樣，聽聲音就要打戰，準備揉眼裏廳進去的砂子。在外面，樹上的葉子早已落下去，即使很粗壯的大枝，也有不禁風吹，落在地面上的。電線杆子打着呼哨，發出尖銳的響聲，與盡力向北飛的幾隻烏鴉的叫聲應和着。河早凍滿冰，一眼看去只是沉靜如睡，一動也不動，可是河中央凍的最薄，鏡子似的一

層，下面還流着淅淅的水。隨風飛來的一團一團的砂土，落在冰上就靜止不動。

馬路雖已修過幾年，邊沿上時常現出破損的痕跡，但因爲是瀝青路，究竟是大車以外的各種車的福星。大風吹來，積存的砂土都被帶走，這路更顯出光滑平坦，使車輪樂於與牠親近。

一有大風，汽車照例很少，很少之中幾乎盡是一邊走一邊撲撲放氣的買賣車。按着風琴似的汽笛，走過身邊都不能發覺的「時式汽車」，隨着主人的旨意進了汽車處，不必遭受酷風的虐待。或者城裏還有的在行駛也未可知，但在天佑鎮經過的都確實連百分之一也沒有。因之行人如從南往北，可以放心的倒退着走，自行車既不敢隨便就往人身上撞，長途車的機器又是老遠就送來打鐵錘箕似的響聲，所以沒有什麼可怕的。不過如往北騎自行車，實在不能抵禦風力，只好低着頭，彎了腰，把口藏在圍脖內，咬着牙推車前進，叫風吹頭頂。

懷民今天偏要騎着走，預備早一些到工廠，聽那明天放假的喜信去。

風太大，儘力登輪才走動，「不用力就要站住。風力與車的前進力相等，站在地上停一會的時候也常有。」

「自行車」管那叫「定車」，很不易學，在這時却不算回事。並且車有時會橫過來，那是車把一歪，失了前進頂撞的力氣，一遇這等事，乘車人只好下來，再儲蓄些氣力上車。



一遇精神興奮，身體也有了氣力，他伏在車上，將頭枕上車把，口裏喘着氣，居然開過幾個推着車的人，一次騎到工廠，未曾中途下車。

呼着哈氣，開了屋門，把身體依火烤着，紅的手，紅的鼻尖，漸漸的化爲平常顏色，覺得很溫暖了。

但，原先生屋內的人却並不覺溫暖，懷民把大衣服脫下去，也漸漸涼起來。小李咧開嘴，露出兩排黃牙，身體盡力搖擺，像是希圖用活動增加身上的體溫，師哥在地上來回走，到火爐傍就略微站一下，烤烤手，烤完，兩手揉搓，口裏噓氣，一口白烟就吹出來。

「好冷好冷，凍得屁股生痛！」

趙師傅從外邊進來，把兩手在火傍烤，臉往前湊，叫火氣直對着烤。口裏說出話來，顫顫的。

小李把搖擺的身體定住，懸坐在凳上，改換爲兩脚用力踏地，手抹一下鼻尖就收在大腿前面的衣服裏。向趙師傅笑着說：

「冷！屁股冷，就烤屁股！」

趙大個子似乎並未覺到這是打趣他，仍舊縮起肩在烤，也要像抱女人似的抱起這個火爐才彷彿合乎理想，火漸漸乏了，他的頭就低一點，雖是白天，這屋子的光線太不強，一個人

若在小火爐上烤，棚頂上的紅光就被遮住，這人的臉可就紅了。

「猴兒！屁股兒着火！」

小李拍着手說，忘記了冷。

大個子這回明白了，就走過來摟他親嘴，兩個人滾了一陣。因為冷，鬧也不起勁，大個子末後是拉一條凳子到火傍，用兩腳登爐盤，且叫小李也來。小李說是這不道德，若兩個人都坐在火傍，其他人就不用烤了，可是同時也就往前拉凳子，兩個人對面坐下，爐盤的四角各有一條腿壓着。

「火乏了，懷民！你師弟呢？」

趙大個子問。懷民才要答以不知道，却聽李師傅說：

「給我的襪子拿到隔壁補去了。」

「這火該添煤了，添去！——再待一會兒再說，這麼大風哪就上來了？更他媽冷了。」

「對！看老麻子跟櫃上要洋火不要！手伸不出來，怎麼幹活？」

小李附和大個子的提議。師哥正走着，突然站住了，嘴往前湊，湊到火傍的耳朵邊。

「咱們頭兒真不靈，一點勁頭沒有，一屋一個大火爐，為什麼給咱們這個小的？屋子小，是一科不是？」

說完，把兩眼光往雙方臉上掃掃，袖口裏的手也伸出來烤。

「嗯！登魁倒是說得有理，大麻子也真不靈。」

小李同大個兒趙說。口又一撇一撇，一口黃牙就一閃一閃露出來。

「可也不能全是他不好，櫃上也是他媽的太可惡了。他問過兩次：問工務長，工務長說等經理來商量，因為一冬天的工夫，大火爐與小火爐的煤差得很多，這屋裏人少，屋小，不至於太冷。第二次他又問經理，經理說他不管這些事，可以跟工務長商量去。就那麼你推我我推你的凍爺！這趙師傅連厚棉襖都沒有，這薄薄的玩藝兒，穿在身上一點不管事，也管棉襖？」

趙師傅特意把摸過多少次的棉襖再摸一次，作一重新估計。摸完，才曉得不能越穿越厚，失望的面孔又對小李說：

「明兒個要放假，我回家看一看。要有作得的厚棉襖呢，我就穿來。」

「明兒個準放嗎？」

「不一定，陽曆年不準怎麼樣，你看這活這麼忙勁兒的。反正連羊帶豬一共息五天，羊的息一天，豬的就息四天，羊的不息，不是豬的息五天也是一樣嗎？」

大個子恍着腦袋解釋。叫作登魁的那個師哥却反對這個見解，趕忙接過來說：

「不一樣，不一樣！」

「怎不一樣？一年息幾天有一定的規矩，怎不一樣？」

「他想叫你陽曆年息幾天，你就得息幾天，比如你想息五天，成嗎？想一天不息，成嗎？全得聽他呢，聽活主兒的，活忙，陽曆年不息，到陰曆年再說。陰曆年要是他忙，打加工；他們每人給你一塊錢，還顯出特別優待，你就一天也不能息了。」

「那也沒有轍，花錢的老爺，叫你怎麼着你有得怎麼着，你不會也開買賣嗎！」

師哥被氣得說不出話，就轉過身去，側着耳朵聽風響。

火只剩下一點熱氣，照耀烤火的兩個人，效力幾乎沒有了。

一陣風從門縫鑽進來，隨風進來一個人。一個線織的長筒帽子，平時捲起兩折來，一遇大風可放下來只露出兩個眼睛。這幾個人知道這是老狄來了，由於長見，不用猜測就知道套在帽子裏的是一個麻臉。

「您來了！」

趙大個子寒暄。

「不來怎辦！」隨手提着帽頂的絨頭，手舉到最高的地方，帽子仍掛在眼睛上，他就往旁邊裏一掀，露出光光的腦袋。也似乎很高興，學着戲臺上小丑的神氣說：

「我，我，我趕情我回來了。我的家，我不回來怎麼着？」

「來了好，來了成一家子人家兒。」

麻子去烤手，口裏連說着冷。

火既將滅，笑着的麻臉亂整起來往屋門一角掃看。他發現那個小徒弟不在後，高聲向僕民說：

「火都快滅了，怎麼不早些時候添煤去？」

眉頭皺起來像一隻蠶，蠕蠕的動。

「李師傅和趙師傅說先不用添呢。」

僕民答。眉頭也皺起來。因為這已不是他的責任，除了特意叫他去作，他已不必理會爐子的滅不滅。這是工廠內的規矩，有了帥弟，還責任滿卸在帥弟身上。如老狄說叫他去添煤，他不能不管，如今老狄那話的意思是應得的責罰似的，他心中非常不高興，臉子也不大好。

但是老狄不管這些責任不責任，頭目命令徒弟，徒弟只有服從，頭目說徒弟，徒弟只許聽着，沒有對不對這一說。還說就是反對師傅，反對師傅就該打。他說他就是這麼學來的，也就這施展。正如挨上科長申斥的那種陪笑，據說也是學他師傅那種笑法一樣。

於是他把臉再整一整，十分震怒地粗聲說：

「他們叫你不添，你就不添；他們叫你死去，你也死去？瞧你這樣兒，誰欠你二百吊錢是的！由打學徒到現在，你就沒歡喜過，怎麼了？誰得罪你了？誰應當照您的麻子臉——不高興就放下來！」

李趙二人瞧着不成樣子，站起來笑。

「是我倆個人不叫添的，是我們倆個人沒叫添。」

「不是呀——」他又低聲說：「是你們不叫添不礙事，不是你們不叫添，也不礙事。忘添了火，咱們再從新升，也不是你家的，也不是我們家的，怕什麼！我就生氣這股勁兒！哪怎樣個作徒弟的樣子！」他又高些聲說：「你打算怎麼樣快些說出來，我就問你打的是什麼主意！」

這些話使懷民忿起來，四年來的經驗使他磨鍊成對什麼都不大愛動怒，可是這種太無理由的斥責也難免往上撞氣。他臉上自然更難着，嘴也抵着。本要回答幾句，不過一想到家庭的父母却又只得採取過去多次的辦法——緘默。

「學徒是連忿忿的面色都不應有的？許他說錯不許我還口爭辯？……老爺不幹了，打你狗日的……不幹怎辦，幹還不够家中吃飯的錢。……明兒個見義羣再託託他，怎麼還不能給

找着事？……媽說義羣總不給使勁，要不早給找着了，義羣爲什麼不給使勁？……義羣老沒回來了，明天告假找他去，無論如何也得給我維持一個事情，好朋友麼……義羣在城裏作什麼消遣星期日？上次他說他吃過女招待，逛過兩次妓院，是不是被她們所迷？……田大姐她們好，聽燒餅王說起來，簡直快作他的兒媳婦了。……明日放假先找田大姐去談談，把心中的話說給她，叫她再等一年……我什麼時候才有好一點的事作？……」

一陣鈴響打破他的沉思，只得又動手去作自己的活。

師弟回來了，老狄命令他去從新升火，打了兩個巴掌，問他爲什麼這時才回來。徒弟含着淚把火爐端到門外去升，老狄又轉過口來說懷民。因爲懷民的沉思，在她是一種無形的侮辱，越想越生氣，以爲照應了懷民三年，結果會得懷民這麼不滿意，實在出不來氣。

「你聽我說，我是你師傅！你可是已經學滿了，這師徒的名兒是去不掉的。你又親嘴咐過我，叫我管你。我待你錯不錯你心裏也明白，你看看這裏頭的徒弟，跟你仿上仿下來的，有你這樣兒的沒有——一月連飯錢十塊洋錢！我不是才十八塊錢嗎！你不能對我這樣兒，給我臉子看！你想想，你，你聽我說。」

「我不用聽，我什麼也不聽！」

懷民由喉裏迸出這麼一句話來，臉紅得發紫。許多話預備說的都說不出來了。說完這話

，心跳着，也就把這話忘掉了。

「什麼？什麼？……混蛋。」

「得了！得了！這是幹什麼？」

趙大個子拉住了老狄，小李與登魁小聲說着懷民：

「他好賴是你師傅，說錯了就錯了，理他幹麼？給他一個耳朵就完了！他今天又有不痛快的事，尋歪找斜，不定哪方遭難呢。」

懷民只鼓着嘴，一聲不言語。

門復拉開，是另一科的頭目走進來，看着老狄，看看懷民，就勸解道：

「這是幹什麼？這是幹什麼？你一個大頭目跟徒弟嘔什麼氣，一點身分都沒有了。頭目有頭目的事，來！這屋裏來商量點兒事。」

老狄說着「太不要臉」，一邊隨他走了出去。

到另一屋裏，十個頭目都在閑聊，桌上新沏的好茶葉，由徒弟每人給倒上一碗，每人都喝着，個個面前都有一股熱氣，口都噓噓的響。

「八仙到了七仙，就等何仙姑了。」

劉小林笑着對他說。



「麻姑，麻姑唱『麻姑獻壽』來了。」

趙二禿也搭腔。

「老天爺就是麻子，到晚上就瞧出來了。」

麻子老狄輕輕的說，脖子歪了一下，作個媚笑。立刻引得大家都笑了。

「麻子麻，上樹爬，狗一咬，人一拿，拿鞭子，拿板子，單打麻子屁股眼子。」

我要啵啵天上的星星，來一下子就得。」

老狄除了應付那個動口的，還得應付那個動手的，手忙腳亂。

「哈哈……」又都樂了。

「別鬧別鬧，說正格的，待會兒叫櫃上聽見不合式，我說到晚上大夥兒上茶館，又趕不及了。這要叫櫃上知道在我這屋裏開會，這又是麻煩。……別言語成不成？好人別言語，先叫大麻子說話！」

是這屋裏的頭目說話。他這屋離工務長的屋最遠，所以都主張在這屋商量事情，他不願意，可又沒辦法。只得禁止大家亂說亂鬧，以免聲音被工務長聽去。

「對！大家有明白怎麼回事的，有不明白怎麼回事的，讓許清先給這意思說一說罷！說完再商量，要不他們有今年來的人，不知道。」

說話的人帶着瓜皮小帽，帽子非常油亮，帽頂是新換的，與帽相映是特別的刺目，一說一摸腦袋，帽子也隨着轉，最亮的一塊瓜皮也一閃一閃的動轉。

許清正在那裏兩手捧着茶碗吹，聽見有人舉荐他，他趕緊放下碗說：

「二爲二爲，你來罷，我不成，說不明白。」

二爲把瓜皮小帽往前戴戴，才要張口另舉他人，却被傍邊坐着的小林推起來。他於是又動動帽子，咳嗽幾聲，準備說話。

「二爲，摘下這破帽子去！你的腦袋瓜子多麼貴，幹麼總捂着？」

「新剃的頭，怕風吹着。」

「不是，這是昨兒個晚上戴的，我忘了摘下來了，幹麼這麼少見多怪的？」  
麻子老狄咧開了嘴也來打趣。

「聽着！別鬧！快着點兒商量完了就完了，各屋裏都這麼忙，別耽誤事！」

這是素常被大家稱爲最穩的田六把說。他臉愛紅，很胖，像回子，人就稱呼他田六把。不過田六把也無濟於事，二爲把劉小林的胳膊擰過來，往懷裏摟。瞧着的人也是唧唧喳喳地笑。

「喂！小諸葛！」你叫他們別鬧了，大老忙忙的在我這屋裏……」

被叫的人一笑，憑空對由門縫往出望看的徒弟說：「是來了嗎？是來了嗎？」

立刻都沉靜了，劉小林一些也不扎掙的坐在二爲腿上。一靜之後，大家了解這是騙人，再一看，小林與二爲，又都嘆喏一笑。

小諸葛口裏說着「我來我來，」身子站起來。先把手敲一敲茶碗，趁稍一清靜的時候說着：

「諸位請聽我說說這事的根由。……別鬧啦！二爲撒手……今兒個是陽曆三十號，對，你說的對，今兒個是三十一號，不論今兒個是多少號罷，反正明兒個是陽曆年。這個年，別處有放假的也有不放假的，放與不放那是一個舖子有一個舖子的規矩，一個工廠有一個工廠的規矩，誰也管不着誰。咱們這兒，嗯，按規矩說是二年放七天假，五月節一天，八月節一天，羊曆豬曆一共五天。五月八月這兩天不用提了，到時候準放。就是這兩個年沒有一定準，羊的有時候放兩天，有時候放一天，活忙就少放，不忙就多放，倒是一樣的事，反正五天假。可是今天聽說一天不放了，到陰曆年的時候再說……」

「每年在頭天早晨就貼出告示來了。」

「是，一清早就貼出來了。」

「這時候不貼，一定不放了。」

「都是跑外老王的主意，跟工務長囁咕的時候我瞧見了，他媽的那鬼子樣兒！」

「聽我說！我還沒說完哪。——我們裏邊人從八月節到現在都沒息上工，告假就是有事，有事他們都不準假，可天天他媽的打加工。打加工給加工錢，告假扣錢，不是一樣嗎？怎麼就許他們聽我們打加工不許我們告假呢？噫，那先不用提，咱們幹這個就是指着這個吃飯。可是明兒個到了陽曆年，爲什麼還不放假？說是等到陰曆一齊放，我們要幹不到陰曆年就刷了呢？……」

「他們他媽的要到不了陰曆年就關了張呢？」

「他們要是活不到年下呢？」

又是兩個人插言。幾個人的眼睛互望着。

「其實呢，一樣的事。先放後不放。可是咱們誰沒有點事情？每禮拜半天假這麼短天能幹什麼？有時候還得加工，更不行了。我不知道別人，我就明天有約會，到吉祥聽戲去，不管羊豬，也是一個年，我們也該歇一天了。」

「聽着！今天呢，咱們趁着還有半天工夫，商量一個法子，怎麼才靈，才可以玩一天。

小諸葛說完就坐下了，用兩隻來回亂動的眼睛巡了一週，像是在說：「我完了，看你們的。」

由黑臉蛋襯出紅嘴唇紅眼圈的小徒弟，先是翹起耳朵聽，不時掃視小諸葛的臉。即至說完了，他也似乎很痛快，把茶壺湖滿，每人面前倒了一碗。聽小林說：「明兒個就不用你倒水了，放你一天」後，抵着嘴笑。

暫時保持一種沉寂，各人思索辦法。

「這還怎麼辦，左右不是跟胖子說說去？」

二爲歪着頭說，瓜皮帽一閃油光。

「胖子那傢伙太滑頭，他媽的一句準話沒有。」

小林一邊說，一邊點頭，二指三指併在一起，反覆的在屈着的膝蓋上敲。

「不易辦，嗯，不好辦！」

老狄也附和着。

「胖子上茅房了，小聲說話！」

在門縫往遠處巡風的徒弟報告。

「這小子多半查咱們來了，怎辦？」

許清驚惶着。

「哪裏這點雞毛小膽兒？他絕不進屋來。」

「不進來倒好不進來，他也得不進來呢！」

「你不知道這個，他一進來，瞧見咱們這些個人怎辦？不能不問，又不能都散了，狗雞××的倒爲了難。告訴你說他不進來，他一定不進來。」

果然胖子未進這屋來，慢慢的又走回櫃房去。

大家又商議起來，一點鐘的時間白耗過去，沒有辦法，都空自咒罵幾句。

末後，還是採定了二爲那個辦法，向胖子請求去。

「可是要招恨呀！」

許清警告着大家。

「明兒個還照舊上工不招恨！」

三個人一齊答覆。

許清臉紅了，忸忸怩怩地對大家說：

「依我膽子小的人看，咱們不如忍一忍。放一天假一兒就完，瞎跑一天又費錢又累，大冷的天，不如在屋裏一坐，愛幹就幹一點，不愛幹瞧着點伙計們就得了。息工也不是咱們幾個人息，八九十人都息，招恨可是輪不到別人，就是幾個頭目罷了。」

「那他媽他們更有了理，到那個年下也不放，你怎麼辦？還忍一忍？」

二爲譏諷着許清，嘴一撇，露出不屑的樣子。「那是那是，話是這麼說法。一次兩次沒關係，怕他們以後永遠這麼辦了，頭一次可別作了行市。」

三五個人應和着，許清沒有話了，對着二爲的瓜皮帽撇一眼，只用舌頭舐自己的嘴唇。小諸葛解了圍，說是許大哥的主意很穩當，可分跟誰使，對這櫃上不合式這方法。中國的舖子可以忍，因爲能忍上作掌櫃的，年下也多分紅利。這舖子不行，吃爹喝爹累累不謝爹，不適用於用忍。要全學洋式，到年有年假，禮拜息一天，紀念日也放假，仿豬式就得有紅利，這舖子四不像，怎麼上算怎麼辦。到了佔住理的時候非跟他們說一說不可。

許清悶在那裏，半天只說出一句話：

「那麼，怎辦怎好。不知道誰去對櫃上說去？」

……

這個，正如一羣老鼠想出的往貓脖子上掛銅鈴的好主意，就是沒有人搭腔。

「誰去呢？」在十個人的腦袋裏轉，誰也想不到自己身上，是全像與自己無關似的打算着。

用手敲着桌子的，用眼瞧着棚頂的，用口狠命吹着涼茶的……

劉小林仍自贊歎這主意高，屈了大指誇獎。

「不錯，嗯，不錯！這事還是非得這麼辦不可。到那兒幾句話就把胖子問着。就問『你們頭年是怎麼辦的？有準規矩沒有？』」

小諸葛趕忙止住他，問大家的意見。

回答是無語，連周二爲這個主意的也呆在那裏用右手搬起瓜皮帽左手搔癢。

許清這回却揚起頭瞅着二爲，想在那油光的瓜皮上求得什麼解答。他思索了剛才受二爲的侮辱，就慢吞吞的向大家說話，臉可是向二爲作表情。

「這個主意，我說不成就是不成。哼：辦不到。再想高主意。」

「怎會不成？就是不好意思去罷咧。就是大家一齊去，也要有一個首領先說話，決不要雞一嘴鴨一嘴的。就是這個人不好找罷咧！」

二爲爭辯着，不經意地用脚尖脚後跟輪流着地，踏踏地，彷彿藉這個能遮飾他的羞澀似的。

「什麼叫不好找，就叫沒人敢去！依我說，還不如自己開一個工廠呢，比什麼都強。——可是我也就是說說。背地裏還罵皇上呢，當面誰不打哆嗦？」

傍邊人仍照聽一句笑話似地傻笑。這無疑的是給二爲一個難堪，索性把瓜皮帽摘下來扔到桌上。



「怎麼說說就算了？沒人去找去，要大家伙兒一塊去的時候我先說話。周二爲的事由兒不在乎，這不是鐵杆莊稼老米樹，你當佛爺龜供着幹活，他到時候也散你。俗語有話：『此地不養爺，還有養爺處』。幹麼？咱是尿接出來的？那麼軟囊！」

紅着臉，與田六把的紅臉一樣。「撲」的一口濃痰吐在地上。接着紅了臉也發出鬥氣兒的話的是訂清。

「『天橋的把戲，竟說不練。』這家家兒也在外面闖練過幾年，誰沒見過這個。叫別人當砲，『通』的一下打出去，他在後邊得了意。哼！不用要這招兒，誰也不傻，哼：這年頭還有傻人！」

「得！揭開這篇，說正格的，自己瞎爭論幹麼？」

「都瞧我！少說兩句兒！」

老狄與小林在調解着。

「瞧你，撒不出尿來！」二爲笑着向小林說。轉過臉來却又是莊重的：「這二爲就要作這個傻人，走，這就去！」

站起身來奔門外走，隨即爲老狄拉住。小諸葛也上前攀住他的肩膀說：

「到那兒怎麼說？說什麼？這不是急的事，總要商量一下是不？瞎嘔氣幹麼？來，坐下

先。」

「不是呀，他也太小瞧我周二爲了。誰不去說誰是王八蛋！」

「你別罵人，你才是王八蛋呢！」

許清也高聲說，眼睛努着。

「你王八蛋！一百個王八蛋！」

二爲又站起來嚷。

推推擁擁的有人把二爲拉走，許清則另有人勸解。都說兩個人氣太盛，不然「一個巴掌拍不響。」

小林縫縫着眼，搭訕着走了出去。麻子老狄搔着臉，似乎對這結果抱有莫大的遺憾。

「喂！有什麼事待會再說，先各回各屋。這一嚷，胖子準聽見了。別『沒偷成鷄倒丟了一把米』，是不是？」

一個一個陸續走回自己的屋中去，剩下小徒弟收拾這些茶碗，掃地上這些濃痰。

晚上快下工了，工務長到這屋裏問剛才有人打架沒有，怎麼那麼亂嚷一氣。頭目說什麼事也沒有。工務長叫他時時管着點屋裏人，別這麼大聲說話。

陽曆年沒放假，也沒有告假息工的。

第三天就到了星期日，半天例假，使許多預備陽曆年進城的在這天進了城。下午，除了有一小部分實在不能不加工外，其餘的各部分皆充滿了喜悅，準備享受半日的幸福。

老狄帶了烟袋，烟荷包，還有三十枚，聽大鼓咄兒去，登輦纏住了李師傅，叫他帶他到城外去遊，大個子趙師傅自從那晚上替小李採訪一下消息之後，每天必出去，到半夜回來，且帶來一包栗子與看門老劉，作爲特地開門的報酬。其實八點下工，要吃飯，還要走路，回來時不過十一點半左右，他沒有多大的採訪時間。不過規矩是九點關門，晚回來非跟老劉通融好了不行。不管來的是誰，不開門也是他的本分。可是究竟差不多來人叫門他就給開，因之平時酷好的二兩燒酒是不必發愁，到年節還有幾塊錢入自己腰包。且關門之後，還常得到平時絕對得不到的稱呼：「劉先生」或「劉大爺」使這老頭子就因爲這稱呼似地每晚入睡的很晚。

「僕民，僕民，幹麼今兒個這麼喜歡？這幾年都沒這麼笑過。」

下工時，劉老頭向僕民間。看他一個人推着車出來，笑嘻嘻的覺得奇怪。

「是，劉大爺，今天我進城。」

懷民這樣回答。他向來就非常得劉老頭的誇贊，是因為他喜他老實，又因為他叫他劉大爺。不像別的徒弟，叫老劉，還拿他取笑着玩。

「進城也不至於這麼樣呀，哈哈我猜着了，一定是相看媳婦去。」

「對了對了。」

懷民似承認似否認地出門，走在道上仍笑。心內說：

「我倒不是相看自己的媳婦去，我是相看燒餅舖少掌櫃的媳婦去。這老東西真能猜！」

到家裏吃完飯，母親把他叫在屋裏要說什麼，他知道拉拉扯扯地又沒完，就說外面還有人等，一會就回來。

乘車到了田家的門口，他非常膽怯，恨不得馬上進去，却又恨不得馬上回去。不知爲什麼，在去過田家三次五次之後他就覺得這麼樣，未去之先，以爲再去這一次就滿足了，這次回來，彷彿還差一次未去。故此到門口便更遲延。田家老夫婦待他很好，每次都叮囑他「下禮拜來」，可是他總覺得彼此之間隔有一道洪溝，不能再比現在親密一點了。他愈盼待得有好事作，如不是在工廠學徒當可好的多，不過一切也只是枉想罷了。田大姐和他在下工時見過面，對他十分關切，除了叫他每禮拜都要去她家談談外，還勸他趕緊努力謀事。接着有過

三四天的午時，老在一個地方碰見她，她總是說這些話，他明白了爲什麼天天遇見的原因。他聽過燒餅舖的談話，他又明白了爲什麼她天天特意給他遇見的原因。他心跳了不知多少次，許多話都說不出來，只聽她在旁邊咕咕地笑，唧唧地說。她給過他機會，他也明白，但總被一種天生的羞態給二人中間隔住，這結果是他更想見她，她也更要找個機會，在他下工回家的時候上街。

還是昨天兩個人見的面，她囑咐他務必去她家，因爲老頭子有信明天出門，可以痛快地談一談。

今天，雖不加工如他所願，可是到門前仍要踟躕不敢進去。

在門外聽得見田大爺哈哈大笑的聲音。他欲把車倒轉，騎回家去，似乎在笑聲裏聽出不利於自己的消息來，所以就躲開這足以使自己不好受的地帶。

但是從遠處來了一個人，兩個人走到對面，他才知道是田大姐，覺得哄的一下胸中血液沸騰起來！自然不自主地下了車。

「懷民，你來了！」

他聽見這話後很不得勁，似乎有些悽慘。不知是自己先有了悽慘，經這句話給逗出來的，還是這句話有着悽慘傳過來。但這句是一刹那，那上又得到了難以捉摸的快感，像大冷天

被人用冷手摸了一下，以脊骨往上都涼颼颼的。

說話的穿着黑大衣、毛線襪子，絨面的棉鞋，清脆的聲音嘻嘻地笑。

「走，到家裏去！」

「我想不去了。」

「爲什麼？」

頭往前低，說不出理由來，但他看見了她下部的姿式，是體操時「少息」站住，左腳點地，右腳支着身體的重量。由那腳，他想見她的兩隻眼正釘着自己。

「走罷！」

她即邁步向前，他只得推了車在後面隨着。他如想走，沒有人可以攔他，不過被一種無法抵禦的力量牽引，不得不往前走，即使是陷坑，是暗澗。

她回頭望一望，見佯廝似的人在後面跟着，臉上浮起勝利的微笑。復小聲說：

「你陽曆年怎麼不來？」

「沒放假。」

「你們一年也放不了三天假，太累了！」

「噫！」

「告假成不成？」

「也成，可是他們不願意。」

「要是告假也成，那麼……」

她說到這裏頓住了不語。眼前就是家門了。她放輕了脚步，像怕吓壞了人似地小聲對他說：

「明天告一天假，咱倆談一談。……」

臉雖不紅，但她也覺得怪難爲情。臉紅了，心中可是十分樂意的是跟在後面的他。

「明天……」

「明天……十二點在大街見罷！」

她把話接過去。小叭兒狗汪汪吠着。她一邊趕狗，一隻手情不自禁地拍了他肩頭一下，在他耳邊說聲「記住了」，他只聞見芬芳的香味，比芬芳的香味還香的是她的氣味，簡直她的口挨在耳邊了。他想起自己在夜間的幻想，這說話的姿式只要再近一些，就與想像一樣了，他恨不能再有多些時間，也在耳邊說一句話，口再近些。

「媽，僕民來了。」

她笑着說。她也許想起僕民那年初次來的時候了，她先叫他大哥，沒叫大兄弟，後叫

懷民兄弟，現在已改爲懷民兩個字了。當面則已由「您」的稱呼改爲「你」字，其中證明着情感的變化。她想起伏在寫字臺前吹他臉使他突然抬起頭來的時候就要笑，現在仍不時表演舊技，吹他一吹，叫他傻兄弟。她不知自己爲什麼要這麼辦，只知到自己家裏來的男子，在二十歲上下的還沒有這麼老實的，沒有這麼隨便聽話的，她就喜歡這個樣子，愛照他的羞臉，因之也愛了有這羞臉的人。想起了就笑。

照例，媽媽爸爸都不出來，已拿懷民作自己人看待了。她把懷民讓到自己的屋裏，趁還沒有人來，就按他肩膀叫他坐下。

懷民出來的時候，太陽已將落下西山，道聲「再見」就乘車回家。風正吹得很大，不必費很大力氣車就像被人推着似的自己跑。他騎在車上想，才一想就到了家門口。

屋裏正有人坐着與母親談話，他聽得出語聲是誰來，就在外屋摘下帽子，進屋就叫那婦人「大嬸。」

「你回來了。忙麼？」

「可以的。」

「有多少人，你們那里？」

「八十多人。」



「你去了不少日子了罷？」

「嗯！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大嬸歎息着。「大老爺們一樣了。那時候穿着屁簾滿院跑，叫狗給吓哭了。現在都忘了罷？」

大嬸子梳的是圓頭，光油油的頭髮，四十多歲仍抹了一臉白粉，小毛兒的皮襖，絨棉鞋，一條腿盤在炕裏，一條腿垂在炕下，無意地撫摸着炕單，另一隻手拿着母親的水烟袋不時往口內送。

大嬸子有錢，欠她錢的人很多，懷民小時候與她住過街坊，感情很好，懷民家於是也成爲她的欠債人。她放賬「最有眼睛」，只要與對方一對話，到對方的屋內巡視一周，馬上就決定自己的錢可否撒手。她沒女兒，沒丈夫，只仗着手裏這幾百元放來放去爲生，然而總有富裕，愈聚錢愈多。懷民便聽過父親與母親的叨嘮：「大嬸子多好！老不着急，咱們空拿錢養了這些小孩，越過越窮。」慨歎自己且羨慕大嬸子。每到她來，家中必好好招待，父親對懷民說，這是預備有手中不方便時，好向她開口借錢。

今天她一來，懷民就曉得了八成，又看父母的笑臉：事情就都明瞭。爲恐怕有什麼話得罪了大嬸，就想抽身出去。但她滔滔問話，只得歪了身子回答她，準備出過隙而逃的姿式。

「你們那裏有幾個頭目？」

「五六個，不，八個頭目。」

「頭目都在左近住嗎？」

「大半在左近住家。」

「當個頭目養一家人總不爲難了！」

「……」

懷民要搭話，但被母親先說了。母親說頭目最高的薪水是五六十元一月。且不待大爺問，就把徒弟的待遇告訴她，說是徒弟新去的每月十元，够一年長薪水三元。

「哦！哦！」

大爺子答應着，顯出十分掛心的樣子。懷民說：「這才奇咧！老狄要能掙六十元更美了，還不每天把徒弟用腳踢着玩！」母親見他發呆，恐怕他說什麼走嘴的話，就叫他給大爺倒一碗茶，命他上街去買線。

「二姪子呢？」

她見屋中只有老夫婦倆了，就打聽。

「他嗎？遠了，南京去作事，一月二十多塊呢！」

「三的還上學哪？」

「對了，玩去還沒回來。」

「得！這回您再治他，慢慢可就越來越好。哪兒像我，剩了一個人。」

大嬸子一邊說話，一邊眼紅了，想起了她的丈夫與四歲就死去的兒子。但同屋二老人却  
不理會這些，他倆知道求她的事情已經成功了。

「說的是呢！您的三姪兒再長大，我們倒是沒有急着。那也比不了您哪，一個人清靜靜多省心。——這回治了三畝地，一百五十塊錢，真不貴。家裏就剩下這一百二了，那些個都借出去，不買又怪可惜的。就找了您來，我說求您給別處周轉三四十塊錢。」

父親小聲地再對大嬸說一遍。大嬸早已算過，故慨然答應到別處給想法子，明天聽信。

「您不用滿處去找，咱們別處再挪借也成，不過找您方便一點，您不必太費心。」

「沒什麼沒什麼！」

大嬸笑着出來，她知道，洋錢就在自己櫃裏，只要自己不駁回，櫃有什麼不可商量的！可是她向來不當時答應，無論對誰，她總先去人家裏看看，即使已經很熟識的人家，她也必作一重新的估量，說第二天便利到別處去轉借。她願意當時就借得來，她不願，借不來也不怨她，因為別的人家錢沒在手裏。這樣說話便利得多，催利錢或借本錢的，她只說是別人

的主意，好說話。她用別人作遮掩，自己以為很巧妙，不知道借錢的也有用別人作遮掩來向她借錢的。懷民家富是其中的一個。

懷民的父親少年時掙有一所小房，幾畝水地，以後又積存下幾百元錢放出去，那時只有夫婦二人，總有餘錢儲蓄。但後來人口一多，欠賬的大多還不起錢，日子一久，就有了虧空。懷民的父親已在家待慣，作不了事，漸漸家道日衰。不過名聲已有許多人知道，且屋中擺設絲毫未買，對人老擺出很富足的樣子，故知道他家底細的人很少。向她借錢已不只一次，都說是給另一人借的，到秋末拿自己的地租錢還她。她很相信，不然家道日衰的日子是沒資格向她借錢用的。

這次說是治幾畝地，自己手裏的錢不夠用，故向她借。她本半信半疑，及至見這家裏的兩個兒子都能掙錢，便又放心了。

懷民買東西回來時，父母這顆心才放下，正送大嬸出大門。

吃着晚飯，父親向母親笑，額上的皺紋更深了。母親用筷子夾一塊鹹蘿葡送入口內，也得意非常。

「這回算成了，年前掙過去了！」

父親把窩頭放在口邊試一試似的又離開口，先叫口把話說出來。

「要不真難辦！等到臘月三十晚上要賬的堵門不走，够多難看。長順與那兒是節賬，五個月了還不給錢？「永和公」那兒也真有面子，兩個月沒給錢問也不問一聲，原來說的是一月一清的啊！」

母親才吃完一塊鹹菜，却把筷子鹹菜碗裏撥弄，像挑什麼好吃的。

「當時呢，是搗過去了。喂，克民，你幹麼不吃飯竟吃菜！」

父親忽然瞧見克民只把筷子就菜碗裏轉，就把話頭岔過去。克民正在低頭找那僅有的幾塊醬辣椒，被這一嚇，看了看父親，一聲沒言語，只是吃着窩頭。

「飯，飯，說的好聽勁兒的。其實是大窩頭！」

克民的母親說到末一句，聲音被窩頭遮掩的不很清楚，但顯然是很快樂時說的話。

「不是飯是什麼？是菜？是點心？」

「您真是！大窩頭必得說是吃飯。要真有飯，我可不願得挑醬辣椒吃了。」

克民笑着說。往日他不敢公然說這個，今天，他也爲了明天有錢借進門來，說這話表示愉快。十四歲的小孩已聽過不少「窮啊，窮啊」的，至少對錢知道節省已達到成人的程度。

「吃白米飯，等將來自己掙去！自己有能耐吃香的喝辣的，不用在家裏嚼大窩頭。」

父親又用了說過多少次的話來說克民。他對懷民也是這麼說，對蕙民也是這麼說，彷彿

一學了徒，就成爲另一世界或另一階級的人一樣，吃「大擺桌」，穿綢子緞子的衣服。在他腦裏映現的只是「當舖」裏作「當家的」與紙舖裏作掌櫃的爲最有光彩。所以在懷民要求入中學時他會說過：

「不用想念書，咱們家就不是書底子，念幾年够用的就得。學了徒，熬下三年來，吃什麼不行？當學生也管不了老幾！」

可是懷民學滿了徒，每天在家吃飯每月也只能交家十塊錢；蕙民去南京，也就自己顧自己。今天對大孀子說這些話，一半爲是借錢容易些，一半也是把理想搬到事實上來，一說如何彷彿就真如何了。

「我也不想吃香喝辣，我想明年升中學。」

克民這樣說，一個窩頭已入肚內，用舌頭舐着嘴唇留下的渣滓。

「你們哥兒們都是這一道骨頭！」

「念書倒是有用！」

懷民見父解提到了自己，就發表意見。

「念書有用？你們工廠有沒念過書，連姓都不認識的，怎麼也不少掙錢哪？」

父解眼看着懷民問他，自己準備把駁倒後的勝利的面孔現出來。

「您供給的還是差一點兒。愈要給找一個稍爲文明一點的事情，半工半讀的地方，總比這兒強。不管你讀了多少書，一到不用書的地方也就沒用了。倒不如沒讀過的快樂，因爲他們不知道光明是什麼。」

懷民嚼着窩頭答，傍邊的克民也幫腔助威。

「得，你們倆說的對，盼着揀一個大皮包供給你們念書。可是，念書怎麼也不成？熊王家小六，連封家信都寫不了，那天提起寫房地契的事來，他連碴兒都答不上。那是怎麼回事？」

「真是的，他在哪個中學畢業來的？反正學過業。熊那揍像兒！粉眼鏡，黃皮鞋，尖頭兒的。」

母親見提起王小六，也說出自己的意見。這是同情父親的，父親就用長指甲搔着頭皮，哈哈的笑。克民瞧着哥哥，這話他知道說的不對，可是他不知怎樣不對。他用兩眼瞅着懷民問：

「哥哥，這對嗎？」

「對！問問他！」

父親把盤着的腿換了一下，右腿這次在左腿上面了。

「這個，他不是讀書的材料，不算讀書不好。」

懷民說。他同時喝着一碗醬油與醋沏的湯，口噓噓吸着。

「不是念書能念好了人嗎？還有什麼材料不材料！」

父親又挾着得勝的力氣攻過來。

「有好些個不應該入中學的入了中學，因為他們家有錢。有好些個應當供中學的供不了，因為家裏沒有錢。咱們家有錢不用你們說，早就供你們了。這是命！怨不了誰，誰也知道念書好——」

母親忽然想起了往事，有些慘酸。

「唉！君子人不跟命爭！沒法子。我要有兩三萬塊像袁二是的，我也會供你們，幹麼非得袁啓才能入中學哪？」

父親受了母親的傳染，也慨歎起來。懷民與弟弟慢慢的溜下炕來。父親是仍舊繼續說着家庭的苦況：

「今兒個你大嫂子來幹麼，橫豎你知道了？咱們瞞着哄着，總要想法子借出錢來。換個人，你休想借得出錢來，不吹着一點說成嗎？說咱們等着這個遠賬？說咱們怕臨到年下不好借先跟她借下來？哼！……」



「你們小孩子知道什麼？」

母親說着，把碗箸收拾起來。兩個孩子到外面看星星去，父親仍靜牆坐着，思索往事。夜裏，全家都在作着各人的夢。老夫婦想兒子一定要有好事，往家多掙錢。克民恍忽入了中學，在大教室裏上課。懷民則除作了一個每天八小時工作的練習生的夢之外，田大姐的口香仍彷彿在耳邊吹，不過自己稍膽大一點，用日間不能有的膽量也吹她，把那秀髮吹歪，一縷覆在眼角上，自己還給她往上擲。

## 十二

就在這夜裏，或許正在懷民作着吹女人頭髮的夢的時候，同時的趙師傅却真的吹了一次女人的頭髮，且摸了女人一下脚尖，不過挨的却是幾個男人的打。

他在星期日的下午，又去找那個女人去。他對小李說是沒有消息，其實在他心中的確有些高興，因為他已經發現了一個走路扭扭捏捏的女子在離賣烟的不遠的地方。這人許不是那個人，地方也許不是那個地方，不過反正在心中的都似乎正與小李所說的相同。——小緞子鞋，也就二十來歲，很有錢似的。

他發現這麼一個人的時候在三天以前，她正在買烟，說着不純粹的本地話，嬌滴滴的。

他就也走了前去買烟，把口袋內僅有的一毛錢花費了。

「給我一盒黃金牌的烟捲。」

女人伸出一隻手來，腕上的鐲子叮叮鏗鏘的響，他在燒下看清，右手有三個，兩隻白的，一隻黃的。女人又向掌櫃要一枝洋火，就地划着，噴出烟來。

「這煙是假的罷？」

「不是。哪裏來的假牌兒？」

「有點勁頭兒大呀！」

「勁頭兒大才是好烟呢。」

「嗯！你倒說的有意思。」

微微一笑，牙是金黃色的。他看的清楚，也買了一盒就圍在一個鐵架子上面的盤香吸。香是專為賣香烟的地方作的，下頭燃着，他就慢慢往上走，等到燃轉至上面時要幾個鐘頭，比任人討兩根火柴儉省多了。

「這烟是有點假罷？」他也問。

賣烟人輕輕把盛錢的煙匣子打開，一毛錢就放進去，又用手往下按按，才不慌不忙的對他說：

「不，沒有假的。」

「沒有？還短一點，不好。」

他用大指的指甲捏二指，捏不到盡頭，留一點。

「短這些個罷！」

那賣烟人笑一笑，轉過頭去看那盞燈，燈光出了兩個岔子，很特別，女人的眼往他這一瞅，很快的就轉身走開。口裏說：

「不是真的，真的長一點。」

他在她後面尾隨，但不敢言語，心跳着，準備在她回頭時答話。

她只是規規矩矩的走。

他奇怪了，她爲什麼不遵守野雞的慣例來回頭向他笑呢？他見那一走一扭的身體太引人起性感了，想過去突然攔她，問她逗弄人有什麼罪過。想到這裏，身體某部分突然興奮起來，想當時跳過去，但又極力遏止着。

「開門來！」

門環的聲音，是她在拍，且用口呼着。立刻有人走來開。她在門前臉朝外站着，他走到門前似乎見她一笑，便大膽着向點點頭，喉嚨裏說聲「明天見」，她未必聽得見。可是他看

見，她的黃金牙，向自己一閃一閃的。

「您怎麼這麼晚回來？」

「我就好上奇，天天得這個時候麻煩您。」

聽着兩個人問答的聲音，他思索着走回工廠去。躺在牀上仍在回味着。

可是他第二天並沒有看見那個女人，雖然仍是在那裏東瞧西望的。

他懊悔自己的沒用，不能在小巷裏赶上幾步遠她。於是像一塊石頭似的這件事釐着他的心。

他在吃午飯休息的時候在門外河邊站着，看見了新娶媳婦的回門，坐在馬車裏與新郎並肩說笑，粉色的衣服，粉色的臉。因之他的邪火更燃起來。

星期日晚晌，他就模仿河邊的蜻蜓，在一定的地點來往巡梭，等候母蜻蜓走出來。不過還未看見那個人。使他用力的吸着烟，烟是別處買的，真的，長些。他想象女人願意交朋友，將先敬她這枝烟。

他遇見了幾個女人，有不像壞人的，也有穿着紅毛衣擦着紅粉的，但都跟着一個男人，手搭在女人肩膀上，走着說話。他不知是饑是餓，喉嚨裏，陣陣往上冒吐沫，只好極力往下咽。他不願也如那男人，到「明寶」裏花錢，他打算暗暗的能與那女人到一起，沒錢和女的

要。

忽然從遠處來了一個黑影，扭的像那女人，他從黑暗地方看得很真切，連忙趕上前去。他不能再失去機會了，鼓起最大的勇氣問：

「您上街了？」

心想，「你一笑我就抱你要乖乖，反正好就好，不好往小胡同跑。」遂探着頭聽答話。女人不言語，只把眼睛斜着瞧他。他看女人將要嘆喙笑出來，其實女人正極力耐着，用金牙咬嘴唇呢。遂低頭摸她腳一下。女人儘力快走，他想這是引人的表示，便隨後跟着。一拐胡同，有了電燈，從黑暗裏走出來的時候非常不好睜眼。但聽到「是這小子嗎？」的聲音，突然覺到什麼，要想回到小胡同裏已來不及，就迎面向那個男人走去。

「吧」的一聲，他的脖根紅了，直發燒。

「幹麼？你。」

他受此一打，用粗暴的聲音問那個人。

「揍你！」

兩個人就揪打起來，女人躲到一邊叫喚，彷彿在打她一般。

揪打起來，趙大個子並不軟，不過才理會到這是本街的土混混趙二，外號滾地虎，誰要

給他按倒地上，他非咬人不可，不管那裏也咬下來，頭上班敷的疤痕是成績。力量不用說，在勇氣上趙大個子是怯退了許多。

「你他媽也不打聽打聽，欺負到趙二太爺身上來了。」

「因為什麼？怎麼了？」傍邊過來了三五個人，口說着「別打別打，」手把趙大個子推着。他本正佔上風，却不料被推得一個跟頭。就氣忿忿的說：

「怎麼着，哥兒幾個，別這麼着哇！」

「打勸架的，這小子真不知好歹！哼！」

趙大個子就被按倒地上打，鼻子流出血。忽然幾個人都跑了，是警察聞聲趕來。

「理他們幹爲？都是一羣流氓地痞！」

「這位真是怪！誰不知道他們這羣是專打羣架的呀！你不惹他們，他們還要找尋你，在落子館聽落子要多給錢，他們都要揍你，何況這位還招他們！」

「這位真够棒的，一對一個他們還真不行。」

趙大個子就在衆人紛紛議論下被警察勸走，說是如不願走，就到區上說去。他怕告假被櫃上辭退不用，就一個人走回來。

馬路上靜靜的，有的人怕已睡醒一覺了。

然而第二天仍舊告了一天假，是說火氣上升，鼻上流血了。病假不礙事，他在床上躺了一天。

第二天，伸伸懶腰，覺得還有些酸，有意再息一天，無奈櫃上不願意在活忙的時候有人病，且告假即不能掙錢，還想吃點好的，要多花錢，委實不上算，他於是不得不上工了。已躺了一天，五點半就起來看看徒弟升火。

走到院裏，恰好遇見達三在看天上還未落盡的幾顆星，穿着小棉襖，外面套紅毛衣。眼睛在西方遠處望。

「達三，早啊！」

「倒是不晚。」

達三把仰看的頭放平向趙師傅望，右手伸起，像打天一舉。恨恨的說：

「×他娘的，老爺子天天這麼早起，真他媽的不愛起，想在被裏忍一會兒，又不成！」

「就是這樣子咧！你早起不是，當夥計！人家晚起不是？當掌櫃的！當工務長！」

「我別×他們的妹妹了！這還常說我起得晚呢，有比這晚一點的時候，頭兒就說了。」

「也別說，你一起晚了，機器沒上油，不愛轉；火沒上來，冷，都不能作活。你一個人就是活寶，全憑你早起呢，這八十多人。」

大個子打趣他。這種忿忿的話早有許多人各說過許多遍，大個子也說過不止一次，每當有痛快時候便拿來解氣，過去就完。聽話的人呢，當時嘲笑，過後倘如他也有了同樣的關於罵櫃上的話，再受別的嘲笑。櫃上總是櫃上，工人吃着人家的，拿着人家的，有能耐自己已領東開舖子，不必嫉恨人不是，工人生來是應當早起晚睡少掙錢，罵兩句櫃上已經就很可以了。雖然是背地裏罵，也要有膽量，八十多人裏就有一半是連罵也不敢，只會埋頭苦幹的。對罵人的都看成當時的一股怨氣，冒過去就完，沒有什麼。比較最常用的回答是：

「熬着罷！給眼兒熬成盆兒這麼大，就好了。」

這是流行工人中最普遍的笑話，是說一個女人哭她死去的大兒子盆兒，勸她的人安慰她拿她的第二個兒子眼兒作她的安慰品。話是雙關的，發怨言的人聽見就笑，接着大半必說：

「誰給我錢領東？我哪就熬成當掌櫃的了？」

給掌櫃的一種言語的報復，恩怨彷彿就相抵消了。工人的怒氣就這樣發散，發散後自然又賣力氣作工了。

達三知道這些，不等大個子說，自己先變換了另一種談話的方向，問他的鼻子。

「喂！我說，大個子，你那個鼻——鼻怎麼流了那麼多血？」



「不是就給娘家人作臉了嗎！」

大個子引起前晚的一幕，心中怪不得勁，面上却仍笑嘻嘻的滿不在乎。

「不是你原來的，也不算作臉。」

連三把兩手的手指向上蹺，大嘴咧成一條縫。一股白氣從口中吹出來。

大個子不理會他的話，忽而覺得冷起來，打了一個寒戰，就進屋裏，鈴鐺已響，由櫃上約徒弟搖着在院內跑。

「今兒個早班兒呀！」

才起來的李師傅說。

「『趕早兒』麼，什麼話！」

「李二爺還不定要趕誰的晚早呢，X！」

兩個人遂各自坐到固定的凳上去。

「你也知道今天要起早點？」

李師傅向趙師傅說，端起了茶碗往嘴邊送。

「什麼事要起早點？」

趙師傅正要起來烤火，聽了這話，覺得重要，成爲歪的歪式聽他這句回答。

「等要啊！」

李師傅指着活。又鄭重其事的：

「昨天要不是你息工就好了，我們幾個人饒作晚上打了兩個鐘頭加工，今天還得早起，搖鈴就得快幹，要在十二點以前趕完這個。」

「誰說的？」

「橫豎不是你我。」

「又是胖兒子？」

「耶死。」

趙大個子先到了火傍烤，聽外面才起來的風聲。看小徒弟正靠在桌子上打盹。李師傅則把兩手放在面前，用口噓着。

「有一個人告假，短了一個人，他們媽媽的還是那麼催活，你說孫子不孫子？」

趙師傅不願意再討論這個，他以為當時既沒工務長在屋裏，又沒老狄在屋裏，先烤烤火，落個舒服，以後的事到以後再說。但也得敷衍小李一下，他說：

「麻子還沒來呢！」

「快，正在道上走着呢。」他媽的，咱們單人光棍兒倒還不顯，看麻子，那麼晚回家再

上一次高。可是今早就起不來。」

「一個媳婦，幾個孩子張着嘴等你掙錢吃飯，這勁頭兒也够受。你不看他，連三毛錢的錫都不敢打，就被這面枷給壓倒下了。」大個子反駁小李，理由似乎很充足。「我說是不是？光棍子永遠着不了火急。」

小李見反對他的意見，也站起來用委式幫助談話。茶也不喝了，叫牠在桌上空自冒熱氣。

「不論如何，人是離不開女的。住一夜三塊錢，一月多錢，這個家，一輩子隨你便，管飯就得。哪個上算，你走哪條道路？」

大個子摸一摸昨天凝了血的鼻子，覺得很濕，就用力拍一下，用手心一抹，兩手再互相揉搓。他不能忘却女人，可是又無力養女人，他知道住一夜三塊錢太貴，可是又不能不住，他要想條解決的道路，沈默着。

老狄來了，猴兒帽子靠邊沿的地方凝了一層霜，懷民與登魁趕緊暫且閉了聽話的耳朵，手活動着。最小的徒弟自然先斟上一碗茶去。

「好冷好冷！凍手凍腳的。」

「你還來哪！我以為你叫媳婦兒大哥栓住了起不來了呢！」

趙師傅用了打趣然而又是羨慕的眼光注視老狄。

「可不是，我也這麼想。」

李師傅搭了話。

老狄見他倆提那媳婦大哥，十分驕傲，用了嚴重的口吻，說教似的：

「老夫老妻的，沒那些事……」

兩個年青的不信，叫他說理由，他特別覺得這是尊重他年老，便把經驗不吝惜的說出來

「不論吃什麼，老吃就不行了，就怕管够。這一夜，孩子一會一哭，拉屎撒尿沒完，外頭又直起大風，凍得人在被窩裏哆嗦。」

老狄把長衣服脫下，掛在黑牆上釘着的釘子上，把正經面孔擺出來。「今天這活等要，十一點非得不可，哥兒幾個加點油，緊着點手兒。」

立刻靜默了，外面的風在幾分鐘內起得很大，天色已然大亮。

爐火又添一次煤，煎炸的正旺，尺來高火苗一伸一縮，像吐舌頭，屋裏仗着這火苗才把寒氣趕走。另幾個屋內的機器聲由風送過這屋裏，總是七大爺當乒乒乓乓的，像反覆的唱着

歌。

由機器震動了這小屋子裏每個人的心，同時狂風怒吼，把砂土帶起撞到窗上，不得不如此似的才作一個旋轉，奔別處去。

門的把手處有一洞，未貼窗紙，登魁正背向着那裏，趕忙和小徒弟換過來，說他不時出去沏茶添火，正好守着門近些。然而棚上的幾處破紙，噤哩噤哩隨着風響。

爐臺上靠一椅角放着茶壺，其餘的地方被窩頭佔據了，六個人的點心都是黃晶晶的，轟火的地方更焦黃得那麼乾枯，一點油水沒有似的呆在那裏。

「工務長才來罷？機房徒弟剛沏茶去。」

登魁在外面走進來，又把褲帶解開，從新繫着，向着大家說。

「今兒早點，這小子掛念這個活呢，大家警醒點，別叫這小子說出話來！」

老狄囑咐着大家，麻臉整的難看。

「對了，別叫她說出話來，要想叫門，先按門兒的電鈴！」

大個子把手停下，對面坐着的小李說。

小李把緊張的表情改爲緩和，張開口，但不知說什麼好。老狄却並不笑不語，仍手裏緊忙。三個徒弟則早都各自藉撒尿的機會出門着一次風了。他們怕風涼，有一個鐘頭不着風又

風仍吼個不休，棚上仍呼呼的響。

「喂！」

大個子吐了一口吐沫，不知是在喊着誰。

「得了，別聊了！幹活罷！」

老狄怕因他說話防礙了活急忙阻止他。

「你聽着呀，有道理。」

大個子把眼光在麻臉上一巡，意思是說：「你得聽我的，咱說得有道理。」不過沒人睬他，仍都低了頭作活。他就把一塊窩頭拿過來吃，響聲焦脆香甜，引得都抬起頭瞧他。

「等等，忙什麼！就惦記吃！」

老狄說他。他把下巴揚起，右腿翹起，壓在左腿上，只是叭叭的咬着，吃的特別香，彷彿也如方才沒人理他一樣，他給一個報復。

「瞧你粧得勻淨勁兒的，骨頭；你剛要說什麼？」

「說吃。」

「真的，說正經的。」

「正經的就是吃啊！還有比這再正經的？」

「你瞧，你倒長了行市了。」

老狄不耐煩，言語很不痛快。

「我說吃就是吃，可是吃也吃出個道理來。回頭胖子來熬活，一看着你幹，我看你這好意思吃？一下子餓到十二點，我看你不一定肚子好受。那小子吃完了玫瑰餅喝完了小葉茶來監工，他怕什麼！」

乒乓嚼的更脆了。老狄一邊喊「對，對」一邊也走過去，把靠爐臺烤着的最焦的一塊放在口裏嚼，且命令徒弟也吃，小李則已他之後嚼着自己的了。

大個子已吃完，倒一碗茶喝着，看每人嘴裏牙碰牙的的樣子好笑，「象蠶豆似的」，可是他沒說出來，因為各人都正吃得香，蠶豆兒的聲音更叢雜，劈劈拍拍哪個嘴裏都有漂，他屢幸這發動的主人是自己，誇耀的講道：

「聽我的話沒錯兒。比仿說，他沒來的時候你總沒閑着，就是這會兒吃點心趕上他來，他也不說你好，必用白珠眼瞪你，要是你老沒幹活，就是他來的時候你正忙的出汗，那麼他必說你好，這年頭兒就是這慶回事！」

這話已同「他媽的」一樣，在這工廠裏另些人早說過不知多少次，一些不生刺激作用，

所以別人仍在嚼着。老狄更貪吝地把左手承受的落下的渣滓一下放入口內，一聲一響。一面接過小徒弟新斟上的熱茶。

「活呢，也不能老拚命幹，也不能老鬆着勁，也不能老掏奸，也不能老掏奸，也不能——」

不知是哪個徒弟咳嗽，連着三聲，把老狄的話頭止住。僕民與登魁沒吃完的窩頭，也都入了自己的口袋。脚步聲漸近，工務長進來了。

### 十三

隨着脖子進來的是一陣風，吹的龔門的小徒弟連哆嗦都不敢。火的舌頭已稍短些，但也像長避進來的風，閃在一邊。

工務長不慌不忙地在屋裏先轉一個灣，看每人面前的活作到什麼程度，再用兇利的眼睛，在各人面上掃掃，才注意到各人的精神。

走過哪裏，哪裏似有一陣什麼帶過來，吹得脖頸涼颼颼的，風，鬼風！

——工務長的大衣還沒脫下，比洋錢小不了許多的大紐子共有兩排，齊齊整整在胸前，供他收使。蓋在腳面上的是小毛皮襪，衣服很沉重，使穿着的人暖和，傍邊的人都難禁受這衣朝



帶來的風，風也是那麼沈重。

「今天真冷得要命！」

胖子把刷了油似的臉縱在一起，兩手提一下大衣。

「倒也不太冷，是您今天來的早些，太陽出來也就暖和了。」

老狄把臉往胖臉上轉一遭，撇撇嘴。

「真是起早了，我爲這個活，沒法子，催的要命！十二點怎麼樣？交得了嗎？」

「倒是差不離。」

「這是什麼話，差不離，我怎麼對人家活主說？噫！噫！這話！」

胖臉皺起一條紋。

「今天多了趙師傅，成了。」

「成了？」

「噫！」

一條紋又裂開，堆起一張笑臉。

「好極了，太好了，早完早放心是不是？別忙，慢慢來，累得慌就息一會兒，能作完就

得。回頭我也許幫忙來，多一個人倒是好一點。」

說着就走出去，又是一陣冷風，火已沒有火苗，只發一下子青色。

「你怎麼胡答應？還完得了嗎？」

趙大個子摸了摸還有一些酸痛的屁股說。

「完不了也得完了，聖上的旨意！」

小李也在不願意。

「什麼完得了完不了，先應他一下子，到時候再說。要不價，他先給你擡頭一槓子。你沒看見那倒楣樣兒？」

老狄無可奈何地答，仍自喝着茶。

「活忙，忙活，老不找人賭雞×催，催死人不償命！等二爺一不高興打個胖妹妹的。」大個子把拳頭緊了緊，捶自己屁股一下。

「反正一個入兩隻手，不息着就得，管他呢！」

小李說。然而也沒作活。

老狄不理這例來的麻煩話，只催三徒弟：

「喂！沒吃飽哪？多大半天了還沒吃完！登魁懷民都快一點別等人說話。等人說話就沒意思了。你們快幹，到時候我尺半的長蠟，坐上了。聽見沒有？」

三個徒弟只好將沒吃將的高頭二次收起來，加緊趕活，怕老狄的兩隻眼再瞪。

小徒弟出去添火，屋內又冷起來，外面風不小，電線杆子叫喚得像小孩子哭，像老頭子喊。

棚上的破紙垂下來亂擺動。

小徒弟添好了煤，把裂開的手在涼水盆內洗，一來一裂嘴。

這時工務長又進來了，仍在這屋來回踱着，不時打兩個哈欠，伸伸懶腰。懷民到後邊小便去了，他就坐在那裏替代。白手指頭弄得一點不像樣。眼睛也四圍巡視，仍作着監視的工

作。

四週的空氣嚴重得很，半天聽不見一句話，爐火二次着上來，火焰青飄飄的，最上的是綠色。

茶壺仍靠在爐邊，被火氣催的噓噓的響。

在窗前走過的人們，脚步踏踏而過，口裏有的笑，與這屋裏的緊張的空氣反映得異常不調和。每一個脚步聲與笑聲都給屋裏的人心裏震動一下子。

「懷民這孩子，出去這麼大半天怎還不回來？」

工務長把胖頭一歪，向着老狄。這是不大好答覆的問題，誰也答不上來的問題。頭目嘴

？全都應當知道才成，「不知道」太乾，也說不出口來。「說的是呢。」

老狄探了這個答法，並不加自己的意見。但是胖子的意思並不在此，他想藉說一個人來警告其餘的許多人，一直就是如此。就是懷民早些回來，他也會用同樣言辭說給大家聽，不過人名換一下罷了。今天既是活等要，大家的精神又都不大振作，他便利用這個機會喊起來。

「這個懷民太懶，又傻，永遠一點精神沒有，這樣兒的到哪兒也吃不上香東西。」

「真是這樣，人就仗着精氣神活着。」

老狄說，手裏比較快些，趙師傅與李師傅也加緊些，登魁先時仍照往常習慣，瞧着說話的人，可是也被胖子一聲加重的語氣吓覺悟，知道當面講話者的身分，遂也不自覺地手緊動着。

這時懷民回來，胖子不理會，只把身體擲開，可是老狄却把麻臉一正，先用舌頭抵抵嘴唇，然後向懷民說：

「這麼大個子也該知道好歹了，別等人說話是不是！大老忙忙的半天不在屋算什麼事！

」

「茅廁兩個坑蹲滿了人，等着來的。」

懷民訴說自己在外過久的原由。

「怎麼你去就蹲滿人呢？我去就老有地方呢？」

有些生氣，聲音隨手動而顫抖着。

這題也不易解答，正與工務長問他的話一樣。然而工務長却說：

「沒關係！茅廁坑子倒是常滿着。嗯，以後快着點兒回來就得了。」

當時雙方皆不言語了。懷民恨老狄不應該當着工務長的面說他。老狄更怪他不該還嘴。

在傍邊嘻嘻笑着的是工務長的胖臉。

「加油加油，馬上加鞭！」

一屋子的人都快速的活動着。

「老將出馬，一個頂倆！」

「快快，快快！」

胖子麼喝着，走在窗臺外的人一邊罵着一邊笑。

老狄在右手心上啐一口吐沫，兩手揉着，火雖然已經乏了，但他的頭上往下冒汗，因為一來一用袖子抹，袖子濕了一片。

老狄由工廠走回家時兩腿很不受使，三五步就抽筋一下，只得用手且揉且走，咬牙咧嘴

地勉強挨到門口，一下子掙倒炕上。

「瞎了眼的，賤活！」

是孩子他媽說話，同時一隻手把才作得的棉褲，從他脊骨下拉了出來。

「什麼死的活的，先息一會兒再說。」

他嗽了一聲，往遠處吐出，痰在牆上打一個圓圈，才活着土掉下去。

「不他媽幹，真催活爺爺。」

他把身翻向裏邊說。一脚碰醒了小孩，哇哇地哭。

「對，孩子也醒了，你是打什嗎主意？活趕不出去怨誰？這時候大人孩子還沒的吃哪！她哭喪着臉，一隻手仍拿針，一隻手放下活去拍孩子。

孩子哭個不停，顯然是腹內飢餓了，她沒辦法，只得將針別在大襟上，敞開懷來，掏出一隻奶子塞在孩子嘴裏。她咕嚕着嘴說：

「一進來就吵，照這樣也不錯，我也不用給人作活了。叫孩子哭去。」

他聽見這話，立刻翻過身來向着她要說什麼，可是想說總說不出來。「不幹」，是何等的大事？以媳婦的兩隻手幫忙剛好混一個飽，再要不幹可就一點辦法沒有。

她正抱小孩下地要給他搗鍋蓋，看他翻過身來，就回頭看他說什麼。他擠出一句別的話

來：

「那兩孩子呢？」

「揀柴火去了，剛才回來問我吃飯不吃飯，我說叫他們再揀一抱去。剩下的斤半麵蒸七窩頭，要叫他們先吃就吃的差不離了。你先吃，剩下的給他們。晚上送活拿來錢再找補，他們要是不夠的話。」

她說着就把窩頭拿上來，一整色的醃蘿蔔也放在炕中。

他倚牆坐定，嘴裏嚼着，她又爲他盛上一碗白開水，他喝着。

七個窩頭吃了四個的時候，兩個大孩子抱着一捆乾艸回來了。各自叫「爸爸」，眼望着  
吃食。

他吃不下去了，狠心喝了一口水，就又躺下。

孩子笑嘻嘻的每個人拿了個窩頭，又去搶菜，她把小的放下，用一條被蓋上，遂來攆兩個大的。

「要菜幹麼？沒菜不成？去！滾！」

兩個孩子站在一旁吃窩頭，兩眼瞅着母親。她終於狠狠心將綠蘿蔔收起來。

「該走了。別看又晚。」

她催促他，但他閉了兩眼養神，一動也不動。她咬了下唇生氣，眼角裏飄下兩滴淚。

「要不，你告半天假。」

她慢慢地說。

他睜開兩眼不語，望着牆上貼的「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年畫，那畫將貼了一年，紙色黃暈，畫里蝙蝠的翼上沾了好些臭蟲血。

「走！」他半天才說了這句話，翻身用兩手扶炕坐起來，咬一咬牙，便低頭找鞋。

「不去不行嗎？息半天罷！」

她用口拔針，說的非常含混。她知道不休息疲乏，但她又知道休息一天少掙一天錢。她想叫他休息，就這麼說，但她却希望他別休息，而且更要多加幾次工。

「不去他們不願意，咱們也息不起。」

女的不言語了，一針一針地用力拉着。兩眼在昨晚熬的很紅，看物時總浮着一層淚水，不很清楚，常用一塊布頭去擦。

「去就去，哭什麼？騷娘們！」

他急躁着，女的却因此一提而真泣咽起來。男的不管了，硬着頭皮帶上了猴兒帽子，習慣地揉揉手。



風已很小，馬路仍是很乾淨的躺在那里。遠遠的，他看孩子們正用繩子捆落下來的樹枝

「八月裏的秋風兒，陣陣的涼啊，一場白露啊，嚴霜兒又一場啊！」

他高聲唱着，腿已不狠太酸。

還差五分鐘搖鈴，一羣人正在門口望鴨子，他嘆了一口氣，知道四十多歲的人沒有精神了。

## 十四

蘆溝橋幾聲砲響，時代的暴風雨到來。許多過着安逸的生活的人都受了霹靂的震動變為驚慌失措了，許多有着職業的人都受了影響而暫時失業了。大街上冷冷清清很少有人走過，各人家與舖戶都關緊了門。

飛機嗡嗡從天上過，關在大門裏的人們都揚起頭來，張着嘴看，緊張的心弦隨了顫動，直到飛機走遠，這操心才落了實。

起先，都吃不下飯，總用耳朵聽馬路上馳過的軍用車，用眼睛看飛在天空的飛機，天氣早晚有些涼爽，人們的衣服却仍然濕透，而且任汗往下流，口裏只猜測將來的去路，將來的

生活。後來漸漸才安靜了。

但也有不很恐懼，每日仍下棋談天的，懷民與權羣就是這一類人。他倆並不着急，以為在大自然主使下，要來的事終究得來，不要來的事也會無形消滅，來不來絕不會受恐懼的影響，故讀書習字，二人並不害怕。

在太陽西沈時，兩個人每每擺象棋正高興，連飯都忘得吃，其中一個也不想回家。晚了，兩個人就躺在一條炕上閑談，談詩詞，談前途，談女人。到高興時，半夜裏在被中也會手舞足蹈，互相贊許。

二人都是青年，雖命運上義羣有父親供他中學畢業，且曾作職員不少日子，在事變後却無差別了。義羣的父親已然去世，職員的職業也如懷民一樣，被遣散在家。兩個人都抑鬱無聊，遂互相鼓勵，互相以「將來有好事必提拔你」與對方。談笑有時對飲幾杯，談起各自志向，跳起來大喊的時候也常有。

但為求生活，兩個人不能總在一起閑談，各人都擔負着一家的經濟的重擔。懷民的二弟不能往家寄錢，而實在也沒錢可寄。天天的吃飯就發生了問題，義羣有些家產，然而父親既故去，妹妹又病，他也只得想些生計。

於是懷民託人找得另一工廠的事，義羣乃投入一個半年畢業便可作個小官的學校。

懷民託的那人是老狄，老狄也是爲胖子工務長裁掉的，雖他常說：「此處不養爺，還有養爺處」，而在此處不爺之後也確實受過些苦，費了許多好話了託人找得這新的處所，他倒是受這個地方的「養」，不過改爲夜裏作活白天休息，在這裏的同事都有時自謙自爲「狗」了。他細想起來也，有道理，就是從先作工被權上「養」，如仔細考究，不但不是「爺」，也彷彿與這裏差不多似的。

但他念「師徒之誼」，費盡唇舌與那裏的頭目說明，眷懷民也進去工作。

這工廠的鐘點是晚七點到早七點，吃完晚飯進門，到第二天七點鐘再出去吃飯，工人比先一個多五倍，規矩比先一個嚴得多，錢比先一個也稍多一點。

晚上，二十幾個同屋的工人在大門外等候，聽鈴響便擠向大門，門一開，裏面的走出來，外面的擠進去。

人又多，更什麼事都看得見，什麼話都聽得見了。各地方來的不同的工人，在不妨礙作活原則下，說着任何刺激身心，使身心可以快活一類的話。這些例來沒人管，經理也好，掌櫃的工務長也好，他們的目的是多出活，只要能多出活，別的一概不過問。鐘點是長的，由頭天晚上到次日清晨，漫漫長途，足夠一羣工人跋涉。此長途中並無青山綠水，只是一望無垠的大沙漠，四十多歲的人已經履行過二十餘年，以後仍要盡力量可能往前走，年青人因

才起腳開步，橫在面前的是無盡頭的荒原，更要咬牙前進。在沙漠中沒有綠草紅花，他們只求的是一口水，彷彿一生下來，就注定走這條道路，一入這道路，除了半路遇見大風沙被捲到另一不可知的地方之外，走，走，直到精疲力竭實在不能再走了爲止。老狄就是這麼走來的，懷民正向着這路前進着。其餘若干人，方式雖有小的不同，但都是那麼咬牙咧嘴默默的一步一步踱着。在過去沒有一個能走到盡頭發現什麼花草與山水的，在將來，工人的道路也永遠乾燥枯燥不下於沙漠。他們沒有想往別處再試一試步的勇氣，或是從來就沒那麼想過，除吃喝拉撒睡就是作工，而吃喝既連續糧與茶葉末都難賺得來，拉撒也永遠是匆匆忙忙，在這地方，又加上了睡的問題——因機器少，人多，把一班人作了鬼，過夜生活，到白天再驅出他們，叫他們自己找住處休息去。然而在這地方的工人，並不優於其他地方的其他工人，也是拼着面色變爲蒼白，眼睛變成淺紅，作一夜工拿幾毛錢。

身體太累，腦筋可用不着；身體太累可以拿談女人解悶，腦部如不甘清閑，也可恣意思索那沒髮高跟的怪物。怪物真怪，有了不同的身體與不同的打扮，憑着這一點，在工人心裏比什麼解悶的工具都好。

這一羣裏面，第一是高鳳鳴，他說他每頓乾窩頭都吃得飽，只要能有人在旁邊給他說關於女人的事情當菜用。全章皇這小伙子却總不喜歡給他說，非到哀求得連「親哥哥」都叫才

答應說一段，而說起來又是那麼動人。

在夜間兩三點鐘，馬路上的汽車電車都沒有了，全體都發生一點困意。這時候高鳳鳴就提議了：

「全大哥，聊一段！」

「不來不來。」

高鳳鳴着急了，撒嬌似地說：

「來，非來不可！」

那個挨他坐着的無理會，只把手往西服褲裏掏，摸出半截烟來在手心放着，同時在東瞧西望。

「我給您找烟火。」

高鳳鳴張羅着。烟火點着了烟，放在嘴邊用足氣力吸一下，遂把手放在案子的底面。

「不礙事，我給您照着！」

又是高鳳鳴說。

「瞧着倒好一點，省得叫妹妹兒的瞧見，可是這全師傅不用你！」

全章皇露出輕視他的意思，眼睛可是隔着窗戶簾外面，預備隨時掐斷燃着的那一頭。

「工務長早就睡了，不礙事，來，我給蘸着點。」

「你，我不用。」

「你瞧，有豬頭找不出腳門來了。」

「我就是這樣子，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你方近左右打聽打聽去！」

金章皇仍高揚着臉，一邊看一小段烟頭已吸完，就擲到腳底，用一隻沒有後跟的鞋踩住，來回噲幾下，再低頭看，下，又吐原地一口吐沫。「哈哈，今天可哄不成了，還得叫點什麼才成。」

老狄也在傍邊幫腔。

「得了，老——老將，幹麼呀！——哦！不是老妹妹，是姐姐。」

高鳳鳴說到老字爲另一人接過話頭，說是老妹妹，他否認，說「妹妹沒有這麼大歲數的」。

老狄對這地方還陌生，不能像作頭目時那麼蠻橫了。只笑笑，不表示什麼。

「天這麼熱——」

「天這麼熱還不說一段兒？」

高鳳鳴未曾說完，爲王玉山又接着說了。

「說什麼說，鍋裏連着鍋！」

文章皇打趣他。他訕笑，大家彷彿才覺得熱，立刻有三四個人擦汗，毛巾原是浸在涼水盆裏，覺得有汗可擦的人就擰乾了擦，擦完再給另一人擰。

屋子三間，人倒有二十多個，夜裏比白天清涼些，可是在剛「立秋」的時節夜裏也有時悶的難過。兩扇窗水不關，外面沒風，有風似乎也不進來，屋裏像蒸籠，出不來氣。各人都光着背，背上就都有小汗珠，小汗珠已不覺怎樣，非等小汗珠聚在一起成爲大汗珠往下流時，癢得難受，這才去擦。

越熱越渴，越渴越喝，喝多了水就多出汗，迅速的變化，水簡直像即時成爲汗似的往外排洩着。

高鳳鳴往背上撓一把，自己先說一段白天的遭遇，當然又是不離女的。

「年青人真了不的！嗯！年青人！」

說話的是麻臉老狄，微微點頭，一半慨歎這時的年青人不如他年青時候的年青人，一半精神已經不支，也在打瞌睡。

高鳳鳴像沒聽見似的，仍照舊說：

「可惜就是臉上有點麻子！」

七八個人笑了，麻子老狄沒聽見說話却聽見笑，忙問爲什麼這麼高興。都不理會他。只都手裏動着活。耳朵聽着話。

一陣沈默，工務長特意在廟上買的蟬突然叫起來，使這羣人急躁的想往井裏跳。用涼毛巾擦背已不能止熱了，只得仍舊談這些個男女間的事。

一兩個臭蟲，癢的剩兩張皮，睜開大紅眼睛在棚頂上爬。

有人偷偷咬着昨晚帶進來的乾燒餅。

手動着，心裏同時作着夢的是懷民，恍恍惚忽，兩眼皮子酸，雖用涼手巾一次又一次的擦抹，可是眼皮總想往一處閉，頭部暈的像坐船。

「別睜！待會兒給你們說媳婦！」

有人喊着，聲調像說夢話，原來說話的也正是猛然一機伶，說完話也垂下頭去。

孫治山是二頭，代理着夜間的頭目的職務。責任負在身上，一次又一次的勸大家：

「快完了，快一點作。」

又一次一次的勸大家：

「反正誰有精神誰沒精神在我肚子裏裝着，頭兒明天問下來的時候我有話說。」

他一說這個，許多人都彷彿打了一針，知道打盹跟着的是飯碗問題，也就不自然的打起



精神把嘴活動着談起話來，手也就快些了。

「咱們這裏誰沒開過竅？」

全章皇強打着精神問在他左右的人們。

「我。」

高鳴鳴趕緊先答應。

「你，沒你的事！」

全章皇往週圍看一看，疲倦的眼睛已然不能爲力，像敷衍腦筋似的看，其實大半還是腦的推測的成分較多能，但他決定了。

「全都去過，沒有沒去過的。」

「那個張懷民，麻妹妹的徒弟就不準去過，鄉下人，什麼都沒見過！」

馬玉慶小聲對全章皇說，一粒汗珠從額上滾到鼻頭；又一溜溜下來到嘴裏。再上手抹已來不及了。

「他媽的！」

「人家鄉下人也罵！」

「不是，是汗珠掉在嘴裏去，噁！鹹不鹹酸不酸的！」

「章老實也不成，有三五個朋友說到城外打茶團你不去？你說沒去過？人家說你瞧不起人，以後誰還敢理你！沒有事，活該！」

「實話實話，瞧張懷民那個樣兒，老不高興。」

高鳳鳴半天沒言語了，這次却說了話：

「不用管人家，瞧瞧自個兒。——喂！全師傅，我一個人的全師傅！我這輩子還沒跟女的摸在一塊兒睡過覺呢，多糟！」

他皺着眉說，把褲子往上提，褲子被汗黏住，扯了一個縫子。罵着「×他賣布的妹子」，聽全師傅怎樣回答。

「你別裝蒜了！哼！」

全師傅把鼻子聳一下，就去擰泡在涼水盆內的毛巾。水已被汗浸熱，抹到臉上一點不涼，他也罵着「他媽的」。

「我敢起誓，我要睡過，我是那什麼。」

「哪什麼？」

「是算我說瞎話！」

「本來就說瞎話哪！」

「不是那麼說，我信佛教，怕起誓遭報應。」

「我也信！半夜三更你還燒一炷香呢。」

哈哈……

一羣都在笑，精神都好了一點。末後，又被二頭目的催促聲將笑話打斷，沒聲響了。

太暈了的時候毛巾擦眼已不管事，到外面着風吹一下倒好一點。即使沒風，一股清氣也如吃一塊冰那麼涼颼颼的好受，星星正眨着眼笑，比一切東西都多似的那麼密，更易引起睡意了。不過沒人敢睡，工務長雖是睡覺，說不定那時就在窗外站着聽說話，看你活，被遇見正在沒作活，就第二天不能再來。故此沒有不強打精神的，都希圖快快的過日子，到一定時候好關工錢。有家眷的更害怕，害怕的結果是更努力幹下去。

搖鈴下工時，各人臉上都掛着一層霜，眼睛都不喜活動了，找個地方息一天再來這裏。沒星期的休息，沒風雨的攔擋，像一羣機器被經理租來用，比他自己的洋狗自然不如，就比他自己的機器也差一點，因為他的機器壞了要他修理，工人病了，告假要少掙錢的。可是這羣人有的誇張很大，自己以為與經理的洋狗一樣，也是黑夜替他工作，另一羣人只如機器，連自己究竟如不如經理的什麼畜牲都未曾想過。他們上工下工，他們拿幾毛錢買飯吃。

一到六點鐘打過，有的人口裏就一會一念叨：「六點一刻了？」「六點三刻了？」「還

「差半點鐘了？」「差二十分鐘『到鐘』了？」另一個却不在乎似的撇一撇嘴說：「反正搖鈴才許走人呢，念叨什麼！」但一會數說入的人也念叨起來：「頂多再待五分鐘，哈！」另一人再來說他，也跟他剛才說別人一樣。盼着下工，又怕盼下工的話被管事的人聽見。

老狄與懷民都離家太遠，各自尋找住宿的地方。老狄託師兄弟再轉託一家煤舖，白天飽就睡在搖煤球的伙計的舖上。懷民則去離此不遠的親戚家，預備就在那裏睡。其餘人各有自己的家或借宿的地方，進門先睡，下半年如醒得早，到廟上或市場再轉一個灣。

懷民去的是舅父家，表嫂才起來升火。

「嗯！你幹麼來喝？」

「我到東邊作事來啦。」

「怎麼還不去？」

「剛回來——我作的是夜班兒，想白天在這兒睡覺。」

表嫂把劈柴柱火爐裏放着，懷民自己搭訕走進屋去。

「你來了，好！」

接着咳嗽起來，舅母已經是十八年的老病了。問明了來意便先叫他上炕去睡覺。躺在炕上，懷民就如死狗一樣，暈暈地像飛起來。

醒了，刷牙，舌苔特別厚，灰白色上又加一層淺黃色。舅母說這是上火，叫他回家息幾天，他說家中很窮，不能息工，況且頭一天去就息工頭目不喜歡。

兩天，三天過去。每天都是睡醒到外面吃飯就便上工。第四天，又是個黃昏時候醒了，他看舅父回來，趕快上前行禮。舅父在他睡時已全把事情打聽明白，與家中人商議一下就決定對懷民借宿的主意了。把懷民叫在跟前說：

「你舅媽病的很厲害，嫌人，這兒可是有三四間屋子，却不能留你再住下去。嗯，我們這樣兒的親戚，嗯，這樣兒的親戚！」

「她這病，是太嫌人。」

表嫂也皺着眉說。

「沒關係，我可以到別的地方去睡。」

懷民便把汗濕透了的衣服都包在包袱裏，說明天早晨來拿。

舅母從廁所回來，洗洗手又去洗碗。

舅父與表嫂則送出門來。

第二天，懷民到舅父家揀了包袱，便去一個師兄的家裏，師兄也是對這手藝感到厭惡，近來才作了送報報差的一個人，與懷民很說得來，便叫懷民與他的懷胎九個多月的妻子在一

個炕上躺著，母親在一邊作活，他自己去送報。

這樣幾天，懷民感到屋子狹小，又有臨產的師嫂在一起，很不便利，便獨自乘自行車回家，每天縫縫着眼睛踏這二十幾里來回的道路。

下雨時，衣服貼在身上，頭髮上一根根水珠。天熱時，烈日下蒸晒的皮膚發燒，許多同事都裂著嘴說他太苦太累，家中父母也特爲他煮紮掛麵，佐窩頭吃，憐他天天遠道奔馳。然而這小伙子却一些不皺眉，不發怵，狠命的幹著，給家庭中添一主要收入。

他恐怕父母着急，弟弟失學，是那麼咬牙掙扎著。他不合羣，但勤謹，不會應酬，但從不偷懶，故在這時常換人的工廠內還能不被辭散。

他想讀書，過去已將讀書時間耽誤，在將來也不敢自信能再有機會讀了，雖有時仍翻翻書本。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的滑過去。

## 十五

義羣出學了，即時有幾十元錢一月的薪水可拿。懷民先一時便歡，自幸能有好友提拔，前途實無可限量。有幾日會默默獨坐，幻想以後種種屬於幸福的遭遇。友人的職務是獨司一

方面事，有三四十人在手下聽差遣，至低限度總以為會找着比作工好一點的事作。

自己無運氣時或可賴友人運氣，且義羣走時會向他表示，一有機會必給他信。說定這話，義羣才戴上金箍帽子上火車去。似乎幸禍即在眼前，他咀嚼起來便高興。因文章久未作，字也年餘未寫，為預備將來作好事，便辭去工人職務，每天加緊讀書寫文。

但一二月後仍未有信到來，字雖越寫越熟，文章雖越寫越好，然而經濟問題却又襲來，在晴朗的天氣中籠罩一層黑霧。

父母是抱定「能掙錢就是好兒子」的意見，且年老人不必再受各處碰壁之苦了。在一天晚上向懷民要主意，枯皺的老人的頭皮已經够難看了，悽楚的聲音更加强了這幕悲劇的分量。

「懷民，你的志向我知道，什麼我都明白，這次等義羣找事還不是一個好機會！可是兩個月還沒來信，家裏怎麼辦？我想不如……！」

父親說到這裏不再說了，宛然如幾年前懷民初次入工廠時一樣，喉嚨哽咽着。

「不，先想點別的主意，再等些日子。」

「還想什麼主意？借無門，當皆空！」

懷民的話，當時為父親駁回。

「想點別的主意不行嗎？一點主意沒有？」

「沒有。如果說三個月或五個月有了事，那就給炕席賣了都成，因為到時候準有事件，有錢進門。這，義羣也不來信……連封問好的信都不來，什麼原故也不是！」

「說的也是，連明信片都不來，他沒給扔到脖子後頭去啦！」

母親也這樣說。懷民不信，以為不久必有信來，要求再等幾天。父母應允了，全家都在慘淡裏過這幾天日子。

然而仍未有信來，懷民到義羣家中問來住址，就欲先他寫信去。

晚上在燈光下，懷民便展開了信紙。他躊躇，家中的糧米毫無着落，兩三個帳主子天天來家中逼利錢，現狀是將要不能維持。他知道，如再去作工人，雖可補助家庭，但兩個月讀書習字的工夫又白費了。不去則又不忍使父母為難。忽然憶得在義羣與他家中的信上說他收入得豐足，便想出先和他借十幾元的一條辦法。彼此既是好友，當然無客氣可說，遂提筆寫加快信給義羣寄去。

寫信後非常痛快，事情當時或無着落，幾元錢自無問題可以寄來。

然而信來了，滿紙是義羣述說他為難的地方，對借錢未提，但他勸懷民「努力」。最後，他說他那裏中外妓女甚多，以官人的身分可以隨便辦些什麼，沒人敢干涉。他說他已能實



現往日在半夜所談的理想。

滿紙都是誇耀的言辭，他說的話，是一個講道德的得意的人對失意人都不忍說出來的狂傲之辭。

「你的朋友怎樣？」

父親看完信後向他譏諷着。

「有事情嗎？什麼時有？」

母親也向着看完信的他。

懷民的朋友很少，所交全是特別說得來的人，義羣當是最親密的一個。他對父親的朋友不很贊成，借五十元時必託辭借給二十元或三十元，他以爲是不忠實，他對父親說過，自己的朋友絕不如此，絕對能盡可能的力量來幫忙自己。但這頭一次就遭到了想不到的回應，才了解「親」與「財」原是互不相犯的。

「你的朋友多好！你的朋友多好！噫！」

父親呼呼的生氣。母親已由兩人面色上觀知大概，便半說半勸的：

「得，不用提了，還是打正經主意去找飯吃！」

懷民默默不語，眼睛低垂，覺得頭暈，正與兩月前作完夜工騎車在馬路上走一樣。他又

彷彿回到六年前與義羣踏雪的時候，說「不用忙，不用忙，有我發達的時候。」的樣子在屋內踱着碎步子，但沒有義羣拍肩膀說着勸他努力的話了。只有父母在直着眼睛，直着身子一動也不動的坐着。

時是正午，太陽正高照在天空，這屋子的人瞧不見陽光，因為未曾走出這陽光照不到的屋子。屋內有呼吸氣的聲音，一隻破錶在搭搭走着。

「張大媽，有人找。」

是街坊小孩的聲音，屋門國的一響，吳破了嚴重的空氣，懷民也喘過一口氣來，看母親蹣跚的背影走出門去。

隨了母親走進院內的是老狄，藍布大褂，背後的衣縫扭在一邊，裏面的灰棉襖稍長，在大褂下垂出一部分。帽子是幾年前常扣在頭上，且遇風雪便拉下來護面的猴帽子，不過那枚歪在一邊的絨頭已經沒有了。

才坐下，他就說明他今天來的原因：

「懷民不是沒有事作嗎？」

「是，是！」

父親答。這時母親正沏來一壺茶，便給老狄斟上一碗，他很渴，一口喝下少半碗，茶真

熱，在他口裏打轉，狠狠的咽下去，也皺一下眉頭。

「我這是從城裏頭來，坐車一半路，走了一半路，天氣這麼冷，可是越走越熱，您瞧這汗！」

他摘下帽子，頭上冒熱氣，帽邊已經濕透了。他隨即用帽子抹一抹，再飲一口茶，繼續着他的談話：

「懷民不是沒有事嗎？怎麼樣？找事不？」

他把臉皮崩得一點摺印沒有，注意着屋中三個人的面部表情。

「找事找事，怎能不找事！」

父親先回答。繼續父親的話也表明她的贊成找事的，是母親，同時叭叭吸着潮烟。

老狄見自己的心總算沒自費，就從頭到尾的把來意說給他們聽：

「昨天碰見了好幾個朋友，他們現在都是在別的工廠作事，忙得很厲害，我想起懷民，就託咐他們，他們先前不知找人不找人，答應給我想法子。沒想到今天清早就有人找我去，說找一個人，最好今天能到。要趕不及，最晚不能過明天。我這是來叫他。」

父親母親一邊向老狄道謝，一邊用眼瞅着懷民。

「這麼辦，明天我到您那兒去，給您一個準信。」

懷民說着就把靠在櫃子的身體盡力往後倚，兩隻脚也用力踏着地。

「什麼？還不一定幹不幹麼？」

老狄用手摸着才倒上一碗熱茶的茶碗。臉上露出十分驚疑的樣子。

「因為我們正託別人給我找着事，說不定一兩天就聽見準信，那事比做工人好一點，恐怕去您那邊幾天，這邊又來了信，對不起您。今天您跑了這麼遠一趟，惦念我們懷民，總算師徒的感情不含糊，就怕這樣，嗯！」

父親半吞半吐的說這些話，覺得難以爲情。但這是預備好了的一片話，準備在不傷害彼此感情之下，將給找作工人的事的人婉言辭謝。論剛才的意見，恨不得當時有個事作去掙錢，但看懷民的意思是非常的不願意，且心中也知道懷民用功的熱誠，這幾年他差不多沒有一時對作工人感覺興趣的。想叫懷民去幹，又不忍強迫他去幹，由實事看來，入工廠好幾年仍改不了他上進的志願，也明白了強迫的不成功。故只用活動的話答老狄。

「什麼事，託別人找的那個？」

「在鐵路上。」

「鐵路上不錯呀！又掙錢又穩當。可是——您找了多少日子啦？」

老狄這問話可不好回答，懷民的父親想告訴他：「我們自學徒時就找，就託人」，實在

像有些開玩笑。如告訴他：「我們兩月前就託義羣給找，將要有好消息來」，但明明兩個月不來信，經去信問，現在來的又是這麼一封信！

「倒有些日子啦！有些日子啦！」

老狄微微一笑，是他在告訴年青人怎麼作活時的那種笑，是自居爲老手兒的笑。

「鐵路上倒是不錯，就是不易找！非有靠近的人不行，您託的這個人非得有點地位，還得管引荐才成。要不管荐人，不用力氣，就用嘴答應着，那您可也別實指着！」

父母親都應着「那是！那是！」，心裏估量事情。

「現在這年頭兒趕的，人心可跟咱們那時的人心不同了哇！哈哈！」

老狄哈哈的笑。他不過四十九歲，比對面坐着的老人晚上十年還要多，但他也居然自以爲是經驗宏富，把自己付在老人之列了。

「明天聽你的話兒？」

他把眼光掃向懷民那邊，懷民正看棚頂上被火氣催得亂動的塵灰，經這一問，便不經意的也向老狄看一看，兩人眼光相對，老狄的眼睛雖從昨夜到現在還沒閉一次，但彷彿就因爲這緣故似的那麼炯炯的有光，使懷民馬上就把頭變換方向了。同時喉嚨內擠出一句話：

「好罷！」

老狄遂起身回家。他是昨天告了假，說今晚不回去上工了，把昨天發下的工錢還給飯舖一點，餘下的就拿回來交給媳婦。錢是不易掙的，越是不易掙，掙來的錢越可寶貴；假是不易告的，越是不易得的告假，告下來才越快樂。

懷民的事，他原是順便帶信來，如不回家，未必特意來送這信。可是這樣也就不易得了。懷民被他帶來了無限的痛苦，回想到幾年前，思索到幾年後，把他特意給找事的熱心與周圍的友人對照着。這張懷民真是小孩一般的恣意把思想漂泊到深山野嶽去，但想到現實，不得對準自己的頭用力擊一拳頭，罵聲「混蛋！」

## 十六

就在這夜裏，懷民總睡不着，在炕上來回的翻身，聽父母在裏屋的鼾聲，非常煩悶。

他覺得四圍空氣都在譏笑自己，夜雖大多數人說是很靜，其實有一種沙沙的聲音永遠在響着，他今夜就聽到這聲音在耳邊嘶着。

他遂閉緊眼睛，將耳朵壓在枕頭上，另一耳朵用棉被蓋嚴，希圖使這沙沙的譏諷之聲不入耳內。然而心房的跳動又使他惱怒，耳裏又發發咚咚的聲音，與心房呼應着。他想明天先去老狄那裏作事，十幾塊錢一月，可以幫助家庭了。但他怕那屋子，夏天如蒸籠，冬天如冰

害。他也怕那些人，個個都有一個慘淡的面孔，一點血色都沒有，和廟中的少鬼一樣。

他想告訴老狄不去做工了，聯想起來的是父親與母親的愁眉苦臉，父親那麼大歲數，仍每天忙着衣食問題，母親則作活洗衣與作飯，永遠沒有休息的時間。自己實在不忍得不去作事。

後來，還是想得一個方法，是作別的比工人較合乎自己性情的事情，那樣一來，父母既得免去操心，自己也就不至於如去工廠上工，每天皺緊眉頭了。

找好一點的事必得託人，託誰呢？父親的朋友大多是商界，自己的同學，雖現在已有中學畢業作了小學教員，且見了自己笑嘻嘻的握手問寒問暖的，但自己却已不是小學時代那樣不明事故了，知道那是一種普通的應酬，當事情上需要他們的力量援助時，他們又是怎麼呈着一副表示不能為力的臉子！

義羣是最好的朋友，義羣爲什麼對自己這樣呢？否則不是隨他出外正好麼！

他想到這裏實在不能再想，由耳朵可聽到心房的跳動更速。他乃捻起燈光的帶子，屋中顯出一些紅綠的光來。

他用右肘支住身體的重量，左手往書桌上伸，一下把常讀的一堆書弄亂了，拿下一本古文觀止來，就燈光下閱讀着。

「這怎麼辦呢？——」

屋中傳過來母親的夢話，音調與日間沒有不同，且更因喉嚨的阻塞，顯得加倍悽愴。

「怎麼辦呢？」他也隨着小聲念了一遍，眼睛閉上。不過才一閉眼，許多事又都湧上來，不能抑止，他又把眼睛睜開，看那本古文觀止。

古文觀止是他小時候念的書，學校下學之後，他在家獨自讀牠。自入工廠，起初無時間溫習，因後來有了師弟，他輕閒一點了，晚上回來就讀幾篇，日子一久，竟也又在精神奮發時讀熟幾篇生書。一入城內作夜工，要每天除作十二個鐘頭工作之外，還得騎車走來回四里路，他便不得不把牠放在一邊了。這兩月爲等待義羣給謀得事作，有了工夫，就又熟讀幾次。昨天義羣的來函，打破他的幻夢，老狄的找事，又加深他的一層苦惱，知道這書又不一定什麼時候才可翻一翻，故此他貪婪的看，如慈母將逝，對於親生兒女最後的一吻似的。

父親嘴裏也是噁噁咕咕，不知在說什麼。燈光因了煤油較少，漸漸縮小。屋頂棚上的老鼠，毫不顧忌的吱吱叫着，遠處則不時有幾聲犬吠。

翻開古文觀止，他看到李白的與韓荊州書，這篇的氣魄他很喜歡，但裏面有幾句辭句最使他不滿意。最後尙有他的幾句讀後感，看到這裏，他不由的念一遍：

「太白甚耿直，今忽作此書。雖有處不亢不卑，然殊有幾語應非太白口中所言者。」



於是他又往後看，韓愈的原道看了一遍，到「與于襄陽書」那頁的末尾，又發現他前幾年的批語。上面寫着：

「讀韓公原道，不曉得他那樣嚴肅是怎麼回事，讀到這篇才明白，這位先生乃是『色厲內荏』一流人，老子的青牛如是金錢豹，他也必叩下頭去！」

他看到這裏，微微一笑，雖覺那時說話幼稚一點，但思想至今仍未改竄，以為說的對。他不知爲什麼忽而感到自己，他像想發現什麼合適生活似的肆意的想去。批書時候的他已過去，將來的生活也許永沒有再批一下的時間。而且那種勇氣也沒有了，假使他再提起筆來，他相信自己絕說不出前幾年那麼勇敢的話了。

「我這幾年是怎麼回事呢？」

他受了啓示，思索到這幾年從未思索過的問題。他想過升學讀書，想過作事掙錢，想過田大姐那種女人，他想過自己命運不成便託義羣的福也成——他想過許多事，但從未想到過自己。父母說他少運不強，田大姐總勸他找好裏，義羣經勸他「努力」，但是爲什麼少運不強？怎麼找好事去？努力些什麼？却都無人提，他也在生活困難的壓迫下未曾注意過，因之生活就越發的困難了

「『我』是怎麼回事呢？」

他今夜想到了這個問題，想把自己解剖一下，客觀的看看，這幾年的不行倒底有什麼病根。

「起先的主意就錯了！」

他懊悔了，當初中尚有一些積蓄，倘用這些錢去讀書，現在的作着小學教員的同學却並不比自己強，同班的時候尚還不如自己，那麼，自己至少當能作小學教員了。然而因了父母的頑固性，以為這點錢可以慢慢花，花不完就有懷民的工錢接濟上了，自己不能再作最大努力的要求以打破父母的幻夢，故委委曲曲的入了工廠學徒，又因為有了腹中的一點知識，便不能安安善善作一個好工人。在苦惱下渡過幾年學徒的生活，而父母也不能如早年所料，在源源來的工錢下過快活的日子，實在兩方面都不好受。這錯誤在於起初，倘起初不惜激父母一時的氣憤而奠定求生的基礎，現在當不至如此。

想到這裏，他歎一口氣，燈光本很低微，被這口氣吹得縮進去，半天才伸出頭來，撲撲的冒着黑烟。黑烟冒上去，一團一團的分開，終於在小角落裏消滅。這時的民懷又翻過身去，臉背着燈光，連古文觀止掉在地下都不管了。不過聽得見父親因這響聲所引起的咳嗽，被一口痰堵住咽喉，費了半天勁才咳出來，撲的吐在地上。

懷民不理會，他今天發現了解剖自己的機會，毫不留情的往下想。他於是想到義羣，道

時已不同先一時那麼一點不冷靜了，他已得到了這個疑問的解答，他想：

「義羣先頭對我很好，那是實情，以後對我只是面子上敷衍，那也不是推測錯誤。在先前，二人同是沒有出路，自然志同道合，後來他入了官場，有一次談話已證明他有了改變，不過未曾注意。近日則已明顯，他是中了官場中的惡毒，對新認識的上司極力巴結，對舊日的窮友人當然不理了。不怨他，怨他的環境，也不怨他的轉變思想，怨自己太倚賴了。越信任深，越失望大，五六年來託人找事的時候很多，一次也沒有成功，爲什麼哪次也沒有這次感到痛苦最厲害呢？」

鄰居家的小孩在哭，她的母親在夢中醒來哄着她唱着催眠歌。一兩隻雞的鳴聲從遠處飄進他的耳裏。擊柝人更一步一步逼近，似乎盡力想擊破這沈悶的空氣，「邦邦」的播送着淒清的調子。

「田大姐，她總勸我找好事，找好事因爲有錢掙，若是我根本像燒餅王那樣有錢，她也必不勸我了。她說過「我都好，就是沒錢」的話，末後她說田大爺就這種見解，不怨她。是的，不怨她，也不怨田大爺，怨我，怨我太把那種女子信任了。」

燈光突的滅了，屋裏又呈現了黑暗。在黑暗中的懷民，想一下子衝出去找光明。然而黑暗又是打不破摸不着的東西，只是像靈它的責任似的罩着一切，對什麼反抗的表示也不介意。

這時，這個青年的手麻了，因為在思索時未曾注意到被壓在身下的手。他對手說，也似對身體說：

「麻木了啊！」

他越怕麻，麻越侵着他的手，把手縮到胸前，縮到另一隻手的掌心內，仍解不了。麻不是痛，不是癢，是比痛痛快快的痛癢還難過的症候。

他忽然想到了別的方法，便把麻木的手用力掄着，炕邊是光滑而堅硬的木頭，他便在那上邊碰，就恢復了知覺。

「我的生活，在過去幾年就是麻木，枉自想叫它自己改好，想託人，想託義羣，都是失策，所以處處失敗。麻木，不能指望畏縮治好，要在堅硬的木頭上摔打才行。」

他小聲的自己念叨着，說的不很真刊，是上下牙阻攔了聲音的清晰。

「正面幫我找事，是好朋友，反而激我自動上進，不管是否故意，都是好朋友！」

鷄的鳴聲正激烈，窗紙漸白，他趕緊爬起來，穿上衣服，到外面尋找光明去。

黑暗下悶了一夜，手在自己的身體下壓麻了都不知道。這次，這個人要找光明，居然會打破往日戀床的習慣，毅然的掄着兩隻胳膊，到現實世界混一下子。

太陽尚未露出紅臉，小鳥齊唱着悅耳的歌聲，清風吹得他更增長起來無限的精神。

「懷民懷民，到哪裏去？」

在屋中躺着的親問。

「出去——」

他一時找不到適發的回答，但母親一聽到「出去」，便接着說叫他到屋裏來拿圍脖的毛巾。

「圍上圍巾兒，外邊冷！」

「我從此也不把頭縮在圍巾裏，我要抬起頭走。」

母親也沒聽見他說的是什麼，就聽見脫脫的腳步聲走出大門去。

天才亮，市聲亂糟糟的，馬路上尚無車馬行走，只在一個空場上有三五輛洋車，車夫則袖着手閒踱，天氣不很冷，但當微微風吹到臉上時，也如刀削一般，尤其是伕們的腳踝，更是特別寒冷，故他們只是踏着腳，刷刷在地上響。

他信步走到河邊，河沿兩岸皆凍成冰，只中間有些地方還可看得見水流，水面飄有小冰塊，冰與冰相撞，格格地響。

往上流走，正有人鑿冰，用一長竿握在手中，另一頭捏一鐵錘，由外往裏，將冰已開通

一大片。此處正當圍中隔板，圍中的水也潺潺流出，與大河連接，成一漩渦。正有鴨子在水中浮來浮去。

迎他面來了一個人，是男人的樣子，可是走路有些扭捏，穿了很多的衣服，十分臃腫。

「懷民！」

那個人走到很近才叫他，他先聽着耳熟，即至到了眼前，才認識是師兄弟馬二楞。

「怎麼這麼瘦？」

他驚訝的問。二楞的面容吓了他一跳。枯瘦之極，眼的週圍成一個大坑，兩腮的骨頭露在外面，像平常人咬牙的模樣，相形之下，眉毛與鬚鬚却很長。

「我病了。」

二楞輕輕的答，有聲無力，毫無前幾年那末凶狠的強壯的樣子了。把手伸出來抹鼻涕，在手背上縫起一道摺紋，使人想像出，在這種極鬆的肉皮內，當初是容器有多少肌肉。

「什麼病這樣瘦啊？」

「什麼病啊，吐血！前些日子忙了一個月，忙的。」

「忙什麼活？」

後他就找了別人。還說我必得死。你說那種人混蛋不？」

「告假有錢嗎？」

「有他媽的×！」

二楞這句話比先前聲大一點，瘦拳頭也揮了幾揮。

「立二爺好了的，非打胖子一頓不可，咒二爺！」

懷民把頭點幾下，表示贊成二楞的主意，可是他自己對二楞也有着與胖子同樣的看法。他又轉換談話的方向，問他爲什麼一清早拐灣。

「爲什麼，是大夫說的，叫多穿點衣裳每天清早在河邊走走。看這些衣服，這是葬民的，這是黑子的，這是死鬼達三的……」

「達三死了？」

懷民不等他一件一件說完衣服的主人，便打斷他的話頭，問達三的消息。因爲這小伙子人緣最好，對頭目對師傅與對徒弟是一樣，全是嘻嘻的笑，永不哄誰，也永不作威風欺負誰。

「達三死了兩個月了，也是吐血。」

這瘦人說完了這話，呆視着懷民，懷民則正捉換「也是吐血」這「也」字。

「回見」，這幾乎使人辨別不出的人走了，清瘦的身體又搖搖在走着，不時用手抹抹鼻涕，隨即又袖起來。

兩個鴨子追逐，呱呱叫着，另有幾隻鴨子在吃魚，兩脚在水面亂蹬，恍惚有人正說着：

「鴨子吃食，屁股朝天。」

懷民默然了。那邊的人正拿鐵鏟鏟土，一下一下擲過來，輦上這邊岸上的鴨子下河。

那邊的汽車的笛聲，移轉了懷民的視線。不過當他轉過身瞧着時，汽車早已無影，只有一股黑烟還留在路上的樹梢上。

一個穿着黃衣的人正扶着一個頭包着毛巾的人，後面跟個騎車。三兩個洋車夫指指點點的

## 十七

「懷民，那事你作不作？不論怎麼樣，給人老捎一個信去！」

「不作了，我想……」



「你想什麼？」

「我想出外。」

「你？——」

懷民知道這幾年來他就耽誤在延宕之下，由延宕的錯誤的見解發生的倚賴他人，倚賴朋友，其失敗是無可疑義的。於是他尋找機會，他不等待機會了。

從此，前幾年在天佑鎮往北的路上，每天必須騎車走兩個來回的青年工人，已經爲走了新的道路。道路比先遙遠，路上也更坎坷不平，但他並未想到過困難，只是默默地埋頭向前走。所以他的親戚朋友們看不見他了。

這條路不能奔向光明，究竟哪條路纔能奔向光明，他不知道，天也不知道，但他已進一步找機會自己造命運了。

這次他未必找得着什麼，然而好機會都是自己找的，好命運都是自己造的，天不管這個，朋友也不管這個！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完）